

# 夢塵回憶錄

---

索達吉堪布

# 目錄

## Table of Contents

序.....	1
緣起 (05/08/1990-06/26/1990) .....	6
第一站 尼泊爾 (06/27/1990-07/11/1990).....	25
第二站 印度 (07/12/1990-09/09/1990).....	43
第三站 不丹 (09/10/1990-09/23/1990).....	85
第四站 印度 (09/24/1990-11/07).....	112
第五站 尼泊爾 (11/08/1990-11/17/1990).....	152
第六站 歸來 (11/18/1990-12/28/1990).....	170
附錄.....	200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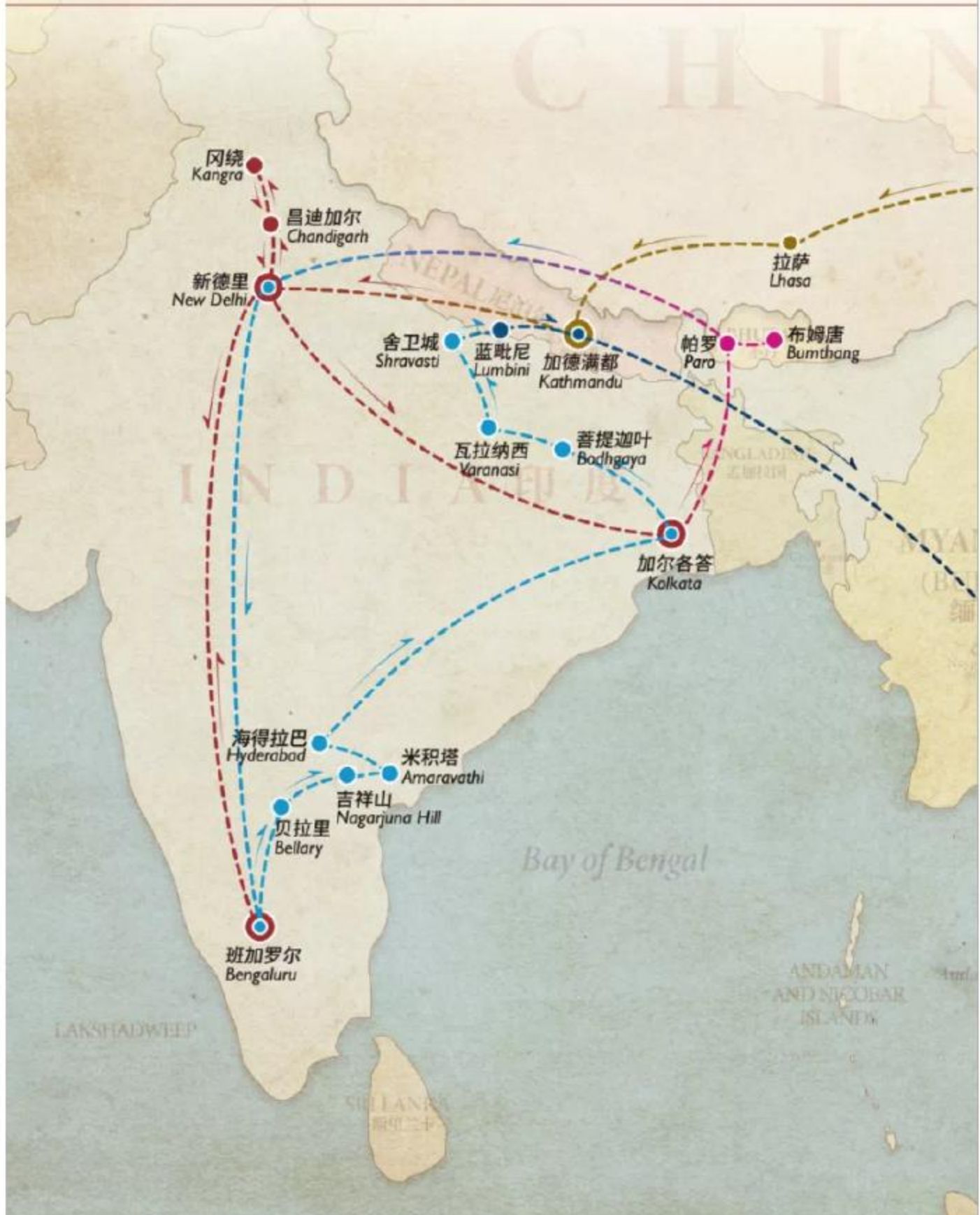
# 梦尘回忆录

RECOLLECTION OF THE TIME GONE BY

三十年前和上师朝圣

索达吉堪布·著

# 1990年法王一行朝圣足迹







我陪大恩上師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去過很多地方：

1986年，去過康區的五大神山和七十二座寺院，歷時四個多月；

1987年，去過五台山，整整一百天；

1990年，去過印度、尼泊爾和不丹，待了六個多月；

1993年，去過歐美各國，三個月以上；

1995年，去過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超過一個月；年底在成都陪伴法王，五個月；

1997年，去過雞足山、普陀山，兩個多月；

.....

但是，和法王一起去印度、尼泊爾和不丹朝聖，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經歷，也是法王離世後我最不敢觸碰的回憶。

我以為，當年的許多經歷已經遺忘。直到2018年某一天，我在整理房間時，不小心看到一本舊藏曆，翻開一看，是1990年我出國時隨身攜帶的日曆，每天的日期上還用短短幾個字標註當天發生了什麼。一瞬間，過去的一切被猝不及防地拉回眼前，跟法王在一起的那些日日夜夜，觸手可及。

從那時起，寫下這段經歷的想法，一直縈繞在我腦海中。因為，我自認為永不會忘記的一些事，隨著歲月流逝，許多片段已被時間的雨水沖走。曾和法王一起朝聖的人，有些已經不在人世，有些年事已高，如果全部離開，沒人知道那時發生了什麼。因此，反覆考慮之後，我決定寫下一些自己仍記得的內容。

在這本書裡，我沒有著墨太多每個聖地的歷史故事和法王的一些超勝境界，只是簡單記錄了法王於何時何地做過什麼、見過誰，就像流水帳一樣。在寫作中，內容沒有誇大或



捏造，也沒有顧忌前後重覆，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儘可能地忠實記錄。如果記不清楚某些情節，我會向當年隨行的人打聽，或是找當地的人再三確認。同時，書中還附上了一些照片，大部分是我當年所拍攝，儘管像素不太高，技術不太好，但畢竟是一份歷史見證。

生長在這個時代的人，看到 1990 年代的一些描述，或許沒有太多的代入感。因為在 30 年前，不要說互聯網、智能手機，甚至連電也沒有。但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中，法王為了弘法利生，不畏艱辛、不辭疲勞，其間經歷的種種不易，是我們今日根本無法想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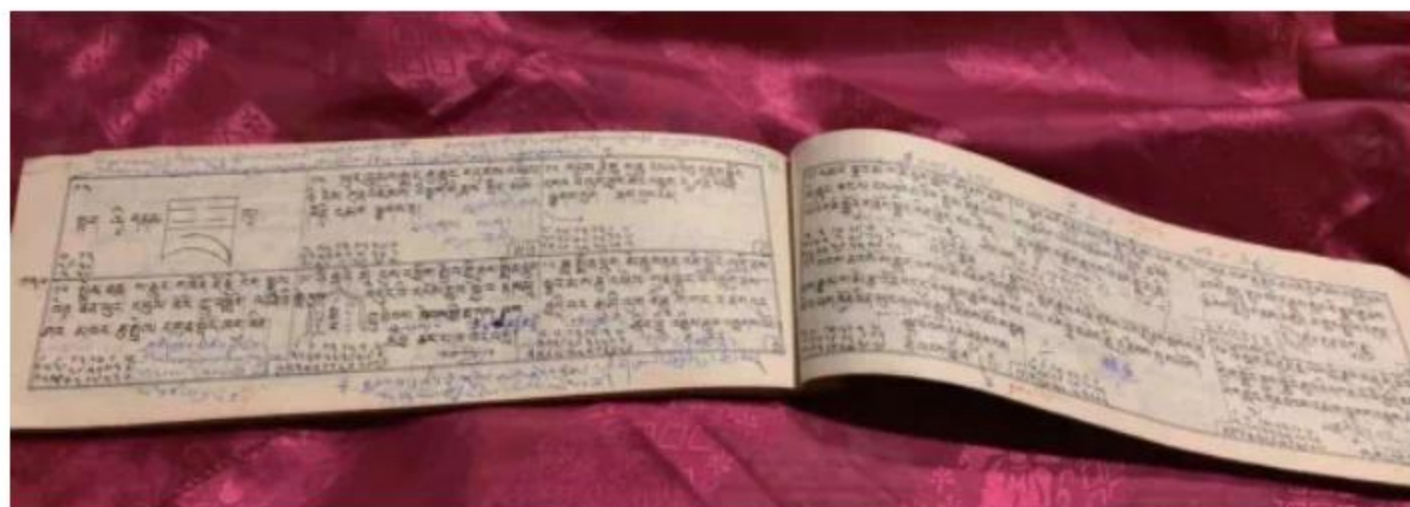
這本《夢塵回憶錄》，是法王的一段朝聖記錄，也是我依止上師的一段自傳。非常感謝那本日曆，讓我在 30 年後還能把這段珍貴的記憶編輯成文。

假如有一天你也想朝拜那些聖地，不妨帶上這本書，沿著法王的足跡，把他老人家去過的地方，再走一遍。

索達吉

法王圓寂十七週年紀念日

鐵鼠年十一月十五日(2020. 12. 29)



30 年前的那本藏曆

緣起 (05/08/1990-06/26/1990)



藍色包裝有法王隨身法物



根登群培手繪的印度地圖



1990年春天，法王住在一間小平房裡，向大眾傳講敏朗大師的《普賢行願品釋》。課餘時間，我給漢僧講《入中論·善解密意疏》，給藏族喇嘛講《智者入門論》。同時，來自印度的南珠堪布也給堪布們講授《入中論》。

有一天，法王把我叫過去，突然問：“你想去印度嗎？”我本能地脫口而出：“當然想啊。”

法王說：“印度有一座敏珠林寺，他們需要一位堪布講經說法。如果你去了，能在那裡待三年嗎？”

那段時間，有傳言說法王要去印度，每個弟子都渴望和上師一起去。南珠堪布經常說印度有多美、氣候有多舒服，即使在冬天，也不需要穿厚衣服，這讓大家更加嚮往。突然聽到法王這樣問，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能去，待三年也沒問題！”

法王點點頭說：“先不要告訴別人，你把身份證交給某人申請護照。”

當時法王是邊喝茶邊說的，手裡拿著一個從北京買來的白玉碗，身邊圍著許多小狗，一隻叫內悟類的大狗正在酣睡……這一幕我記得清清楚楚，縱然時隔多年，也像發生在昨天一樣。

法王和我聊天的時候問：“你看過關於印度的資料沒有？”我回答說：“看過一點。我很喜歡根登群培的《印度遊記》、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

法王問了一些細節，我一一回答。我還提到根登群培在《印度遊記》中引用過一段佛經教證：“如果能朝拜佛陀的四大聖地——降生處、成道處、初轉法輪處、涅槃處，那和親

見佛陀沒什麼區別。”法王聽了之後非常高興，說：“如果這次去得成，我們應該朝拜這些聖地。”

後來我隨法王去印度，就帶了一本《印度遊記》，封面已磨得破破爛爛。

那一年，法王 58 歲，我 29 歲。

很難想像我能有這樣的機會！雖然我知道許多經論的作者，如蓮師、龍樹菩薩、寂天論師、月稱菩薩，都來自印度，我也對印度心生神往，但從未敢奢望能和法王一起去。這麼意外的驚喜從天而降，我甚至懷疑是不是因為我 1986 年和上師出去時做過一段時間的侍者，可能我當時比較勤快，跟上師身邊的人都合得來，從來不跟別人吵架，所以上師才選了我？

興奮過後，接下來的就是壓力。畢竟像法王這樣偉大的人物，我隨侍在身邊的話，如果有些事情做不好，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責任。

### 1990 年 5 月 8 日-5 月 30 日

從那天起，我開始做各種準備工作。

當時，佛學院許多僧人去法王的出生地建造佛塔，我也很想去，但是抽不出時間，一直在給漢藏僧眾傳講未完成的課程，同時在查閱印度的相關資料。

春天過後，法王去青海果洛傳法。我回了趟家，想準備點錢。那時候父母沒有多少錢，我去朵芒寺找負責財務的管家借，他說沒有一一可能確實沒有，因為當時大家條件都不好；也可能是有錢不想借，怕我以後還不了。

我又去爐霍縣城找一位老領導借錢。他給了我 120 元，說：“如果你和慈誠羅珠堪布都去，就供養你們每人 60 元；如果只能去一個，120 元就歸這個人了。”後來，這些錢就都給我用了。

1989 年我去丹巴的雅繞寺安居時，寺院負責人給了我 1600 元，讓我幫忙請一套《麥彭仁波切全集》。我問他能不能先把錢借給我，一年後再幫他請書。同意後，我把這筆錢帶上了。

另外我平時也有點積蓄，又跟道友借了點錢，一共湊了 3000 多元。為了記錄法王朝聖的珍貴時刻，我準備了一台 170 多元的海鷗相機，還買了一些質量最好的柯達膠卷。

那個年代，出國申請護照很難，尤其是藏族人去印度，更是難上加難。5 月 8 日，出國手續終於全部辦妥了。

這次法王去印度，帶了索頓喇嘛、熱巴醫生和我三個弟子。

索頓喇嘛，是跟隨法王多年的侍者。尤其在法王晚年的時候，都是他在身邊承侍。如果有非常重要的客人來見法王，都是他來決定和安排。

出國時，他負責法王的飲食。因為他要給法王做酥油茶，所以經常背著一個酥油桶，就像背著槍一樣。有一次上飛機，因為酥油桶太大，橫著進不去，他很著急，使勁往裡塞，在機艙門口耽擱了很長時間。

他還有一個煮茶的電茶壺。這個壺的插頭是三腳的，但印度很多旅館的插座上只有兩個孔。他以為插座壞了，然後拼命挖，結果沒有用。

現在他 70 多歲了，在一個寂靜的山裡閉關。

熱巴醫生，是法王最重要的私人醫生之一。他負責法王的健康多年，法王去印度、新加坡時都帶著他，法王晚年的醫生也主要是他。他的醫術很好，雖然沒有上過正規的醫學院，但他不僅學了一點藏醫，還學了西醫，經常給法王量血壓、聽診、打針。出國的時候，他每天晚上都會打開藥箱，擺弄形形色色的藥。

他非常有智慧，經常提醒我一些重要的事。比如法王第二天要見一位大德，他會問我要不要準備哈達，我立馬覺得有必要。如果法王想回贈對方哈達，我卻沒有準備，場面會非常尷尬。

他對法王特別有信心。剛到印度的時候，他激動地說：“有些大德的傳記裡說，大德帶著身邊的人飛走了。看看我們，前兩天還在藏地，現在就和法王飛到了印度，這是很多人做夢也想不到的。這是上師的神變吧！”當時坐飛機的人很少，而且我們是第一次出國，所以他很認真地說了這些話。

現在他也 70 多歲了，在道孚的一座山上閉關。

而我，是法王出行時的秘書和翻譯。和他們的工作相比，我面對的變數更多，每天發生的事情也不確定，經常要根據現場情況隨機應變。

## 1990 年 5 月 31 日-6 月 3 日

法王從果洛歸來後，給僧眾灌了“文殊靜修大圓滿”和“緣起除障法”的頂。

灌頂結束後，法王宣布了出國計劃，說：“這次印度之行對我很重要，因為我要開取一些伏藏，朝拜一些聖地，會晤一些大德。在我離開佛學院的日子裡，希望大家一如既往



地精進聞思修行，不要到處亂跑。我之前給你們傳講的一些顯密佛法已經圓滿，為了慶祝，我們明天開始耍壩子。”

之後，法王帶領大家在紫青朵搭帳篷耍壩子。僧眾供養了金剛舞，表演了格薩爾王傳。

當時，洛若鄉的僧俗弟子要跳七大護法的金剛舞。然而演出當天，扮演紅黑仙巴夜叉護法的僧人突然生病，臥床不起，其他人都不會跳，於是，表演時只出現了六尊護法神。他們特別擔心破壞法王此行的緣起，沒人敢告訴法王這件事。沒想到，法王看完表演後，高興地對大家說：“紅黑仙巴夜叉護法今天沒來，因為他要留在喇榮保護僧眾。其他六位護法，這次會和我一起前往印度。”

耍壩子期間，我白天去那裡，晚上回來做各種出行準備。因為馬上就要去印度了，法王隨時會問我當地的人文歷史，所以一定要提前查各種資料。當時沒有網絡，信息也不發達，查這些內容特別不容易，有時候我不得不從其他堪布那裡借書看。

在此期間，嘎巴堪布圓寂了。他是法王去石渠求學時的忠實道友，我在他面前聽過《大幻化網》的傳承等很多法。這個消息讓我傷心了很久。關於他的修行事蹟，我後來寫在了《密宗虹身成就略記》裡。

耍完壩子，法王去色達參加了一些會議，都是關於出國的各種注意事項。

1990年6月4日

清晨，在下山之前，法王給僧眾講了很多教言，讓大家在佛學院好好聞思。但是眾弟子不知道法王能不能回來，就哭著在車後拼命追，一直追到了很遠的地方。

有個喇嘛還寫了一首詩，大意是，他送法王離開的時候，最初是用身體送，漸漸地，身體追不上了；又換成用眼睛送，慢慢地，眼睛也看不到了；最後只能在心裡送，讓自己的心陪法王越過萬水千山。他的描述相當感人，法王從印度回來後，在課堂上提到這個表達很有意思。

離開佛學院後，法王順道去了霍西。當時，色達縣政府正在那裡修建水電站。打過山隧洞時，有一條隧洞打至阿拉神山便停滯不前，用盡各種技術仍紋絲不動。無奈之下，色達縣領導和水電站負責人去佛學院求法王加持。法王用開玩笑的口吻說：“讓我加持沒問題。但是，我們佛學院沒有電。等我從國外回來，很想看到這裡也通電了。”他們一再承諾會做這件事。於是，法王路過霍西水電站時，特地下車在阿拉神山前念了段經，然後繼續趕路。

據說在法王的加持下，難關很快被攻破，隧洞順利開通了。

### **1990年6月5日—6月15日**

一路上，法王去了爐霍、道孚的幾座寺院，向當地百姓傳授佛法。

### **1990年6月15—6月18日**

法王到達康定，參加了甘孜州公安局、宗教事務局、政協和佛教協會的會議。

會議期間，一些宗教人士對法王去印度提出質疑，並製造違緣。

當時公安局有一位領導，是法王多年的好朋友。他喜歡喝酒，長得胖胖的，說話很有份量。我下午去找他，把情況相告後請他幫忙。他剛喝完酒，醉醺醺的，大著舌頭答應：“這事包在我身上，沒問題！”我怕他有點迷糊，醒來就忘了。沒想到第二天早上再去時，他已經把內部關係都協調好了。

他不僅在法王去印度時幫了大忙，1993年法王去美國時，他也一路開綠燈，給出行提供了很多便利。要不是他，那兩次出國將機會渺茫。

從那以後，我有事經常去找他，有些是法王的私事，有些是道場的事情，他都幫著調解了不少。

其實他私下也有自己的信仰和修行。幾年前他已離開了人世。

## 1990年6月19日

我們一行三輛車離開康定，前往成都。緊跟其後的還有幾輛車，是專程來送法王的。

穿越二郎山時，那條路很難走。與現在有隧道和水泥路不同，當年只有條山路，是單行道，上山的車下午放行，下山的車上午放行。由於下大雪，道路非常滑，交通事故頻頻，很多車都不敢開，只能停在路邊，道路變得特別擁擠，我們的車開不過去，所以延誤了很長時間。

越過山頂時，路況變得更加危險。山上霧很大，能見度極低，地面特別滑，道路也更窄了。路上有很多車子翻了，

甚至有一輛當場翻下了懸崖……我們把鏈條綁在車輪上，但車身還是不穩，只能點點地挪動。

很晚才到達成都。那個年代沒有賓館，我們住在四川省民委招待所，條件算是比較好的。它有兩層樓，法王住二樓，我們隨行人員住一樓，幾個人擠在一個小房間裡。

六月的成都，天氣悶熱無比，和佛學院的冰天雪地完全是兩個世界。因為房間裡沒有風扇，我們一直不停地冒汗。旅館裡有許多蚊子，我們沒有蚊帳，被咬得渾身是包。好在法王的屋裡有一個蚊帳。每天法王人睡前，我都會壓好蚊帳的邊角，仔細檢查有沒有蚊子，然後再為法王關燈。

法王晚上有燈光會睡不著，律藏中也說比丘在燈下睡覺不如法，所以我會關掉所有燈，把手電筒放在法王的枕旁。如果法王不舒服，他會告訴我需要什么藥，我就把藥片和開水放在他觸手可及的地方。

接下來的六個月，我每天都是最後一個離開法王屋子、早上第一個進去的。

清晨法王起床前，我會提前等在門口，聽到法王咳嗽或誦經聲時，就用鑰匙打開門。進去後，經常看到法王捻著手中的念珠，久久不說話。

法王起來穿僧裙時，我會為他老人家繫腰帶。法王的腰帶是一條黃色的毛紡腰帶，腰間別著一枚金剛槓。法王非常高大，我繫腰帶時很難雙手交叉過來。剛開始我不敢碰法王，習慣了之後稍微好一點，但還是特別緊張。

這個過程中，法王經常問我各種問題，比如：

“我們今天去哪裡？這個聖地有什麼歷史？行程是怎麼安排的？”



“我們今天要去見誰？這個人是什麼情況？”

“隨行的某某在做什麼？他說了什麼？”

“今天幾號？星期幾？我們離開喇榮多少天了？”

“你最近聽到了什麼消息？這裡有哪些文化習俗、飲食習慣？”

.....

法王經常說，人應該多了解這個世界，不能像裝在袋子裡一樣，對什麼都一無所知。所以無論走到哪裡，他都想知道世間、出世間大大小小的事。而且法王的記憶力非常好，他記得的東西，很多年後重覆的時候，基本上一模一樣。

作為在法王身邊的我，壓力不可謂不大。1990年代我唯一能用的方法就是翻書或者打聽。特別是在國外，因為語言不通，往往需要向當地的藏族人詢問各種情況，然後早上一邊給法王繫腰帶一邊講。

繫好腰帶後，我在臉盆裡倒上水，恭恭敬敬地端給法王。法王直接用雙手洗臉，再用毛巾擦乾淨，然後簡單地刷牙。

用餐時，根據藏族習俗，法王有自己的專用碗。白玉碗是法王最常用的，無論走到哪裡，都用它喝水喝茶。我每天隨身攜帶，輕拿輕放，就怕把它碰壞了。每次法王用完，我都小心翼翼地接過來，用專用的毛巾擦乾淨，套上碗套，然後輕輕地放進包裡。當法王從印度回來時，把那條毛巾給了我。我將其一直珍藏到現在，因為上面有法王的味道。

當年，我每天都是這樣承侍法王的。現在想來，整個過程就像做夢一樣。

1990年6月20日

法王雖然以前也到過漢地，但對那裡的食物不太習慣，吃的主要仍是糌粑。有時候在米飯裡拌一點酥油，法王也會吃幾口。法王吃飯時不用筷子，像印度人一樣直接用手，吃完我們會遞紙巾給法王擦手。在漢地，這個習慣有點與眾不同，但去了印度之後，就變得非常自然了。

因為出遠門太辛苦，為了讓法王吃好一點，有一次我在招待所旁邊看到一家小餐館，就讓他們炒了一盤小白菜，除了鹽和油以外，沒有放任何調味料。沒想到法王吃了之後很喜歡，豎起大拇指說：“這個很好吃！你從哪裡帶來的？”

終於有法王能吃的菜了，我特別高興！後來，每到一個地方，我都儘量找飯店炒這樣的小白菜。只是到了印度以後，找了幾次也找不到特別滿意的。

為了保證法王出行健康，成都的一位中醫還開了很多中藥。我們每到一站，就先找地方煎藥，裝在瓶子裡隨身帶著，然後按時送到法王面前。那些中藥開得比較多，法王到印度很長一段時間才全部吃完。

法王偶爾也會服用西藥，如胃舒平、安定、止痛片，以及調理心臟的藥。這些藥雖然有副作用，但法王身體不好的時候，顯現上也要依賴它們。

六個多月的朝聖之旅，好在法王身體不錯，沒有生很嚴重的病。

## 1990年6月21日

四川省藏胞接待辦、宗教局專門為法王舉行了歡送會。宴會有兩大桌，分別坐著兩個部門的領導。

他們向我們敬酒時，倒的飲料是可口可樂。當時除了政府內部，市面上很難看到這種飲料。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可口可樂，剛開始以為是酒，反覆問了別人確認沒有酒精後，才試著嚐了一口。它口感有點奇怪，但是很好喝。也許是因為年輕，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強，從那以後我就愛上了可口可樂。直到很多人勸我不要喝，說不健康，我才漸漸放棄了對它的渴望。

宴會上，一位梳著大背頭的老領導對法王非常恭敬。他端著一杯可口可樂，祝法王去印度旅遊圓滿順利、早日歸來——當時我們申請出國的理由是：去佛教聖地“旅遊”。

那天也有個別領導對法王不是很有信心，看法王的眼神有點不屑一顧。但法王有個特點：對人心有敏銳透徹的洞察，看到態度不同的人，會用另一種語言點化他。一場宴會下來，法王對每個人的心態瞭如指掌，讓大家都很开心。

晚飯後，法王把我叫到身邊，告訴我：“從明天開始，我們將正式開始朝聖。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你來幫我收拾衣服、經書等行李，同時做一些文字記錄。因為這次我們要去很多聖地朝拜，尤其是到了蓮師聖地，我的覺受中可能會顯現一些有價值的儀軌或清淨法類。如果不馬上記錄下來，它就會像彩虹一樣瞬間消失，所以你必須為此做好準備。另外，對我妹妹阿里美珠也要多加照顧。雖然她不讓出家人幫忙提行李，但如果上飛機等，你也應該幫助她。”

聽了法王交代，我非常激動，很快就要去嚮往已久的佛國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讓上師滿意？不管怎麼樣，從那天起，我每天早上都會為上師收拾衣服，出門的時候經常背著上師必須攜帶的法物：比丘的法衣、一本小小的念誦集、裝有許多伏藏品的嘎烏盒，以及《上師心滴》。

每次去一個地方，我都會提前檢查，把這些法物收在個藍色的包裡。背上之前，我會懷著無比的恭敬心，把它放在頭上頂禮一下，感受無形的加持融入自心。

除了這些法物，法王還有三件寶貝從不離身：裝有《繫解脫》的嘎烏盒、腰間的金剛槓、一串紅色念珠。從我第一次見到法王直至他老人家圓寂，這些始終由法王貼身帶著，從來沒有交給其他人。

### 1990年6月22日

法王在成都雙流機場向大家告別，準備前往拉薩。送行的人有法王的親戚、朋友，也有一些弟子，他們都含著淚，非常依依不捨。

因為是第一次出國，沒有經驗，所以帶了很多糌粑粉、麻花、酥油糌粑團，以至於托運時行李超重，不得不拿掉一部分。然而，即便是帶出去的食物，後來因為印度太熱，大部分也壞了，只好在南卓林佛學院扔掉。我們打趣道：“這些東西千里迢迢背過來，就是為了扔在這裡的。”

那個年代，坐飛機的人不多，我們不知道有一種叫做“行李箱”的東西，所以把所有物品都塞在袋子裡。到站取行李時，一大堆袋子五顏六色，在傳送帶上非常醒目。

登機後，我們也不知道有“頭等艙”。所以，高大魁梧的法王擠在經濟艙的座位上，不是很舒服，還必須加一條安全帶，不然扣不上。

我坐在法王旁邊，既緊張又開心。對於起飛前的安全說明和旅途中分發的飯菜，法王很有興趣了解，我就做了翻譯。



對藏族人來講，有生之年去拉薩朝拜覺沃佛，是最有福報的事情。古大德說，朝拜覺沃佛就不會墮落。作為一個沒去過拉薩的人，我不僅可以去拜佛，還可以和上師一起發願，心裡覺得無比幸福。

飛行中，法王望向窗外，口中喃喃念著什麼。我看著藏地的雪山白雲，覺得特別美。因為是第一次和法王坐飛機，感覺這是人生的巔峰時刻，以至於現在每次坐飛機看到雪山白雲，總會想起那一幕。

兩個多小時後，飛機抵達貢嘎機場。西藏接待辦的人來迎接法王，安排我們住在一個兩層樓的賓館。

拉薩很多人聽說法王到來，紛紛趕來拜見，賓館裡裡外外擠滿了人。法王顧不上休息，就給大家摸頂加持，傳授佛法。好在 1986 年我跟著法王去過爐霍、甘孜、道孚、丹巴、康定的 72 座寺院，1987 又跟著法王去過五台山，所以面對大量信眾的拜見，還是比較有經驗，一方面可以滿足大家的願望，另一方面能照顧上師不要太累。

其實，只要有人想拜見上師，都會盡力滿足他們的願望，不會只關心上師而不考慮他們。在我看來，個人如果以信心來見法王，哪怕只看一眼、被摸一下頭，也是最重要的解脫之因。所以，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我都會儘量安排。有時候讓他們在外面等，法王出來的時候，我提前給法王說一下。法王非常慈悲，不管什麼眾生，都會賜予加持。

1990 年 6 月 23 日

上午，法王去大昭寺參拜覺沃佛。有人告訴我們，如果能給佛像貼金，就可以在裡面待久一點。於是我去找負責貼金的管家。

來到二樓，我看到一位格西坐在小木屋裡，一邊喝著酥油茶一邊看書。在他面前，有一個長長的經函，桌上擺放著佛像，旁邊的書架整整齊齊供著三寶所依。看到他生活如此簡單清淨，悠然與書為伴，我不禁心生羨慕。

我沒跟他提法王的名字，只說有位堪布從康區來，想給覺沃佛貼金，不知能否儘快安排。他人很好，馬上站起來說沒問題，看起來辦事能力很強。

我們一行人的錢不多，東拼西湊，才湊足了貼金錢。貼完金，法王帶我們念《普賢行願品》。在這個過程中，我對覺沃佛生起了無與倫比的信心，覺得能在覺沃佛前和上師發願，是一生中最幸運最有意義的時刻。

覺沃佛的大殿中還供有一尊文殊菩薩像。法王告訴我們：“1989年我來朝拜時，文殊菩薩不接受我的哈達。也許是因為當年我去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傳《定解寶燈論》時，看到各教派的大德都在，就隨順他們的觀點講解，沒有揭示寧瑪派的甚深密意，所以文殊菩薩顯現上不太滿意。為了懺悔，同年在喇榮，我又依照自宗的不共觀點，重新講了一遍《定解寶燈論》。這一次，我獻的哈達，文殊菩薩應該會收吧。”隨後法王邊唸《入行論》的倡頌“何時欲相見，或欲問法義，願我無障礙，面見文殊尊”，邊將手中的哈達拋向文殊菩薩。這時突然出現一股強大的吸力，把哈達吸到文殊菩薩心間，穩穩地掛在那裡。

法王非常開心，笑著說：“文殊菩薩終於接受了！1987年，我在五台山發了一個願：’伴隨長子文殊尊，雲遊種種

諸世界，必將親睹極歡喜，以及憂傷之遊戲。’所以，從現在開始，希望我能在文殊菩薩的加持下，環遊世界弘法利生。在未來，無論遇到歡喜的事情，還是悲慘的遭遇，我都會把它當成利益眾生的機會。”同時，法王讓我們隨行人員也這樣發願。

下午參拜了歷代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當管理員得知法王是伏藏大師例繞朗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經師）的化身時，特意打開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寢宮。這是一個不對公眾開放的屋子，裡面有達賴喇嘛使用的床和坐墊，所有擺設都和當年一樣，彷彿達賴喇嘛剛剛離開。

我們禮拜後，法王突然說：“我想一個人在這裡待會兒，你們先出去把門關上吧。”因為法王的前世和十三世達賴喇嘛發過許多大願，我們以為法王有伏藏要取，就立刻退了出去。

大約十分鐘後，法王出來了，什麼都沒說，我們也沒發現什麼伏藏。看到法王面帶悲傷，我們一句話都不敢問。

那裡的管理員對法王很有信心，法王給他們做了摸頂和加持。

## 1990年6月24日

法王朝拜了小昭寺，那裡供奉著釋迦牟尼佛八歲等身像。法王去的時候，聞名而來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們只好簡單禮拜了一下，不方便一直站在那裡發願。

之後本想去布達拉宮，但上師顯得身體不適，就沒有去成。

一直以來，我很希望在布達拉宮和大昭寺前與上師合影。但是上師不太喜歡拍照，到了拉薩之後眼睛越來越差，我擔心閃光燈會讓上師更不舒服，所以沒提這個要求。

法王在佛學院的時候，眼睛還能看清文字，但是到了拉薩，看人還可以，看文字開始模糊。如果普通人遇到這樣的情況，很難堅持講經說法，但法王並沒有退縮。因為他能背誦大多數儀軌，給人灌頂的時候不需要看書；他每天要念的《般若攝頌》等日常功課，也能背得下來；如果在傳大法時必須要看文字，法王會讓人把法本全部錄下來，傳法時聽一段就按下暫定鍵，然後開始講解……從1990年眼睛不好到2004年圓寂，15年來法王都是這樣傳法的。光是這種精神，常人都難以想像。

考慮到法王的眼睛，我在拉薩買了一個索尼隨身聽(Walkman)，做好錄音的準備。包括後來跟法王去美國、新加坡，每次法王傳一些大法，我都提前錄好音。在佛學院，丹增活佛、秋陽尼瑪堪布、諾爾巴堪布、齊美仁真堪布等也給法王錄過音。

## 1990年6月25日

西藏接待辦安排了兩輛白色越野車，一輛給法王，一輛給隨行人員。我們從拉薩出發，一前一後開往尼泊爾邊境。一路上塵土飛揚，坑坑窪窪，非常顛簸。

路過羊卓雍措湖時，法王下車看了看。從山上往下看，整個湖很大，據說面積678平方公里，湖岸線250公里。司機介紹了羊卓雍措湖的由來。當時法王憶起黑馬喇嘛的公案，感慨道：“《前行》中記載，黑馬喇嘛轉世的大魚，軀體遍



滿整個湖。現在看來這個身體真的很大，眾生的業力不可思議！我們定要牢記因果不虛，警惕造惡業的果報。尤其是沒有功德的人，如果妄用信財，這種過失是極其嚴重的。”

本來我想和法王還有其他人合影，但上師好像不喜歡拍照，我只好自己拍了一張留念。

路過雍布拉康時，法王要求在路邊停車，下來念了一小段經文。雍布拉康是第一任藏王拉脫脫日年讚的皇宮，也是佛法在藏地發源的地方。遠遠望去，山頂的宮殿似乎只剩殘垣斷壁，讓人頓生無常之感。法王念經的時候，我不敢上前打擾，就以雍布拉康為背景，拍了一張法王車子的照片。

路過江孜縣時，法王遠遠禮拜了藏地著名的江孜大塔。

晚上我們到了日喀則，住在扎什倫布寺附近的招待所。據說當地治安不太好，不久前，班禪大師剛在這裡圓寂，其中原因眾說紛紜。所以，法王睡著之後，我們把屋裡的床抬了出來，堵在法王門口。服務員見後特別不高興，讓我們趕緊搬回去。隨行的南珠堪布也說：“薩迦法王和貝諾法王外出的時候，都住這種賓館，不會有事的。”然而，我們認為上師不同於其他人，萬一出了什麼事，誰也擔不起責任，還是安全為好。所以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們都在法王門口守了一夜。

當然，這一切是悄悄進行的，法王顯現上並不知道。

## 1990年6月26日

早上，我們繼續趕路。路過薩迦寺時，法王遠遠作了禮拜。

然後來到吉隆縣。那裡海拔 5000 多米，天氣越來越冷，地方越來越荒涼。法王說蓮師初到藏地時，降伏很多鬼神的地方可能就在這一帶。法王看起來有點不舒服，他下了車，量了血壓，準備吃藥。當時風很大，法王看到路邊有一家牧民，就過去要些熱茶。

那家養了幾隻山羊，院子特別簡陋，房子也很破舊，似乎在強風中搖搖晃晃。那些牧民又黑又瘦，說著和我們不一樣的語言。他們雖然見到法王比較熱情，但因為生活貧困，只能供養一點白開水。法王坐在那裡，直視虛空，默默念了一些經。我們不知道念了什麼，只覺得這家人和法王非常有緣。

之後我們前往中尼邊界。到達吉隆口岸中國海關之前，沿途有幾個檢查站，當經過其中一個檢查站時，我們的車可能沒辦理相關手續，所以不能開過去。此時距尼泊爾邊界線 1000 多米。

我們不得不下車，取下所有行李，準備扛過去。剛卸完行李，不知從哪裡冒出十幾個尼泊爾小伙子，穿著短褲，又高又瘦，手腳特別長。我是第一次見到尼泊爾人，發現他們的膚色比藏族人還黑，感覺很新鮮。正看著，他們突然衝向我們，開始搶行李。我們使勁護著行李，怎麼勸也不管用。這時，法王突然大吼一聲，聲音震耳欲聾。因為法王身材高大、氣勢威猛，那些人有點慌神，不由得放下行李，四散而去。

當時天還在下雨，路特別滑，行李又多，我們只好邊扶著上師，一邊扛著行李，先在附近的吉隆鎮找了家旅館住下，準備第二天早上再出境。

## 第一站 尼泊尔 (06/27/1990-07/11/1990)

नेपाल  
Nepal 尼泊尔

CHINA 中国

INDIA 印度

काठमाडौं  
Kathmandu  
加德满都

नेपाल NEPAL

CHINA 中国

INDIA 印度

尼泊尔在地球上的位置

### 法王第一站行程 (主要区域: 加德满都)

6月27日 宗囊寺(མོང་ནང་དགོན།, Zong Nang Monastery)

6月28日 敦珠寺(Urgyen Do Ngak Chöling Monastery)  
阿底寺(Bikramshila Mahavihar)

6月29日 博达哈大佛塔(བུ་བུང་འཕྲོ་མ།, Boudhanath Stupa)

6月30日 香根塔(མེང་གུ་ན།, Swayambhunath Stupa)

7月1日 朗日神山(Nagarjun Forest Reserve)

7月2日 扬列雪山洞(ཡང་ལེ་ཤོད་ཐུག་།, Yanglesho Cave)

7月3日至7日 阿苏拉山洞(ཨ་སུ་རའི་ཐུག་ལ།, Asura Ca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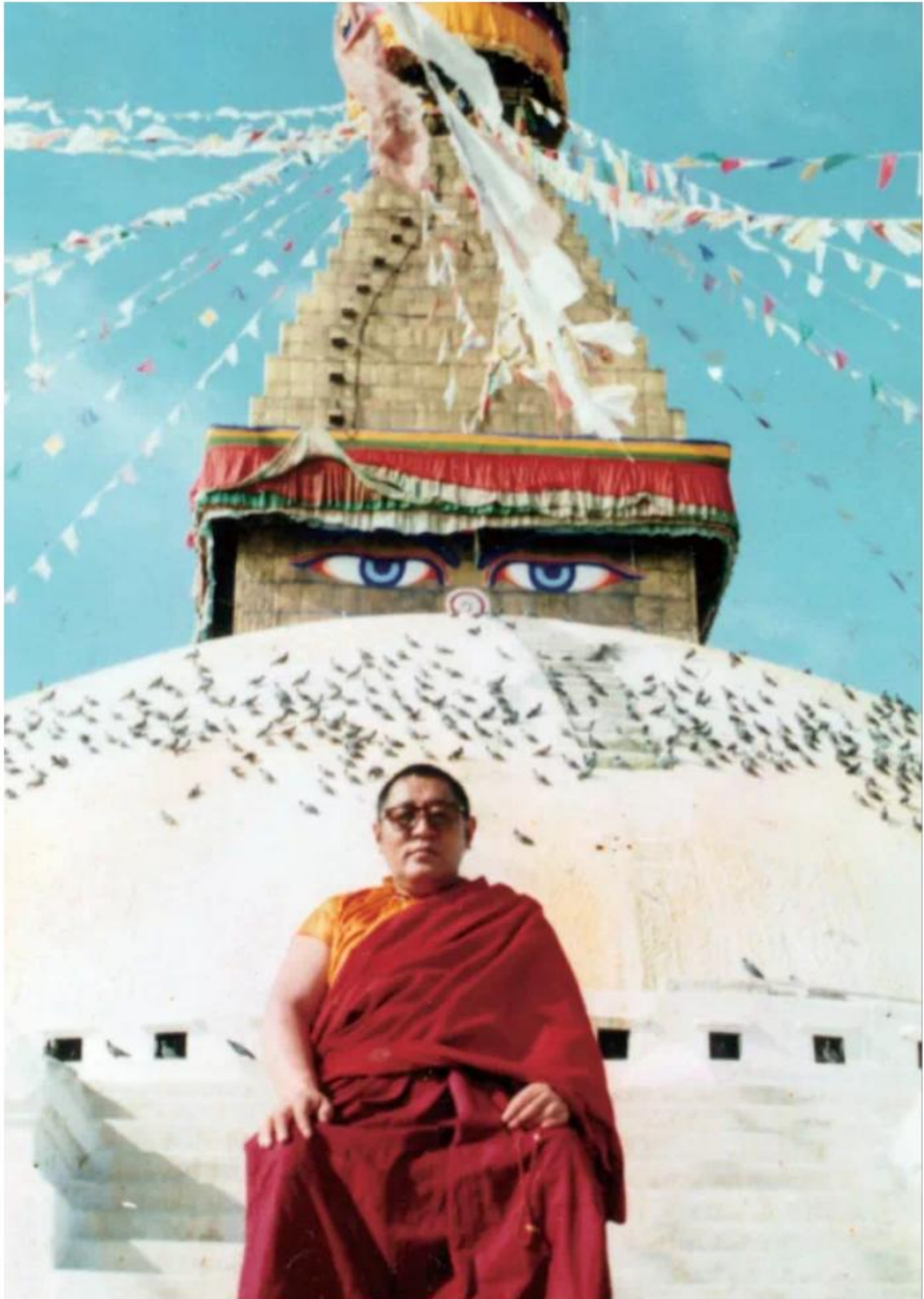
7月8日 宝剑湖(མཚོ་རལ་ཐོ།, Taudaha Lake)

7月9日至11日 杜巴广场(Durbar Square)









1990年6月27日

這一天，萬里無雲，非常清朗，我們一大早就去中海關樓辦理過境手續。那裡的檢查非常嚴格，所有行李都要過一遍。

之後，我們從中國海關前往尼泊爾海關。兩者之間有一座橋，位於一條大河上。據說有些現在的中尼邊境有人偷渡去尼泊爾時，從橋上直接跳入河中，游過去就是尼泊爾境內。

尼泊爾的邊境檢查不是太嚴，沒有安檢儀器，只有幾名工作人員查看證件，象徵性地檢查一下。以前有人提醒我們：檢查期間可能會有一些刁難，但塞點錢可以解決。果然，這些工作人員的態度特別兇，我們私下給了一些錢，他們立刻變得和善起來。但是一些沒有得到錢的人，還在繼續作怪。我們只能再塞錢，大官小官都要打點。當時，人民幣與尼泊爾盧比的匯率是 1: 15，算起來錢也不太多。他們收了錢後，我們就輕鬆過關了。

記得在等他們檢查時，熱巴醫生順便給法王量了血壓。看到血壓計後，一名工作人員非常好奇，圍著法王轉來轉去，說也想嘗試這個東西。於是熱巴醫生也給他量了血壓，他很高興。

法王入境後，尼泊爾各大寺院的代表早已恭候多時。當他們看到法王走出海關時，紛紛上前迎接。一坐上車，我發現司機在右側駕駛，感覺有點稀有。打聽後才知道，尼泊爾曾被印度統治，深受印度的英系駕駛習俗影響，所以方向盤都在右邊。

司機告訴我們，拉薩到中尼邊境的距離超過 800 公里，從尼泊爾邊境到首都加德滿都，大約是 100 公里。

進入這個國家，我發現每家每戶都開著窗大聲唱歌，整條街道充滿了美妙的旋律。由於宗教文化的融合，尼泊爾和印度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在音樂旋律方面，幾乎難分彼此。這兩個國家的人都能歌善舞，生活與音樂密不可分。原因可能是當地宗教比較興盛，為了展示對信仰的虔誠，人們藉由歌舞的手勢、眼神、身姿來表達，這非常具有感染力。當我第一次聽到這種旋律時，就很喜歡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後來，我買了一些錄音帶，當我在屋裡放鬆時就聽聽，包括在翻譯經論時，偶爾也會作為背景音樂。

下午，法王到達加德滿都的宗囊寺(ཇོང་ནང་དགོན་, Zong Nang Monastery)。寺院是寧瑪派的宗囊仁波切在生前修建的。後來，在尼泊爾逗留期間，法王都住在這裡。寺內有六七名僧人，他們對我們的飲食、住處、安排車輛、出行等，照顧得十分周到。

站在宗囊寺的陽台上，環顧四周，加德滿都沒有一座高樓大廈，只分佈著一些小矮樓，城市規劃似乎很隨意。距離寺院不遠的，是著名的博達哈大佛塔，可以在陽台上清楚地看到。

尼泊爾的天氣非常炎熱，法王逗我們說：“歷史上，許多藏族人去印度求學，當他們到達尼泊爾時，因為太熱而罹患熱病，既無法回藏地，也去不了印度，最後只能死在尼泊爾。所以，大家應該多喝水啊，如果去印度也去不成，回藏地又回不了，白白死在這裡就太可惜了。”

在尼泊爾時期，法王的屋裡沒有空調。因為出汗太多，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洗個澡。過去，他老人家不想經常換衣服，但後來每天早上都要換一件襯衣。這次法王帶的衣服也相對較薄，而且多帶了幾套可以換洗。在我的印像中，除了



比丘的三衣外，還有一件無袖的長衫嘎讓，幾件半袖、無袖、長袖的黃色襯衣，以及內裙和披單。

那時，我有幸為法王洗衣服，但白天很忙，只有晚上在法王睡後才有時間。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法王的衣服上有一種美妙的香味，有時像檀香，有時像熏香。律藏中說，戒律清淨的人，身體自然會散發香味。法王的妙香可能是一種戒律香，也可能是功德香，周圍很多人都能聞得到。每次洗衣服，我的手上都會留下香味，久久不散。

### 1990年6月28日

法王在尼泊爾待了半個月。因為這裡有許多佛教聖地，法王要求趁此機會好好朝聖，所以幾乎每天都沒閒著，或是在朝聖發願，或是在閉關修行，或是在講經說法，沒有任何散亂。因為長期在法王身邊耳濡目染，所以，我多年後自己出去傳法，每一次行程也安排得很滿。

在尼泊爾的第一站，法王去了第二世敦珠法王的敦珠寺——鄔金顯密法林（Urgyen Do Ngak Choling Monastery），寺內有20多名僧人。法王為僧俗弟子傳授了“文殊靜修大圓滿”灌頂，並朝拜了第二世敦珠法王的肉身塔。

第二世敦珠法王在國外圓寂，法體虹化縮小後被迎回尼泊爾，一直供奉在敦珠寺。肉身塔外有一個玻璃框架，彩虹相經常出現在玻璃上，七彩紛呈、千變萬化。朝聖者會根據各自因緣，看到不同的瑞相。

也許是因為喇榮和第一世敦珠法王因緣深厚，法王對第二世敦珠法王有很大的信心，並一再表示希望見到他。後來，



第二世敦珠法王圓寂前有三四年的準備時間，很少與其他人交流。從那時起，法王就對身邊的人說：“今生可能見不到了。”當時是20世紀80年代，兩位大德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聯繫，但事後經過對比，法王打消念頭的時候，恰恰是第二世敦珠法王準備圓寂的時候。

離開敦珠寺後，法王去了附近的阿底寺(Bikramshila Mahavihar)。這座寺廟是尼泊爾國王為供養阿底峽尊者而建造的，也被稱為騰布哈日殿堂。寺內供奉有四大函《般若經》，是龍樹菩薩去龍宮傳法後，龍王為了報答法恩而供養的，之前在人間並沒有。尼泊爾政府非常重視這一文物，平時不向公眾展示，我們托關係才有幸目睹。之後，朝拜了一尊瑪哈嘎拉像，據說是龍樹菩薩所造的108尊瑪哈嘎拉像之一。

當天我去敦珠寺的時候，遇到了一位堪布。他曾在喇榮求學過，叫益西旺嘉。他一再請求我為寺內僧眾傳講《量理寶藏論》，我說這次行程太緊，等下一次吧。但是他求法的心非常切，不斷地懇求，我不得不答應下來。

為了不影響法王的行程，我只能減少睡眠時間。每天早上5點前去敦珠寺，傳完《量理寶藏論》後，再在6點半前趕回來。從宗囊寺到敦珠寺有一公里多，這條路坑坑洼洼，不太好走。有時候，我也會在法王就寢後，連夜趕去敦珠寺，次日清晨傳完法再回來。

白天事情非常多，我也比較累，只有很晚了才有時間備課。每天這樣來來去去，還是有點辛苦。但大家聞法的心很切，我傳法的意樂也很強，加上我在佛學院曾講過幾次《量理寶藏論》，備課的難度不是很大。所以，在尼泊爾期間，我就這樣用十天左右把《量理寶藏論》講完了。

1990年6月29日

法王在尼泊爾剛安頓好，就讓我儘快給佛學院發電報報平安。那時不像現在通訊方便，尤其是出國之後，國際長途很難打得通，只能發國際電報。

一大清早，我請一位長住尼泊爾的藏族人，帶我去找可以發電報的地方。他帶我在加德滿都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很簡陋的郵電樓，然後費了好大勁，才接通色達。由於電報無法直接發給佛學院，我只好發給色達縣的人，請他們幫忙轉達。記得電報上寫的是：“我們順利到尼泊爾，即將去印度等地。若方便再聯繫，請放心。”

回來後，我稟報上師電報已發，但對方能否收得到也不太確定。

之後，法王去朝拜了博達哈大佛塔（Boudhanath Stupa），藏族人習慣稱其為“夏絨卡秀佛塔”。此塔離我們住處有一公里左右，是加德滿都的標誌性建築。了解佛教史的人都知道，博達哈大佛塔是蓮花生大士、靜命堪布、法王赤松德贊前世在尼泊爾轉為養雞婦女的三個兒子時所修建。蓮花生大士說：“這座大塔為如意寶珠，令一切祈求及願望得以實現。故它又被稱為“滿願塔”。

法王在轉繞佛塔時，對我們隨行的人叮囑：“發願是極為重要的。無論做任何善事，都應當廣發大願。轉繞此塔，我們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千萬不要發惡願，否則，就像昔日修造這座佛塔的那頭牛發惡願，最後變成了朗達瑪魔王。”

隨後，法王不用人攙扶，親自繞塔三圈。我們也邊發願邊轉繞，最後在佛塔前的平台上，大家共同發願迴向。離開之前，法王還主動提出以此塔為背景拍照留念。

後來在尼泊爾期間，我們陪同人員稍有時間，就會去轉繞此塔。來此朝拜、轉繞的人，白天晚上絡繹不絕。遇到重大節日時，很多乞丐還會在那裡排隊乞討。

### 1990年6月30日

法王去朝拜了香根塔（Swayambhunnath Stupa）。這座佛塔位於加德滿都西郊的山丘上，周圍環繞著許多小佛塔。

香根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佛塔。關於它的起源，歷史資料中有各種各樣的記錄：據說在人壽一萬歲時，它是由諸佛智慧自然形成的水晶塔，後在迦葉佛時代，寂德尊者擴建外形以保護此塔，並成為如今的樣子；也有人說加德滿都盆地過去是一個大湖，毘婆屍佛在此投下藕根，並長出一朵蓮花，後來文殊菩薩用寶劍將湖壁的山岩劈開，湖水瀉去，蓮花處即為如今的佛塔；也有人說此塔是寶髻佛眉間白毫放光照耀所……簡而言之，這座塔有悠久的歷史，並且極具加持，周圍有許多聖者留下的神蹟。

在轉繞之前，法王告訴我們：“佛塔是諸佛智慧的代表。世尊親口說過：‘未來若以清淨心、恭敬心供養佛塔，與恭敬供養我沒有任何區別。’繞塔可以消除多生累世的罪障，獲得無量功德。尼泊爾有很多佛塔，特別是三座著名的佛塔，非常有加持力。赤松德贊法王也曾為朝拜此三塔，專門從藏地來到尼泊爾。我們應該珍惜這次機會。”

離這裡不遠，是世親論師的遺塔。該塔相對較小，與其他塔的形狀不同——塔頂比較短，沒有十三層法輪。

在世親塔前，法王談到了小乘聲聞塔和大乘菩提塔之間的區別，並講述了世親論師圓寂的故事：當世親論師來到這裡時，碰巧見到了一位出家人穿著在家衣服在耕地，隨身還掛著一個酒瓶子。他想：“現在真是到了末法時期。”他非常感傷，隨即示現圓寂。

法王感慨地說：“我們必須記住這個故事。作為一個出家人，應該以聞思修行為主。被稱為第二大佛陀的世親論師，不也是因見出家人的邪行而厭離示寂的嗎？”

## 1990年7月1日

法王去朝拜了朗日神山（Nagarjun Forest Reserve）。它位於加德滿都的西部，佛陀曾在這座山上講過《朗日山大乘授記經》因此這座山在尼泊爾非常有名。

《朗日山大乘授記經》內容非常殊勝，但沒有被翻譯成中文、英文，到目前為止，只有藏文譯本。該經記載，在迦葉佛時代，果瑪薩拉甘達佛塔（藏譯）的附近有一座朗日神山，將來會有藏人、漢人前來朝拜，如果可以讀誦《朗日山大乘授記經》，則功德非常大。

經中提到的“果瑪薩拉甘達佛塔”，估計是香根塔。

這座山環境清幽，林木茂密。從山頂看，整個加德滿一覽無餘。山上沒有建築，保持著自然風貌，尼泊爾人和藏人喜歡來這裡煨桑、撒風馬。

法王向我們介紹了朝拜朗日神山、讀誦《朗日山大乘授記經》的功德。之後，他望著遠方，面露喜色道：“從這裡



可以看到藏地的群山。我們也應該在此供養、祈禱藏地的護法神，使白法護神歡喜，成辦弘法利生事業。”隨後帶大家供護法、撒風馬。

當撒風馬時，法王大喊“拉迦羅（藏音，意即天人得勝）——拉迦羅——”，響亮的聲音傳遍了整個山谷。此時，突然刮起一股旋風，將大量風馬右旋捲起，越卷越高，飄向很遠的地方。法王看著風馬在空中旋舞，說：“我們弘法利生的事業，在一段時間內不會有違緣，並將一直延續下去。”

這個場面非常令人難忘。風馬飄往尼泊爾、印度方向，我很好奇法王的未來事業是否在那邊，但懾於法王的威嚴，不敢多問。

之後，法王帶大家念誦了《普賢行願品》。與法王一起，無論是朝拜聖地還是在三寶所依前發願，都與弘揚佛法、利益眾生有關。這與許多人為了發財、健康、長壽等目的而朝聖不同，對於他老人家來說，利益無邊眾生是他最大的願望。

當天，法王的心情非常好。天氣也很清朗，在山風的吹拂下，一點都不悶熱。我們坐在草地上，拿出隨身的食物、水等進行野餐。吃完飯後，還拍了一張很有紀念意義的合照。

下山時，法王在半山腰休息了一下。法王妹妹下車後不久，腳被山上的吸血蟲（Leech）咬了一口。尼泊爾人說，這種蟲毒性很強，被咬後非常危險。起初，我們有點緊張，回去敷了藥後，就沒事了。

當天，法王坐的是一輛紅色轎車。他在尼泊爾逗留期間，大多坐的都是這輛車。據說此車如今被供奉在一個道場中，以紀念法王。

1990年7月2日

法王前往距加德滿都 21 公里、以蓮師聖蹟聞名的帕平（藏譯，Pharping）。

在這裡，揚列雪山洞（Yanglesho Cave）是蓮師以金剛槪降魔並獲得大手印成就的地方，蓮師留下了許多聖蹟。伏藏大師果吉登持在《七品祈禱文》中也表示：“尼泊爾揚列雪之山洞，修行真實三世精藏時，以金剛槪降伏魔障眾，彼處獲得大手印成就。祈禱蓮師多吉托創匠，祈禱鄔金蓮花生大士。”

到了這裡，法王對所有人說：“今生能夠朝拜這樣的蓮師聖地，非常難得。蓮師曾經說過：‘在其他地方修行一百年，不如在寂靜聖地修行一日。’因此，我們應以各自的方式精進修行，不要散亂。”

之後，法王來到了山洞旁的一個小閉關房，並以禁語的方式修行了一天。在此期間，除了送飯、送藥外，其他人都不得近前。我守在附近念了一些咒語。

離這裡不遠，有一個水池。許多印度教的信徒，額頭上塗著紅點，在那裡一直供花、唱誦和祈禱。

1990年7月3日

早晨，在法王的光明覺受中，顯現出一首開啟金剛槪伏藏的道歌：

諸佛事業總集文殊尊，住於心間童子瓶身界，  
加持殊勝智慧光永存，祈願證悟傳承之密意。  
至尼泊爾揚列雪聖地，不淨迷現如虹消法界，  
並非有勤修道天尊身，現見了義幻化網本面。

諸法覺空一味清淨性，希疑貪執輪涅皆解脫，  
無迷亂瑜伽士安睡時，頓啟辯才總持慧百門。  
希求今生安樂在家眾，尋求來世樂果出家者，  
猶如金鍊毛繩縛相等，擺脫此二桎梏有困難。  
昔日如敵五毒分別念，今日淨住覺空本性中，  
徒勞無義四座平等舍，幻瑜伽士欲眠舒適處。  
據說往昔蓮師於此處，現前大手印之持明果，  
如今兒我亦追隨父親，不求其他竅訣自解脫。  
此處集聚七輪寶數眾，享用先輩持明之佳餚，  
如同大鵬至四持明地，成為引導無邊眾商主。

之後，法王顯得很高興，說：“這次，各方面緣起都比較吉祥，今天一定會有收穫。”又補充說：“這首道歌中的‘七輪寶數眾’，是指你們隨行七人（法王妹妹阿里美珠、侄女門措空行母、印度的南珠堪布、不丹的吾智喇嘛、熱巴醫生、索頓侍者和我）。希望你們享用持明者的盛宴，就像大鵬翱翔般獲得四持明的果位，並引導無數眾生趨入解脫。”

由於當年的這種因緣，法王在圓寂前要求全學院念修金剛檝時，讓索頓喇嘛、熱巴醫生和我擔任金剛阿闍黎。但是，佛學院裡有那麼多高僧大德，我們不敢坐在高高的法座上，為了不破壞緣起，只好坐在程控室的話筒前帶修。法王給佛學院打電話時，聽說了我們的表現後非常滿意，說：“他們三個有金剛檝的近傳。他們都聽話了，很好！”然後在電話裡又交代了“莫捨已道、勿擾他心”等教言。這是最後一次聽到法王的聲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能是一種交付。

這次我寫回憶錄時，如果有些情節記不清了，還會向索頓喇嘛、熱巴醫生求證。現在他們都閉關了，而我經常到處傳法。我相信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幾個人，都修得很好。雖然我

沒有什麼修行境界，只是一個普通的出家人，但我這一生很幸運，得到了法王的許多近傳加持和殊勝竅訣。

法王流露出那首道歌後，直接去了阿蘇拉山洞（Asura Cave）。

阿蘇拉山洞，距離這個小閉關房約半公里。剛到達山洞的入口，法王的境界中清晰浮現出自己前世是尼泊爾大臣則納莫扎時，蓮師在這裡賜予他金剛橛法門的情景。之後，意伏藏“項袋金剛橛”的灌頂和儀軌，在法王的智慧海中頓然呈現，我們迅速記錄了文字。後來，它被收集在《法王全集》的“項袋金剛橛”法類中。

該法還有一些支分儀軌，例如火供、降伏法等。後來，隨著法王去印度、回藏地，這些儀軌陸陸續續呈現出來，最後全部立成文字。

金剛橛法門是末法時期遣除魔障的最殊勝竅訣。過去，蓮師曾經授記：“我乃自生蓮花生，現將一切金剛橛續部之究竟心要，僅託付子汝——則納莫扎（法王前世），勿忘修持。未來末法時，汝之化身聖者將現見此法並弘揚之。薩瑪雅！”由此可見，法王是開取此法門的伏藏大師。

隨後，法王立即給我們傳授了“項袋金剛橛”灌頂。

在來之前，我們本來打算在阿蘇拉山洞只待一晚。但法王說這個山洞是開取伏藏的聖地，在這裡修行特別殊勝，所以決定多住幾天，並要求隨行人員念1萬到10萬遍金剛橛心咒。

在此期間，法王沒有怎麼說話，或安住於等持中，或者直在念咒語。



1990年7月4日—7月7日

阿蘇拉山洞的周邊環境非常舒適，花草芬芳，泉水清澈，樹木茂盛。山洞內有一些殊勝的聖蹟，例如自生度母像、蓮師手掌印等，是修行和發願的殊勝對境。我很開心能夠與法王一起在這裡修金剛橛，並發願終身念誦金剛橛儀軌，晚年有機會的話，也想在這樣寂靜的山洞中閉關。

為了購買法王需要的一些閉關資具，我有時會去下面的揚列雪山洞附近買東西。兩個山洞之間有一條小路，路邊有五顏六色的野花，天上時常有祥雲和彩虹。偶爾，在山林中會聽到布穀鳥叫，儘管我離開藏地的時間不長，但聽到它的聲音後，感到非常親切。

我一邊唸咒語一邊上上下下，就像住茅棚的修行人採買日常必需品一一樣，非常愉快。在阿蘇拉山洞的上面，還有阿難尊者為五百羅漢轉法輪的聖地，有一次我還順路去朝拜了……，現在已經過去三十年了，想起這段經歷，一切就像發生在昨天。

當時，法王讓我們多念金剛橛心咒，所以，每天除了午餐時有一些簡單交流以外，其他時間我們都在禁語念咒。法王通常不與我們一起吃飯，而是將食物送去他那裡。但是有一天中午，法王主動與我們共進午餐，並講了他前世的一些經歷，然後和大家聊了一會兒。

有一段教言，我記得很清楚。法王說：“具德上師還在世時，弟子視師如佛的信心非常重要。像蓮花生大士，當他在這個山洞裡修行時，顯現上只是一個披著大氅的在家瑜伽士，在人們的眼裡，他最多有一些特殊的神通和智慧，卻根本不了解他的真實境界。當他在眾生面前示現不同的行為時，有些人甚至還生邪見……”

聽了法王的教言後，我心裡暗想：“事實上，法王如意寶也是如此。我們弟子與他在一起時，信心不一定那麼大，但再過幾年，法王的境界會被發現非同尋常。到那時，這個道理可能更加明顯。”

和上師一起吃飯，感覺很輕鬆。雖然我們沒有很多食物，但在山洞門口的那頓飯，遠遠超出了我一生中的所有美味。

當時，有人指著遠處的森林告訴法王，距離這裡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個達克辛卡莉神廟（Dakshinkali Temple），也被稱為“黑天女殿堂”神廟裡供奉的女神卡莉，是歷史上被蓮師降伏的一個天女，這一點內道、外道都承認。但是印度教把她當作供奉的對境，每逢週二和周六，信徒們都會帶著雞、鴨、羊去那裡殺生祭祀。尼泊爾每年十月最盛大的節日，就是達善節（宰牲節），每家必須宰殺至少一隻羊以供奉卡莉女神。那時，加德滿都的信徒們將來到神廟大肆殺生，然後把神像浸在鮮血中，以滿足卡莉女神的嗜血——當然，鮮血中的神像只是替身，神廟裡的女神像不能被血染污。據說那天，山谷中的河水都被鮮血染紅了。

有人認為，尼泊爾每五年舉行一次的最大殺戮節，就是在那裡。但事實並非如此，那個祭祀是供奉嘉蒂麥女神（Gadhimai）的，該神廟離博達哈大佛塔約 149 公里。

聽完這一段後，法王特別難過。讓我們朝著那個方向，念了很長時間的觀音心咒。

1990年7月8日

這次閉關非常圓滿。法王本來讓我們念 1 萬到 10 萬遍金剛橛心咒，但大家都不分晝夜地念，每個人都念了 10 萬遍。

法王看上去非常高興，說：“你們的念修已經圓滿。我將金剛橛這個法交付給你們，你們可以在將來為別人灌頂、傳授。該法可以遣除許多高僧大德的壽障，以及自己在修道中的違緣。它隨時都可以修持，非常簡單易行。”

此前，法王取“項袋金剛橛”的伏藏時，由於我們是現場記錄，字跡相當潦草，所以在過去的兩天裡，我用藏文正楷字將其工工整整抄在了長條紙上。等回到加德滿都後，可以多複印幾份。法王前往印度時，許多大德應該需要。

之後，我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阿蘇拉山洞。

下山時，經過了許多瑪爾巴尊者(米拉日巴尊者的上師)的聖地。根據歷史記載，瑪爾巴尊者曾多次前往尼泊爾、印度求取密法，前後長達 21 年。因此，山上有他住過的地方、加持過的地方、示現聖蹟的地方，我們一一做了朝拜。

下午乘車返回加德滿都。在穿過覺瓦鎮的途中，附近有一個寶劍湖（Taudaha Lake），據說與文殊菩薩有關。過去，加德滿都是個大湖，香根塔位於湖中央，除了有神通的人，沒人可以朝拜。後來，文殊菩薩幻化成一個名叫文殊天的金剛上師，從五台山到尼泊爾去朝拜香根塔。為了將來的眾生可以朝拜這座塔，文殊天用寶劍劈開了湖旁的山谷，湖水從缺口傾流而出。在四天四夜之後，香根塔顯露出來。湖水洩去後，僅剩下一個小湖，即寶劍湖。

由於法王剛去五台山，與文殊菩薩有甚深淵源，所以聽到這個故事很感興趣，特意帶我們去做了禮拜、發願。



1990年7月9日—7月11日

法王和我們花了幾天時間辦理去印度的出國手續。

在此期間，因為杜巴廣場（Durbar Square）在尼泊爾很有名，來尼泊爾旅遊、朝聖的人都會去，所以法王帶我們也去了那裡。

杜巴廣場有不同宗教的廟宇，各個教派的信徒特別多。這裡有一尊著名的度母像。據說，當年阿底峽尊者去藏地時，這尊度母像說要和他一起去，但是尼泊爾人不讓，就用鐵鍊鎖住了度母像。很多人認為，杜巴廣場裡的就是這尊像；也有人說不是，真正的度母像被藏在後面的殿堂裡，普通人很難看到。雖然有不同的說法，不管怎麼樣，這尊度母像特別靈驗，並且有許多神奇的故事。

我跪在古老的度母像前，非常虔誠地祈禱，當時感應特別強烈。也許這與我從小就信仰度母有關。我在讀小學、中學時，即使那個特殊年代不准有信仰，我也一直默默地祈禱度母。

在藏地，人們歷來信奉度母。當我們佛學院遇到一些關鍵事情時，僧眾也會大力祈禱度母。在尼泊爾和印度，度母是一位神聖的本尊，很多人都非常信仰。即使他們不是佛教徒，也會把度母當成天神來禮拜，就像漢地人相信觀音菩薩一樣。

杜巴廣場有許多野鴿子，在佛塔和神廟上自由地飛來飛去。法王拿了一些食物，一邊唸咒語一邊去投餵。有些鴿子會飛到法王的頭上、手上，因為法王穿得很薄，我們怕鴿子把法王抓傷，就用手一直擋著...

## 第二站 印度 (07/12/1990-09/09/1990)



**India 印度**



**3. 孜隆堪举寺 | Zilnon Kagye Ling Monastery**





**1. 不丹驻印度大使馆 | Royal Bhutanese Embassy**



**6. 南卓林佛学院 | Namdroling Monastery**

### 法王第二站行程

- 7月12日 新德里 (New Delhi)
- 7月14日 不丹驻印度大使馆 (Royal Bhutanese Embassy)
- 7月15日 昌迪加尔 (ཅང་ཇི་ཇུ་པ།, Chandigarh)
- 7月16日 冈绕 (ཀང་རལ།, Kangra)
- 7月17日 利乐善说院
- 7月20日 穹金刚妙音寺
- 7月23日 法相佛学院
- 7月24日 孜隆堪举寺 (ཅི་ལ་ཕག་ཇོན་ལྷན་པ་རྒྱུད་གླིང་དགོན།, Zilnon Kagye Ling Monastery)
- 7月25日 世自在大师的宫殿
- 7月26日 白玉菩提法轮寺 (དཔལ་ལྷུ་མཁུང་རྒྱལ་ཚོམ་འཕོའ་གླིང།, Palyul Chökhörling Monastery)
- 7月27日 莲花湖 (Rewalsar Lake)
- 7月28日 昌迪加尔 (ཅང་ཇི་ཇུ་པ།, Chandigarh)



**8. 下密院寺 | Gyulmed Monastery**



**9. 班加罗尔 Bengaluru**



H



4-1. 白玉菩提法轮寺  
Palyul Chokhorling Monastery



4-2. 莲花湖 | Rewalsar Lake

N

200KM



印度在地球上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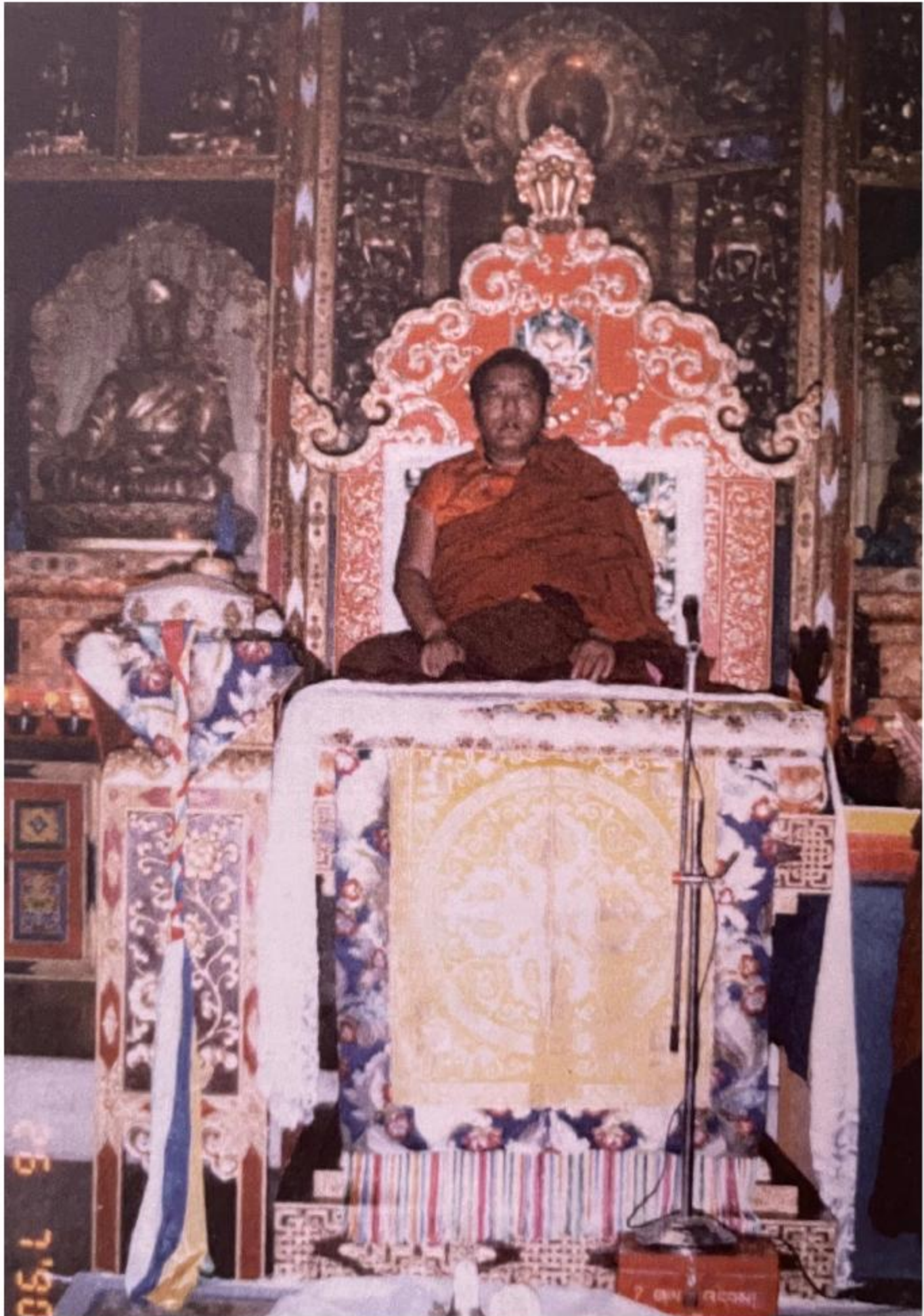
10. 豪拉大桥 | Howrah Bridge



9. 鲁巴赫公园 | Lalbagh Garden

- 7月29日 新德里(New Delhi)
- 7月30日 迈索尔(ಮೈಸೂರು, Mysore)
- 7月31日 拜拉库比(ಬೈಲಾಕುಪ್ಪೆ, Bylakuppe)  
南卓林佛学院  
(Namdroling Monastery)
- 8月2日 门格洛尔(ಮಂಗಳೂರು, Mangaluru)
- 8月3日 下密院寺(གུད་མེད་གྲོང་ཚོ།, Gyudmed Monastery)
- 8月12日 拉鲁巴赫公园(ਲਾਲਬਾਗ਼, Lalbagh Garden)
- 8月15日至9月6日 南卓林佛学院  
(Namdroling Monastery)
- 9月7日 班加罗尔(Bengaluru)
- 9月8日 加尔各答(Kolkata)
- 9月9日 豪拉大桥(হোৱাৰ ব্ৰিজ, Howrah Bridge)





1990年7月12日

當天要從尼泊爾去往印度。一大早，尼泊爾幾個寺院的高僧大德及其僧俗弟子把我們送到了加德滿都機場，這是尼泊爾唯一的國際機場。臨別之前，幾位大德提議合影留念，法王滿足了所有人的要求。

我們乘坐的飛機，是尼泊爾航空公司的。機艙很小，條件不是很好，飛行中沒有提供餐飲，只發了幾塊尼泊爾餅乾。有人告訴我，尼泊爾飛機的質量較差，發生過幾次空難事件。因此，當法王坐在這樣的飛機上，我心裡有點緊張。

好在一個多小時後，這架飛機安全抵達印度的德里機場。

飛機降落時，我的心也隨之落地了。終於來到佛陀的聖地了！之前各種各樣的擔憂、顧慮，如今一掃而光了。

剛下飛機，我看到印度的藏人代表和許多在家出家信眾來隆重迎接法王。他們一一獻上潔白的哈達。當我站在法王身邊承侍時，發現印度哈達的質量特別好，與藏地的哈達不太一樣。

法王坐在機場的椅子上，直視虛空。旁邊人介紹一些事情時，法王只說了“哦哦”，此外沒有什麼反做。我們猜想：印度跟佛陀因緣深厚，會不會是法王有一些特殊境界，或是在憶念佛陀呢？

一段時間後，法王恢復了常態，開始與所有人交談，然後坐車前往下榻的賓館。

印度的天氣非常熱，我坐在空調車裡，將手伸出窗外，空氣都是發燙的。但印度人似乎習以為常，他們戴著頭盔，在烈日下騎著摩托車，非常自在，我忍不住感嘆眾生的業感太稀有。



印度沒有特別好的賓館。但法王的住處還不錯，房間裡有一個風扇。我們住的賓館與法王的住處相隔一條街，沒有風扇。大家不停地出汗，只能一直喝水。

我去印度之前，實際上在漢地也領教過所謂的酷熱，近年來我還去過非洲，但從來都沒有這麼熱。當時，我一邊擦汗一邊想：“過去很多藏地的求學者都熱死在這裡。他們所經歷的，就是這麼可怕的熱吧。”

### 1990年7月13日

當天，法王待在屋子裡，沒有出去。

我們下午去給法王送飯時，法王告訴我們，他屋裡的風扇聲變成了讚歎文殊菩薩的偈頌，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我把這個偈頌記錄下來。它翻譯成中文是：

**文殊金剛尊，真誠而祈禱，  
加持勝智慧，遍滿我相續。**

法王說：“這個文殊偈，加持肯定非常大，你們應儘量念誦。”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緣起，但感覺非常稀有，因此拼命地念。

到了晚上，法王交代我們，明天將去拜見頂果欽哲仁波切，需要提前準備一些東西。

回到住處後，我想：“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會晤，如此偉大的兩位大德要見面了。如果不留下照片，那太可惜了。”因此，我把相機電池換成新的，裝上了新膠卷，為閃光燈也充了電。

我跟隨法王出門時，一刻都不敢懈怠：當法王與大德會面時，我要馬上遞哈達；當法王唱金剛歌時，我要立即錄音；



當法王吃藥時，我要過去倒水；當些事情突然發生時，我要儘快記下來……

此外，一站行程圓滿，我還要提前考慮下一站，例如去哪裡、要見誰、他們的身份是什麼、要準備什麼……關於一些行程的安排，相關聯繫人只告訴法王不願對我們說，法王很累，我也不敢問。有時由於事先一無所知，會發生一些措手不及的情況。例如，當法王面見大德時，沒有給法王準備哈達。

為了防止這種意外，我每天都會背很多東西，至少帶一兩條哈達。法王的腿腳不方便，我需要攙扶他老人家，有時候一邊背著沈重的包一邊小心翼翼扶著法王，這個過程還是很鍛鍊人。

每晚法王入睡後，我要考慮明天去哪裡、可能會發生什麼，然後去找人打聽相關情況，或是想辦法查一些資料。當時沒有網絡，認識的人也很少，其中艱難不足為人道。但是無論如何，由於準備工作比較充分，當我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時，基本上都可以應付，法王對我也比較滿意。

那時，我身體健康，不感到疲倦。除了忙這些事以外，我有空就看巴珠仁波切的《現觀總義》，還背了一些《現觀》頌詞，每天都過得充實而快樂。

## 1990年7月14日

上午9點，法王在不丹駐印度大使館的別墅裡，見到了頂果欽哲仁波切。仁波切坐在一張大床上，上半身沒有衣服，脖子上有一大串嘎烏盒、天珠等加持物，特別醒目。我以為印度太熱了，所以仁波切赤裸上身，但是，當我後來在不丹

見到他時，他仍然沒有穿上衣，我才意識到此舉可能有甚深密意。

法王一進門，就對頂果欽哲仁波切進行頂禮。仁波切使勁勸阻道：“別頂禮！別頂禮！我的腳不好，不能站起來。”但是法王仍然磕了三個頭。

此後，兩位大德互獻哈達，法王坐在仁波切旁邊的椅子上。他們二位雖是初次見面，但就像熟悉的老朋友一樣，相談甚歡。頂果欽哲仁波切詢問法王從藏地到尼泊爾的旅途狀況，法王對此進行了詳細描述。之後，法王的妹妹從隨身的包裡拿出哈達，裡面是一些藏人供養仁波切的錢。同時，法王本人也做了一些供養。

這時，我拿出相機準備拍照。首先，我沒有打開閃光燈拍了一張，法王沒有說什麼。房間裡的光線有點暗，我認為效果可能不理想，所以打開閃光燈又拍一張，法王瞪了我一眼。但是，這張有其他人在鏡頭裡，我仍然不滿意，所以從另一個角度又拍了一張。這時，法王顯得有點不高興，出聲訓斥道：“不是讓你別拍了嗎？你在做什麼？”我收起相機，不敢造次。儘管挨了批評，但我仍然很高興。這張歷史性的照片已經被拍下來了，也算是給眾生一個交代。

頂果欽哲仁波切問法王：“我寫過一封信，勸請您為《大圓滿願文》造一個註釋。不知道您是否寫好了？”

法王恭敬地回答：“還沒有。如果我翻閱很多資料後再寫，倒是可以寫很多，但這不是很有意義。我想通過祈禱，從覺性中無勤流露出來，所以我一直在等待。到目前為止，只顯現了一個科判。此外，其他內容還沒有出來。法王一邊說，一邊把準備好的科判用哈達包著供養給仁波切。

仁波切非常高興，並再次祈請：“無論如何，請您一定要造這個註釋。”

法王點頭說：“好的，我儘量想辦法。”

仁波切問：“大寶伏藏的灌頂、傳承，您得到過沒有？”

法王說：“沒有。我年輕的時候，覺得聞思非常重要，得灌頂、傳承可以慢慢來。但後來出現了大的變動，許多高僧大德紛紛圓寂、離開，所以沒有機會求到這個。我得到的灌頂、傳承很少。”

法王還告訴仁波切：“我從小就對麥彭仁波切充滿信心。通過長期祈禱，依靠麥彭仁波切的加持，我對大圓滿有所證悟。從那時起，我一直在盡心盡力地弘法利生。”

仁波切聽完之後，合掌道：“太好了！太好了！”

仁波切又問：“您取過某某伏藏嗎？”

法王說：“還沒有。儘管我為此去過新龍，但因緣還不具足，我不得不暫時放棄。”

當時，頂果欽哲仁波切身邊有一個年輕的西方僧人，我好奇地看了一眼，也沒有特別在意。後來，我2017年去歐洲演講時，遇見了一位名叫馬修·理查德的西方僧人，他是暢銷書《僧侶與哲學家》的作者。原來，那個年輕侍者就是他。當年，他是頂果欽哲仁波切的英文翻譯，我是法王如意寶的中文翻譯；他的目光集中在法王身上，我的目光集中在仁波切身上，相互有過一面之緣。當我們28年後再次見面時，談論起兩位上師在過去相遇的場景、他們弘法利生的偉大事蹟、我們給上師做侍者的經歷……有很多共同語言。如今，我們都繼承了自己上師的傳承，盡己所能地弘法利生，

雖然已不復往日年輕，但對上師的信心並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老。

此外，據頂果欽哲仁波切的弟子回憶，當大法王離開後，他們在晚上問仁波切：“您認為晉美彭措法王是什麼樣的上師？”

仁波切說：“是一位非常不可思議、非常了不起的證悟者。”

弟子問：“他會不會造《大圓滿願文》的註釋呢？”

仁波切說：“這取決於眾生的福報。如果這部註釋造得出來，內容必定非常豐富，篇幅就像《如意寶藏論》《勝乘寶藏論》一樣多，其價值與《七寶藏》等同。但我不知道眾生有沒有這個福報。”

有一位鄔金多吉活佛也在場，他幾天後邀請法王去他的寺院，所以請頂果欽哲仁波切為法王造一個住世祈禱文。仁波切立即一揮而就並交給他。

但遺憾的是，後來法王去他的寺院時，他正好去了西方弘法，並把祈禱文交給了其他人，我們當時沒有看到。

## 1990年7月15日

法王前往下一站，昌迪加爾（Chandigarh），距新德里300多公里。我們本來打算乘飛機去，但飛機臨時出故障，不得不換成汽車，很晚才到。

途中，我們特意吃了一頓印度餐。在尼泊爾的過去半個月裡，我們一直住在宗囊寺，寺內僧人擔心法王不習慣當地食物，基本上都做藏地飯菜，因此，我們不知道印度口味是什麼樣的。



第一次吃咖哩，我似乎並不排斥這種味道，後來在印度期間，還喜歡上了用咖哩煮的食物。但是，法王的飲食習慣相對清淡，除了油和鹽，通常不吃蔥蒜、辣椒、花椒，因此他只吃了一點咖哩飯，對印度菜很少下筷。

印度人吃飯用手抓，這與藏人的飲食習慣相似。所以，印度餐館的條件再差，也有可以洗手的地方。人們飯前飯後都會洗手。吃飯時如果想喝水，沒有杯子，只有一個長嘴茶壺，將水準確地倒入口中，不會沾到嘴唇。當地人都像這樣喝水。

### 1990年7月16日

法王從昌迪加爾來到岡繞（Kangra），當地寺院的僧眾和信徒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世自在大師滿面笑容，手捧吉祥哈達和釋迦牟尼佛金像，迎接法王的光臨。

下午，法王向世自在大師授予了兩個灌頂，一個是伏藏大師列繞朗巴的“蓮師除障法”，另一個是法王在尼泊爾剛取的“項袋金剛槪”。

晚上，法王和我們隨行人員住在佛學院。這裡的氣候涼爽宜人，環境與藏地非常相似，有松樹林和山泉，遠處可以看到雪山。從酷熱難耐的尼泊爾來到這裡，就像從熱地獄到了清涼世界一樣。

### 1990年7月17日

當天，在一個特殊因緣下，法王從智慧海中流露出世自在大師的住世祈禱文。此祈禱文的加持不可思議，世界各國的佛教徒現在都在念誦。

下午，在利樂善說院的大殿裡，舉行了隆重的會供。法王如意寶和世自在大師，威嚴地坐在妙高法座上，令人見而生信。各寺院的大德、僧眾在一旁圍繞，場面壯觀而感人。大家念誦的會供儀軌，是伏藏大師列繞朗巴的《金剛橛·極密寶劍》，它在降伏魔眾、弘揚正法方面有不共的加持和緣起。

參加會供的人特別多，而且有來自許多國家的信徒。多年後，他們回想起這一幕，內心的震撼仍然無法言喻。

那天的會供品，我們後來帶回來一部分，將其製成甘露丸，直到今天還有。

### 1990年7月18日

法王與世自在大師再次見面。因為他們前世有殊勝因緣，所以每次見面時，就好似久別重逢的兄弟，喜悅之情很難形容。同時，會有許多普通人難以想像的善妙現象。

當天，法王的覺性中突然顯現出金剛橛的支分法類——“金剛橛火供儀軌”，世自在大師立即執筆記錄，字跡很漂亮，後來交給了我們。奇妙的是，這個伏藏中的吉祥文，大師早在十幾年前就能流利地背誦了。

之後，法王供養世自在大師一些伏藏品：珍藏有“蓮花空行修法”的寶篋；法王去桑耶青浦時，由伏藏護法神親自交付的空行母益西措嘉的項鍊；法王去桑耶寺時，在馬頭明王法座下取出的天眼珠寶篋。以此成就了彼此之間的殊勝緣起。

接著，他們就一些佛法問題交換了意見，對共同密乘、不共光明大圓滿的見解、修行、行為、覺受、證悟等，進行

了深入細緻的辨析，並討論了佛法未來在世界各國如何弘揚，以使更多眾生受益。

### 1990年7月19日

法王供養世自在大師一尊文殊菩薩像，這是法王從五台山那羅延窟專門為他取的伏藏。世自在大師非常高興，並供養法王黃金曼荼羅以及自己前一世的專用銀元。

法王還向大師傳授了“文殊靜修大圓滿”灌頂，以及《文殊大圓滿》的傳承與修法。

中午，兩位大德一起共進午餐，互敘前世的殊勝宿緣。世自在大師對法王殷切叮囑：“您是雪域的佛法怙主，如果將來遇到各種違緣，不應該以此止步不前。您要像傲然在風雪中的青松一樣，長久住世，廣利有情。”隨後，他供養法王一尊一尺高的長壽佛像，這是他修持五世達賴《無死長壽五本尊儀軌》（此法屬於第五世達賴喇嘛“淨法類”中的密印長壽法）時的所依佛像，並反覆祈請法王為利有情要久住世間。

### 1990年7月20日

上午，應內穹金剛妙音寺的邀請，法王去該寺為僧俗信眾傳授“項袋金剛概”灌頂。

當念誦“迎請本尊降臨”的儀軌時，金剛稱護法神突然降神在了寺內法神喇嘛（許多大寺院有專職的法神喇嘛，即護法神在示現時所附身的喇嘛）的身上。我看到他直挺挺地倒了下去，眾人給他穿上天衣、戴上天冠後，他頓時張眼立

起，形貌非常可怖，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我是第一次看到這種場面，如果不是親眼目睹，一般人很難相信。

金剛稱護法神來到法王面前，講述起他跟法王的前世一一列繞朗巴大師的因緣。這時，法王流下了眼淚，神態與平常完全不同，好像回到了前世一樣。之後，護法神授記了法王的未來事業，並說：“蓮花生大士在法界中恆時關照、加持您，您當以金剛概法降伏一切邪道魔眾。”

我們在旁邊做了錄音。法神喇嘛的口音有點難懂（有些人降神後變成另一個人的聲音，有些人則保留自己的聲音。這次降神的情況屬於後者），但基本上可以聽得明白。後來，護法神的許多授記都應驗了。

金剛稱護法神說完之後，吉祥天女等護法神也紛紛降神在不同人的身上，親口授記法王是真正蓮師的幻化身，是濁世眾生的慈悲怙主。

隨後，法王帶全寺僧眾舉行了大會供。會供儀軌是伏藏大師列繞朗巴從紅黑血湖中所取的《金剛概·精藏寶劍》。

中午，法王在房間裡休息時，自然流露出金剛概的支分法類——“護法神修法儀軌”，我當場記錄下來，現收於《法王全集》中。

下午，法王給當地信眾做了開示，並用經書給他們一一加持。

之後，法王參加了宗教界、政界、學界有關人士的座談會，出席的還有法相佛學院、尊勝佛學院的高僧大德。大家從世間、出世間兩方面，探討了當前的的重要話題。各代表對法王供養了佛像等緣起物，感謝他從藏地來到印度聖地，為



高僧大德遣除了壽障，並向僧俗信眾傳授了甚深的灌頂和密法。

### 1990年7月21日

法王和世自在大師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來討論顯密教法中的難題。

世自在大師說，他小時候主要研究因明等顯宗經論，因為老師們的影響，得到的密法灌頂並不多。後來，他依止一些學修密法的大德，接受了各種灌頂、傳承、法要之後，對寧瑪派的龍欽巴尊者、麥彭仁波切、竹千丹畢尼瑪仁波切的密法非常有信心。但是其中一些問題和自己的境界，需要得到法王的印證。因此，各個方面提出了很多問題。

當天我沒有參加。法王中午回來時說：“他老人家的智慧真是超群。沒想到他對大圓滿的見修行果如此熟悉，對榮索班智達的《入大乘論》也如數家珍……”法王講了很多內容，但是我現在不記得了。

下午，我向法王請示後，獨自一人去了書店。多年來我有個習慣：只要有時間外出，首選就是逛書店。去很多國家時都是如此。因為平時與法王在一起，我需要隨時待命，即使沒事也不敢離開。當天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我坐著三輪車逛了一圈，又去書店買了一些好書。後來，這些書都派上了用場。

那天下午是我最放鬆的一次。我很晚才回去。夜晚非常美麗，天空和山林中散發出的氣息，讓人心曠神怡。

### 1990年7月22日

世自在大師應法王以及我們隨行人員的祈請，為少數人傳授了五世達賴“淨法類”之“意修精藏總集”大灌頂。這是一個蓮師修法。

灌頂時間比較長，有驅魔、修護輪、在壇城中供養贊巴嘎花、用紅布遮蓋眼睛等許多次第。當世自在大師手持蓮師像進行灌頂時，我生起了極大的信心和喜悅。

大師說：“我之所以對大圓滿有不共信心，主要來自五世達賴的伏藏和傳記。詳細閱讀他的著作後，我才知道密宗有如此殊勝的竅訣。作為他的延續者，我也應該弘揚這些法。”之後，他談到了自己對蓮師的信心以及如何祈禱、修行的一些教言。

下午，法王在大乘法林殿裡，為法相佛學院的全體僧眾，傳授了“金剛橛·極密寶劍”“項袋金剛橛”灌頂，並念了金剛橛相關修法的傳承。

## 1990年7月23日

上午，法王去法相佛學院的大殿，對佛像舉行了開光儀式。

下午，世自在大師應法王的祈請，為“項袋金剛橛”造了一個名為《速賜加持》的傳承祈禱文，並給我們念了傳承。此法現今收錄在《法王全集》的金剛橛法類中。

晚上，法相佛學院各班的僧人們，為法王和世自在大師獻上了精彩的辯論，以此作為“善說”法供養。兩位大德年輕時都接受過藏傳佛教辯論的訓練，當他們看到熟悉的辯論場面時，顯得格外高興。

## 1990年7月24日

上午，法王來到附近的孜隆噶舉寺（Zilnon Kagye Ling Monastery），為該寺僧俗傳授“項袋金剛槩”灌頂，並做了一些佛法開示。

下午，法王向世自在大師傳講了巴珠仁波切的《大圓滿擊要三句》。隨後，兩位大德討論了密集金剛與時輪金剛、中觀自續派與中觀應成派之間的異同，並根據不同教典進行了詳細的辨析。

在那些日子裡，他們每天都沈浸在佛法中，或是互相灌頂，或是互相傳法，或是互相答辯，現場非常愉快，令人難以忘懷。對我而言，這是次珍貴的心靈朝聖之旅。

## 1990年7月25日

當天恰好是藏曆六月初四，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日。法王和我們來到世自在大師的宮殿，在一尊極有加持的古老觀音像“吉眾覺沃瓦德桑布”前，大家共發菩提大願，為利益無邊眾生念誦《普賢行願品》。

世自在大師應我們之請，念了他所造的《蓮師祈禱文》的傳承，並介紹了這個祈禱文的加持等。

此後，大師從觀音像前取下了純金的八吉祥供物，獻給法王作為特殊緣起物。此八吉祥的中央，是大大的法輪，法輪上方是海螺。大師說：“祈願您回到藏地後，常轉法輪，廣利有情。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當我去亨蘇爾時，我們能夠再次見面。

大師給了我們隨行人員每人一個釋迦牟尼佛唐卡，觀音菩薩、金剛槩的甘露丸，以及一些金剛結等加持品。現在已



經過去三十年了，那些甘露丸被吃完了，但唐卡仍然保存完好，是我經常頂禮的對境。

十天的行程即將結束。因為第二天要離開，所以我非常不捨。

## 1990年7月26日

在隆重的告別儀式中，法王和我們坐上世自在大師安排的汽車，離開康繞，前往66公里外的比爾（Bir）。

那條路很難走，但是途中的風景非常美麗。中午我們在一個景區吃飯，那裡的食物比較高檔，價格有點貴。一位僧人對法王說：“在我們印度，即使是同一種食物，在不同的餐館，價格也有很大不同。有些菜在其他地方很便宜，在這裡卻非常貴。”當時我見識不多，對世間也不了解，所以對此現象感到有些困惑。

下午，到了白玉菩提法輪寺（Palyul Chokhorling Monastery）。熱果活佛（據說熱果活佛仍健在，至今已70多歲）帶領佛學院幾百名僧眾，身披黃色袈裟，列隊迎接法王的到來。熱果活佛對法王很有信心。法王為當地僧俗傳授了灌頂，並做了如何聞思修的開示。

這個寺院的建築有點像四合院，有兩三層樓。站在樓頂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薩迦派的帝茹寺（Dirru Monastery）。

附近還有巴彭希日林（Paplung Sherabling Monastery）、才讓炯寺（Tsering Dzong Monastery）等幾座寺院，建築規劃和環境美化都很好。從遠處看著這些寺院，我不禁想到：藏地大德們來到這個他們不熟悉的地方建立道場，應該很不容易。

1990年7月27日

上午，法王去了白玉菩提法輪寺附近的一些寺院。

之後，乘車前往92公里外的蓮花湖（Rewalsar Lake）。根據《蓮花生大士傳記》記載：蓮師在薩霍國時，國王把他置於火中焚燒，蓮師將熊熊火焰變成了一個湖，自在地坐在水中的蓮花上。從此，這個湖就被稱為“蓮花湖”。

當天，隨行的車輛非常多，有些是陪法王前往的，有些是來迎接法王的。我暗暗數了一下，一共有42輛車。

到了蓮花湖後，我們先找到一個地方住下。法王突然很急切地說：“蓮花生大士來了！我要馬上去湖邊。”然後連鞋子都沒穿，就趕了過去。我們匆忙帶上了東西，把法王的鞋子也帶了過去——法王在印度穿的鞋子有點像人字拖。剛開始法王不太習慣，但是後來發現這種鞋子又涼快、又跟腳，就入鄉隨俗，在印度一直穿這種鞋。

到了湖邊，只見法王站在那裡，即興唱了一個我們從未聽過的蓮師祈禱文（此祈禱文又名《蓮師略傳》）——

誼瑪吽

祈禱大悲幻化身，無等智慧威力尊，  
持明蓮師予垂念，加持外內密違緣，  
消法界中而現前，法政無餘善妙果。  
昔日自生蓮花生，為薩霍王活燒時，  
四大害顯覺空嚴，八功德水湖中央，  
葉果嚴飾蓮花蕊，現出相好莊嚴身。  
聚此君臣信心海，湧動無法相容納，  
雙手合十之蓮花，速於首髻而頂戴。

時魔外道大象群，大力我慢身強健，  
伸出惡行之長鼻，空行獅面怒母口，  
頓時吞下三有界，以吽啪達聲動尊心，  
起現降魔大等身，神變教理利齒爪，  
享誅反方野獸餐，美名吼聲震三有。  
彼時上空諸天人，稱揚彼名獅子吼，  
現量顯示尊中尊，大地美女肩難撐，  
顫動呻吟相交織。如是無等大上師，  
千萬寂猛遊舞戲，一時展現之聖地，  
成為親見喜宴時，意童歡喜翩起舞，  
引吭唱此無偽歌，勝皈處您三界中，  
利生事業不越時，親口金剛之立誓，  
勸請速現諸驗相。尤其我等諸雪域，  
最勝依怙諸民眾，不謀而合同一心，  
日夜隨念蓮師尊，悲切深情猛呼喚，  
大愛汝豈置不理？今發大悲之威力，  
灌頂加持具信我，持教大德久住世，  
正法興盛於十方，眾生安樂行正法，  
現前一切所求果。

蓮花湖中心有一個蓮花根，據說是蓮師將火海變成湖泊後所坐的蓮花的根，形狀如一個人那麼大，漂浮在水面上的部分就像一堆蘆葦。當地人說，蓮花根通常下沉在湖底，只有在蓮師的特殊節日，它才會浮到水面。

當法王在唱蓮師祈禱文時，蓮花根奇蹟般地浮了上來，並漂到了法王的面前。法王一邊唱，一邊向它獻上哈達。之後，蓮花根又漂漂蕩蕩回到湖心。見到這一幕的人，無不嘆為稀有。



法王告訴我們，無論蓮師在哪個剎土，如果以七句祈禱文來祈禱，他都會立即降臨。因此，法王帶大家念了七句祈禱文，並以《普賢行願品》做了發願。

當天，法王顯得很高興。他看到來朝拜的人比較多，主動提議：“這個湖非常有加持，我們來拍個照吧。”因此，大家都很开心地在湖邊與法王合影。

晚上，我們住在蓮花湖附近的一家旅館裡。

### 1990年7月28日

早晨，法王從覺性中流露出一貝諾法王的住世祈禱文（現收於《法王全集》中）。後來，南卓林佛學院將此收錄在他們的《日常課頌集》中，每天念誦。

當天，法王還朝禮了蓮花湖附近幾個具加持力的山洞。蓮師曾在那兒修行過，山洞裡還有空行母曼達拉娃的手印等聖蹟。

朝拜完之後，我們驅車 180 多公里從蓮花湖到昌迪加爾 (Chandigarh)，並在那裡過夜。

### 1990年7月29日

當天，從昌迪加爾乘車前往新德里 (New Delhi)，全程 300 多公里。這條路坑坑窪窪，非常顛簸。幾乎坐了一天的車，法王和我們都很累。晚上住在新德里。

有時我看到法王為了佛教和眾生，不顧年邁四處奔波，心裡很感動。尤其是，每當看到法王通過傳法利益了那麼多眾生，甚至他一句玩笑、一個表情也會使某些人心開意解，改變了一生的命運，我禁不住生起無比的信心。這種信心不

是暫時的熱情。多年來，無論他老人家如何示現，我都從未產生過絲毫分別念或邪見。

### 1990年7月30日

從新德里出發，飛行了兩個多小時，到達了印度南部城市邁索爾（Mysore）。

邁索爾的機場很小，飛機也很小，而且航班不是天天都有。但幸運的是，當天正好有一班飛機。

印度航空的乘務員大多是年輕人，不像西方有些國家，空姐基本上是中年人。飛機上提供了甜點、米飯、麵包、蔬菜等，法王只吃了一點米飯，並沾著黃油吃了幾塊麵包。我發現法王喜歡吃麵包，就嘗試跟空姐多要了兩三塊。至於飛機上的飲料，除了咖啡外，法王一般都可以接受。

晚上住在邁索爾。它是古印度邁索爾王國的首都，擁有眾多的文化遺址和廟宇。法王安頓下來後，我們幾個隨行人員在這座城市中逛了一下。

### 1990年7月31日

我們一大早從邁索爾出發，坐車100多公里到了拜拉庫比（Bylakuppe）。該鎮是印度南部最大的藏族聚居區，附近有近10000名藏人，其中有3000多名僧人。

貝諾法王的南卓林佛學院（Namdroling Monastery）就位於這裡。貝諾法王是寧瑪派第三任掌教法王，他這所佛學院始建於1960年代，是寧瑪派規模最大的寺院之一。法王這次來印度，最主要就是受貝諾法王邀請，到南卓林佛學院傳法。

當法王到達這裡時，以貝諾法王為首的寧瑪、格魯、薩迦等各派大德以及數千名僧眾，披著紅黃法衣，非常隆重地列隊迎接。然後，按照藏傳佛教的傳統，僧眾們擎著法幢、吹奏法器將法王迎請到經堂最高的法座上，供養了三寶所依和曼茶羅。法王一一接受之後，享用了獻新的食物，然後念了一些經文，就下座休息了。

法王被安排在二樓的貴賓室，我們陪同人員住在一樓的高級僧舍，屋裡都有風扇。接下來三個月時間，我們會一直住在這裡。

為了照顧法王的飲食，貝諾法王給我們安排了專人做飯。當時，佛學院的條件不是很好，寺院裡上千名僧眾的生活，全靠貝諾法王一個人維持，而不像藏地僧人有家庭支持。印度的經濟狀況也不太好，所以僧眾吃不到什麼有營養的食物，只是每天早上喝一杯甜茶、吃幾塊印度奶酪，中午吃一個簡單的菜，晚上喝一點稀飯。

我們的飯菜要比他們好，但也沒有好多少。當我們在藏地時，覺得印度就像天堂，但到了以後發現，這裡實在太熱了，從藏地帶來的糌粑、酥油，很快就壞了。再加上印度食物的口味很重，法王一下子難以適應，所以每天的飯量很少。

為法王做飯的喇嘛，雖然會做藏地的麵塊，但法王吃的並不多。我們擔心法王的身體，有時會偷偷出去買一些印度粉絲，用它當餡來做包子，法王比較喜歡吃。因此，現在每當我看到粉絲餡的包子時，就會不禁想起當年的情景。

佛學院附近有一位來自色達的藏族人，他家裡養了牛，每天都會拿新鮮的酥油和酸奶來供養法王。貝諾法王的上師宮那邊也有奶牛，經常提供酥油、奶渣、糌粑。但是印度的牛不是犛牛，酥油的味道不太一樣；印度的糌粑也不同于藏



地，口感有點像麵粉；酸奶因為天氣太熱，沒有冰箱，第二天都壞了。因此，法王仍然吃得不好，再加上當時的出行安排比較多，常常要四處傳法，所以一段時間下來，法王瘦了很多。

## 1990年8月1日

在眾人的祈請下，法王為貝諾法王以及南卓林寺、南卓林佛學院的數千名僧眾，傳授了“四臂文殊”大灌頂。這個灌頂的念誦儀軌、灌頂儀軌，是由麥彭仁波切所造。佛法再弘時期，法王在心寶山灌的第一個頂，也是“四臂文殊”。

對於法王而言，常規灌頂的儀軌，可以自己背誦。但大型灌頂的儀軌，前後次第更為複雜，而法王看不清文字，需要我幫忙提前錄音。

我以前雖曾得過“四臂文殊”灌頂，但當時只是跟著大家一起念，不記得儀軌的前後順序。事到臨頭，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問法王。問清楚每個環節的細節之後，才回去把它錄好。

法王在灌頂後，對所有人說：“修四臂文殊的加持非常大。從喇榮五明佛學院成立到現在，每月的初十，僧眾都會以會供方式修四臂文殊，從未間斷過。因此，我希望不管是南卓林寺、南卓林佛學院還是你們個人，將來能夠多修此法。”（1987年法王帶僧眾去五台山朝聖時，德巴堪布在上善財洞的大殿，親手造過一尊四臂文殊像，至今仍供奉在那裡）

## 1990年8月2日

法王以前從未見過海，所以這次想看看海。我們選擇去門格洛爾（Mangaluru），這是離南卓林最近的沿海城市，瀕臨印度洋，驅車 170 多公里。當天與我們同行的，有三輛車。

到了海邊時，法王看上去非常高興。念了幾遍大自在祈禱文後，他提著僧裙，光著腳走進海裡。法王說：“《毗奈耶經》中講，海水很鹹，不能直接喝。所以我今天要嚐一下。”然後，他將海水捧在手中，然後放入嘴裡。旁邊的一些人見後，急忙提醒不能吞下去。

我也是這輩子第一次看到大海。在海邊，我念了經、拍了照，感覺很舒服。但是，印度的海水不是那麼藍。後來，當我去新加坡、加拿大、美國時，發現那裡的海水澄清透明，就像一塊藍色的大水晶。不過，那些海再美麗，也沒有這次看海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也許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也許是因為跟法王在一起。後來，每當我看到大海時，總會想起當年的情景。

海灘上有一些漁民，看到我們穿著紅色僧衣，好奇地走了過來。他們邊走邊吃魚。我們本來非常開心，看到這一幕後，心情不是很好了。法王說：“住在海邊的漁民真的很可憐。除了吃魚，沒有其他食物。他們一生中不知道要殺多少生。以後業力成熟時，任何人也無力阻擋。”

之後，我們回到了南卓林佛學院。

當天，有人供養法王一隻小狗。在藏地時，法王就喜歡狗。當他去五台山時，還帶了很多狗。中途坐飛機時，狗只能用航空箱辦理托運，法王還擔心狗受傷，整晚都睡不好。

這次出國，法王沒有帶狗。有人知道法王喜歡，就特意供養了一隻。這隻小狗身材嬌小、不會長大，非常聰明，很認主人，聽話，愛衛生。法王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布廓”，意思是悟空。因為《西遊記》中唐僧去印度取經時，悟空扮演了成辦順緣的角色，法王說，這隻小狗也有護法的緣起。

後來在印度，法王去哪裡都帶著布廓，天氣再熱也把它放在懷裡，因此，布廓在許多重要場合都露面了。我們陪同人員對它都有清淨心，但是素不相識的人，尤其是其他教派的一些大德，看到這麼偉大的上師還帶著一隻小狗，有時態度上不太理解。

布廓每晚與法王同睡，除了法王，不讓任何人抱。它通常乖巧聽話，不會到處撒尿。但是曾經有一次，法王去格魯派的寺院傳法時，有一位格西很討厭布廓，滿臉嫌棄的樣子，沒想到布廓故意跑到他身邊，向他撒了一泡尿。我們都被這個驚人的舉動嚇到了，從此再也不敢小瞧布廓。

關於法王身邊的狗，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例如，有一隻叫內悟類的大狗，每當法王傳法時，它都登上法座，趴在法王身邊，從不到處亂跑。法王傳完法後，它才抬起頭來，慢慢走下法座回去。

有些人可能不相信，但這正是我親眼所見。我一直覺得這些狗應該是法王的特殊所化眾生。

### 1990年8月3日

應下密院寺（Gyudmed Monastery）的邀請，再加上世自在大師也要去那裡灌頂，法王從南卓林佛學院出發，乘車前往44公里外的亨蘇爾（Hunsur）。



下密院寺是一所密宗佛學院。它建於 1982 年，是當地格魯派專修密宗的道場。歷史上，宗喀巴大師為了弘揚密法，要求建立與顯宗不同的修學系統，並分別設立了上密院和下密院。1433 年，他的大弟子希繞僧格在藏地建立了第一所密宗佛學院。後來，格魯派延續了這一傳統，並保留至今。

下密院寺規模不大，只有四五百人。法王到來後，格西們為我們安排了最好的住處。房屋周圍的花朵芬芳，綠樹如蔭，環境非常清幽。

當天，世自在大師也到了，並住在這個寺院中。

### 1990 年 8 月 4 日

來自日本的佛教徒祈請世自在大師，為他們傳授巴穆派觀音菩薩法門的灌頂。此灌頂儀軌是第七世達賴喇嘛所造。

這個灌頂不向公眾開放，但是法王和我們被特別開許，可以加入灌頂行列中。

灌頂分為兩天。第一天是預備灌頂，第二天是正行灌頂。

### 1990 年 8 月 5 日

上午，法王向世自在大師傳授了“長壽佛灌頂·甘露妙瓶”，這是列繞朗巴大師的伏藏。

灌頂結束後，法王供養大師一顆長壽丸，這是蓮師獲得長壽持明時所制，外面有伏藏大師列繞朗巴的密印。大師看到後很高興，對身邊的侍者說：“把我的嘎烏盒拿來，我也要給他一些寶貝。

侍者拿來了一個非常大的嘎烏盒。世自在大師打開它之後，送給法王一些加持物：

蓮花生大士、法王赤松德贊、空行母益西措嘉三人製作的長壽丸；

法王松贊干布所寫的聖旨布片；

空行母益西措嘉所寫的《八大法行·善逝集》法本碎片；

釀繞伏藏大師的伏藏品；

格日秋旺的伏藏——《八大法行·秘密圓滿》法本的黃紙碎片；

五世達賴的經師德達朗巴的伏藏品——蓮師法帽碎片；

仲敦巴尊者的骨灰舍利；

被月稱論師翻閱過、後由日稱譯師譯成藏文的《密集金剛》法本的碎片；

米拉日巴尊者禪修帶的穗子鬚；……

有些加持物，我們陪同人員也分到了一點。

法王所得到的這些寶貝，我一個個地做了文字標記，回來後放在法王的大嘎烏盒裡，平時一直幫忙背著它。

下午，世自在大師傳授了觀音菩薩法門的正行灌頂。

灌頂完成後，我感到非常高興，並發願自己也能像觀音菩薩那樣真正具有慈悲心，將來，通過弘揚觀音法門利益有情。

這次灌頂的法本，後來被我帶回了佛學院。遺憾的是，法王一直沒有給其他人灌過這個頂。

## 1990年8月6日

下密院寺建造了一個新經堂。當天，是該經堂的開光典禮。

上午，寺內僧眾念誦了簡短的開光儀軌，我們沒有參加。之後，在舉行正式的開光大典時，世自在大師和法王都出席了。

典禮在經堂的門前舉行。大殿台階上方是印度官員、各派大德等嘉賓，寺院僧眾和各地信眾坐在下方。當天人山人海，場面宏大，當地媒體報導說，有兩萬多人。邁索爾及周邊的佛教徒幾乎都來了。

世自在大師發表了很長的講話，特別提到了法王，說他從藏地遠道而來，所以這次的因緣非常殊勝。在接下來的發言中，法王沒有說太多。具體內容我現在忘了，但印像中講得非常精彩。只不過當地大多數人說拉薩藏語，法王講的是安多藏語，我擔心有些人聽不懂。

## 1990年8月7日

從這一天開始，世自在大師向大眾傳授“密集金剛”灌頂。

首先，是做預備灌頂，包括前行灌頂等。參加灌頂的人主要是印度色拉寺、哲蚌寺、上密院寺、下密院寺的2000多名僧人，此外還有很多在家信眾。

在進入灌頂壇城之前，大師再次當眾提到了法王。他以讚歎的語氣介紹道：“這是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經師——伏藏大師列繞朗巴的化身。他以出家比丘的身份，多年來，不顧身體和生命在弘法利生。我特地邀請他今天來這裡，你們可以見到他，應該說有很殊勝的福報。”

在灌頂的過程中，當大師發放灌頂加持物時，也是第一個給法王，其次是甘丹池巴、貝諾法王，以及其他的堪布活佛、高僧大德。

當時，法王在佛教界並不像現在這樣出名，因此，世自在大師在不同場合作了特別介紹。本來，按照藏傳佛教的傳統，各教派通常只接受自己傳承的修法，法王則接受了格魯派最主要的密宗修法“密集金剛”，這也是歷史性的超越。儘管貢智云丹嘉措、蔣揚秋吉羅珠等前輩大德主張各教派圓融時，他們也會接受其他教派的修法，但完全接受對方的灌頂、修法和傳承，這在歷史上仍然比較罕見。

當時，有些人不太接受這一點，一開始持有不同的意見。直至他們看到高大威嚴的法王，並感受到了他的超群辯才和無礙智慧，不由自主地生起信心，態度發生了180度轉變。

我本人一直想獲得“密集金剛”的灌頂，因為密續經常提到“父續密集金剛、母續勝樂金剛”，我也讀過麥彭仁波切的《密集金剛·五次第註解》，和月稱論師，宗喀巴大師關於密集金剛的著述。所以，得到這個灌頂，我感到非常激動。如果未來因緣成熟，我很想翻譯並弘揚密集金剛法門。

## 1990年8月8日—8月9日

世自在大師傳授了“密集金剛”的正行灌頂。

在灌頂最重要的環節——“金剛阿闍黎灌頂”時，大師親自走下法座，來到高僧大德的行列中，把灌頂加持品唯一交付予法王如意寶，其他人的加持品則是傳下來的。不知道這是什麼緣起。



灌頂圓滿之後，大師又應當地僧眾的祈請，增加了“白度母·賜壽如意輪”的長壽灌頂，並口傳了觀音心咒、蓮師心咒、度母心咒等咒語。

下午，法王與貝諾法王一同前往世自在大師居住的寢宮。此前，我們問過大師法王是否有壽障，他通過觀察，說法王的壽命暫時沒有障礙，如果弟子們能不斷聞思修行，這對法王來說是最好的延壽佛事。他還提前將這些內容詳細地寫在紙上，並交給了我們。

之後，他們三位大德進行了一些輕鬆的對話，並談了很長時間。

世自在大師對法王說：“這次，密集金剛和觀音法門的灌頂非常圓滿，我這邊出現了一些瑞相。在觀音法門預備灌頂的那天晚上，我還做了個夢，夢見一個自稱是您派來的形貌可怖的黑人，給了我一個包裹。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迅速打開了，裡面是一顆怨魔的頭顱。我想這應該是項袋金剛槩的降魔威力，與金剛稱護法神的授記完全一致。因此，無論是這次密法灌頂，還是您傳授項袋金剛槩，都應該能對眾生有不共的加持。”

大師繼續道：“我跟金剛槩法門也有不共的因緣。之前我沒有得過列繞朗巴大師‘金剛槩·極密寶劍’灌頂的時候，有一個晚上，在夢境與覺受相融的境界中，有人帶來一個用布包著的包裹，我打開後，裡面有個獅子頭，頭上有一段用金字寫的偈頌。第二天早上醒來，我還可以背誦它。直到今天都沒有忘記。”當時，大師隨口念了這個偈頌。我真的很想寫下來，但是他念得太快了，我沒有時間寫，也不敢問。畢竟，在這樣的場合中，我一個小僧人這樣做會有些冒昧。

只記得這個偈頌與金剛槩有關。此後不久，大師在頂果欽哲仁波切面前，獲得了伏藏大師列繞朗巴“金剛槩”的灌頂和傳承。從那時起，他的寺院每月定期念誦金剛槩儀軌，並經常舉行與此有關的會供。

另外，大師還談到了一些超勝境界，但不方便立成文字。薩瑪雅！

當法王離開時，大師顯得有些傷感。他對法王說：“我跟您有前世的因緣，就像親兄弟一樣。面對分離，我很不情願，但沒有辦法。明天我將去其他國家傳法，不久後您也會回到雪域高原，希望我們將來能再次見面，共享顯密如海法要。”

兩位大德離別的场景令人難忘。當他們在一起時，從來不會考慮個人的名利和得失，交流的內容都與眾生的利益有關；當他們離別時，也是各自去利益不同的眾生。“眾生”永遠是他們生命的根本。無論做什麼、說什麼，他們都把利生作為最終目標，許多方面與普通人完全不同。也許這就是他們前世的願力吧。這些大菩薩的言行，像我這樣的人很難用言語形容，即使可以表達，在這個複雜的世界中，其他人可能也不會理解。

當天，大師送了法王一件黃色法衣，這是他穿過很多年的，並給了三萬盧比作為法王朝聖的路費，一萬盧比作為弘法利生佛事之用。

大師還向我們交代：法王去印度、不丹等聖地時，如果從智慧中流露出對佛法、眾生乃至對他個人有利的教言，請儘快立成文字轉交給他。

那次見面，我的內心充滿了喜悅、激動、傷感，許多複雜的心態交織在一起。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大師。有時候想起來，自己還是很有福報，曾見過這位了不起的大德。

### 1990年8月10日

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是格魯派的三大寺。當天，幾位格西和堪布代表印度的哲蚌寺、甘丹寺，專程來邀請法王前去傳法。

從緣起上，法王對此非常感興趣，這次他來到印度，也安排時間去格魯派的色拉寺傳法。但我們了解到，哲蚌寺、甘丹寺位於距離亨蘇爾 400 多公里的穆恩德戈德，法王早已跟南卓林定好回去傳法的時間，來來回回可能趕不及，所以可能沒辦法去。他們也感到特別遺憾。

### 1990年8月11日

離開藏地後，法王就忙於傳法、灌頂、朝聖、趕路，特別疲憊。因此，當天沒有任何安排，法王好好休息了一下。

### 1990年8月12日

班加羅爾（Bangalore）擁有舉世聞名的拉魯巴赫公園（Lalbagh Garden），當地人稱其為“紅色花園”。許多人總是向法王講述這個花園有多好，所以，我們乘車 200 多公里去了那裡。

紅色花園建於 1760 年，佔地 240 英畝，其面積之大，我們轉了一天也沒有轉完。

那裡到處是花，五顏六色，香氣撲鼻，蝴蝶和蜜蜂在花間飛舞，高大的樹木直衝雲霄，有些甚至有數百年的歷史，這讓沒見過世面的我大開眼界。據說這個花園有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是世界上最大的熱帶花卉基地。同時，這裡也是年輕人談情說愛的地方，是植物學家和學生研究生態植物的自然課堂。

當天的天氣，一會兒陽光明媚，一會兒下著小雨。法王的興致非常不錯，在欣賞各種顏色的花朵時，一直念誦經文將此美景供養三寶。他累了的話，就休息會兒，然後繼續走。

法王看到我拿著相機，主動提出在不同的地方拍照。但我的相機質量一般，效果不是很好。多虧司機和另一個小伙子帶了更好的相機，留下了很多珍貴照片。

當天，我穿著兩層嘎讓，還有一個很厚的披單，熱得大汗淋漓。但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這麼多花，還是非常開心。

晚上住在班加羅爾。

## 1990年8月13日

當地人告訴法王，瑪拉雅山的檀香林距離班加羅爾不遠，出產的檀香非常有名。由於佛典中經常提到瑪拉雅山的檀香林，例如智悲光尊者在《功德藏》中說：“如瑪拉雅樹林中，漂落普通一節木，枝葉滋潤出妙香，依止上師隨行彼。”再加上藏族非常重視檀木念珠，老人幾乎都有一條紅檀念珠。因此，當大法王特意去了賣檀香的商業街。

那條街有很多商店，主要出售檀木雕刻的印度神像和工藝品，佛像很少。逛了一會兒，我們發現藏族使用的念珠不是真正的檀木，它沒有印度檀木的特殊香氣。因此，法王買



了一些白檀念珠，並買了兩三個沈香木小茶几，但由於價格高，沒有買很多。

法王還請了釋迦牟尼佛、妙音天女的白檀雕像。尤其是妙音天女像，請得比較多，回到佛學院後送給好幾個堪布，他們至今仍珍藏著。

此外，法王還請了一尊象鼻天的白檀雕像。法王說象鼻天是印度的財神，但在佛教中，他是護法神。他本來是婆羅門教的兇猛惡神，帶領九千八百名大鬼軍，後來皈依了佛教並護持三寶。供奉他的話，有利於成辦善事、滅除災禍。後來由於因緣巧合，這尊雕像流轉到我的手中。

法王想購買一塊白檀原木，帶回藏地請人雕刻佛像。但是，印度政府嚴格控制檀木，不但砍伐檀香樹是違法行為，而且禁止將檀木帶出國外。因此，我們即使買到了，也無法將其帶走，最後只好放棄。

### 1990年8月14日

法王到了印度後，許多人一直在說服他做全面體檢。當天，法王就在班加羅爾的一家醫院進行了體檢。

檢查結果出來後，醫生說法王身體沒有大問題。聽完後我很高興。但具體檢查了哪些項目，沒有什麼印象了。

### 1990年8月15日～8月16日

乘車從班加羅爾回到南卓林佛學院（Namdroling Monastery）。

### 1990年8月17日

法王準備開始對貝諾法王和南卓林數千名僧眾進行傳法。

南卓林實際上分為佛學院和寺院兩部分，他們通常彼此分開，由貝諾法王統一管理。然而，法王在那裡傳法時，佛學院和寺院的僧眾都參加了。

在傳法之前，法王應他們的祈請，傳授了伏藏大師列繞朗巴“緣起除障法”的大灌頂（此灌頂分為略、中、大三種，這是其中的大灌頂）。這個灌頂對佛法興盛和個人修行具有特殊加持和不共緣起。因為儀軌比較複雜，我提前給法王錄了音。

之後，法王又傳授了“金剛槩”灌頂。在灌頂時，法王從覺性中流露出“項袋金剛槩降伏法·天鐵之箭”其完整儀軌，現收錄在《法王全集》中。儀軌最後的結文部分（所有儀軌最後的結文部分，都是法王當場所述，並非記錄者隨意添加），記錄了當時的情景：

“應世自在大師、金剛稱護法神再三勸請，鐵馬年六月二十七日，我阿旺羅珠宗美在前譯極密勝乘南卓林講修增盛佛學院大殿內的妙高獅子座上，於金剛童子壇城中，將自身觀為金剛槩本尊並念誦其咒語時，從覺性界中無勤流露，南珠堪布立成文字。願一切逆緣徹底遣除，善妙之光恆時熾燃！”

灌頂後，法王還為他們廣講了大幻化網的五條根本誓言——恭敬上師、不捨無上、不間斷密咒和手印、慈愍已入正道者、對非法器保守秘密。

1990年8月18日

清晨，法王從覺性中流露出“項袋金剛概支分酬補懺悔法·普賢雲供”。該儀軌最後的結文部分是：

“十七勝生周鐵馬年六月二十八日，當早晨的太陽升起時，於前譯勝乘南卓林的自室內，頓然從覺性中流露，持藏堪布索達吉立成文字。願增吉祥！”

中午，法王的覺性中又流露出“金剛概儀軌支分補充法·珍寶鑲嵌”。結文部分是這樣寫的：

“鐵馬年六月二十八日，班瑪旺青傑比多吉（法王的另一個名字，意即蓮花大自在歡喜金剛）從覺性中流露。此法包括供養頌、讚歎頌、求取悉地頌、迴向頌、吉祥頌，但其文字從後往前倒序呈現（當時呈現的順序依次是：吉祥頌、迴向頌、求取悉地頌、讚歎頌、供養頌），似具稀有緣起之要。願增吉祥，善哉！”

這個儀軌也是我記錄的。對於偈頌的倒序呈現，我問法王是什麼原因，法王說不是特別清楚，讓我們觀察。但到目前為止，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緣起。

後來，當它被立成文字時，法王開許按照正常順序記錄。現收錄在《法王全集》中。

當天，法王開始正式為南卓林的僧眾傳法。

## 1990年8月18日—9月5日

法王傳講的第一部法，是麥彭仁波切的《七句祈禱文釋·白蓮花》。每天講一節課，從下午2點開始，至少2個小時。我提前會給法王錄好當天所講的內容。

當時，我對聞思有強烈的意樂，除了聽法王講課外，還經常去僧眾辯論和上課的地方，與他們一起探討法義。

南卓林的僧眾每天下午都在辯論。他們的心態非常開放，可以接受各個教派的觀點並經常引用它們。那時候我們喇榮還沒有辯論，通過這種方式，我學到了很多不同的法義，並進一步了解了每個教派的要點。

當時他們用的是衛藏語，只有我講安多語，因此，對於我這個藏地來的小僧人，他們最初並不放在眼裡。但年紀輕輕的我，記憶力、接受力都比較不錯，經過幾次辯論，我很快就能融入他們的語言，經常拋出問題，並提出自己的獨特見解。他們逐漸開始對我刮目相看，態度變得越來越友好。通過辯論，我與一些堪布和活佛成為好朋友，直到現在仍保持聯繫，偶然還會交流法義。而且到目前為止，我仍然聽得懂衛藏語。

除了白天研討外，每天晚上，法王休息之後，我還會去找南卓林的堪布們求一些傳承、聽一些法。當時，我求到了明朗大師《大幻化網註釋》的傳承，並聽受了對巴珠仁波切《現觀總義》的廣講——雖然我在1986年聽法王講過，但一直想知道不同佛學院對五論的不同解釋。因此，即使白天事情再多，晚上也儘量抽時間去聽。有時候我特別困，但還是想辦法堅持。可惜後來時間不夠，沒有聽圓滿。

總的來說，在南卓林的學習對我幫助很大。

## 1990年9月6日

在傳法期間，法王突然收到了不丹國王的邀請。

當時，不丹面臨外敵入侵的嚴重威脅。伏藏大師龍聲金剛在伏藏品中授記：“未來在羊年和馬年交界之際，本國會遭受危害，若能從藏地迎請一位文殊菩薩化身的聖者、大伏



藏師前來，依靠他的威力可以化解所有災難。”不丹國王跟國師頂果欽哲仁波切商議後，得知法王是文殊菩薩的化身，所以特意寫了一封信迎請法王。

不丹這一站，並不是原定的行程。然而，為了使不丹眾生受益，法王在與貝諾法王討論後，決定減少南卓林的課程，抽出時間去不丹。

南卓林附近也有機場，但飛往不丹的航班，只能去新德里或加爾各答乘坐。觀察之後，法王決定去加爾各答。

我聽說要去不丹後，特別興奮。儘管南卓林的僧眾覺得很難請到法王，希望他能留下多傳一些法，但對我來說，似乎在法王面前聽課，隨時都有機會，而去不丹的話，聽說這個國家全民信仰大乘佛教，語言和習俗與我們藏族人非常相似，而且還保留了國王的存在……這一切都讓我好奇，特別想去看看。

那時，不丹沒有與許多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是由於我們受到王室的邀請，簽證很快就批下來了。

## 1990年9月7日

從南卓林出發，驅車 238 公里到達班加羅爾 (Bengaluru)。晚上住那裡。

## 1990年9月8日

下午 6 點，登上前往加爾各答 (Kolkata) 的飛機，航程 1500 多公里。

在我的記憶中，當飛機飛入半空中時，太陽即將落山，晚霞非常美麗，一道金光貫穿天空。法王習慣性地看著窗外，

一邊看一邊唸著什麼，偶爾看到雲海的美景，也會對身邊的人說“很好看”“很美啊”。

每次法王坐飛機，都會讓人翻譯乘機注意事項，以了解不同國家的說法是否相同。有時他會開玩笑說：“如果真在空中出現危險，懂這些也不一定能活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心理安慰。”但是他仍然會遵循建議並繫緊安全帶。

法王很少在飛機上睡覺，最多只是閉一下眼。當遇到氣流顛簸時，我們會感到緊張，經常盯著法王，但是法王的表情很自然，沒有任何情緒波動。

當飛機下降時，法王會把他面前的東西收拾好。如果有些麵包還沒吃完，就讓我們放進袋子裡帶回去。

在印度，機場沒有條件安排輪椅。幸好法王當時身體不錯，不需要它。後來，當我們去美國、新加坡時，由於在機場要走很長一段路，接待方會安排輪椅，法王也會同意坐。

我特別喜歡在機場為法王推輪椅。每當法王坐下後，我都會立即展開腳蹬，等法王把雙腳放好了，我就繞到法王身後去推。推動輪椅時，也不需要太大力氣，感覺就像在給法王開車一樣，非常開心。有時候不小心推得太快了，法王還會提醒我等等後面的人。

如今，我有時在機場看到有人坐輪椅，經常會想起法王坐在輪椅上的樣子，想起我推著法王到處走的樣子...

## 1990年9月9日

在加爾各答可以看到恒河。佛經中經常提到恒河，印度的許多高僧也說它是一種智慧水，飲用可以增長智慧。因此，

法王說無論如何，這次都必須看一下恒河。所以我們在加爾各答待了一天。

加爾各答在藏族人口中被稱為“嘎拉嘎達”，是印度僅次於孟買和新德里的第三大城市。在殖民時期，從1772年到1911年的140年間，加爾各答是英屬印度的首都，因此它也是現代印度教育、科技、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並且仍然保留了大量維多利亞式建築。這座城市在歷史上非常輝煌，但當地人說，自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其經濟狀況一直不太樂觀，所以當我們去的時候，整個城市看上去頗為蕭條。

我們坐車去了恒河的岸邊，看到許多人在河裡沐浴，他們想以此淨除罪業。法王感慨地說：“罪業不是用水洗淨的。根據佛教，只有懺悔才能徹底清淨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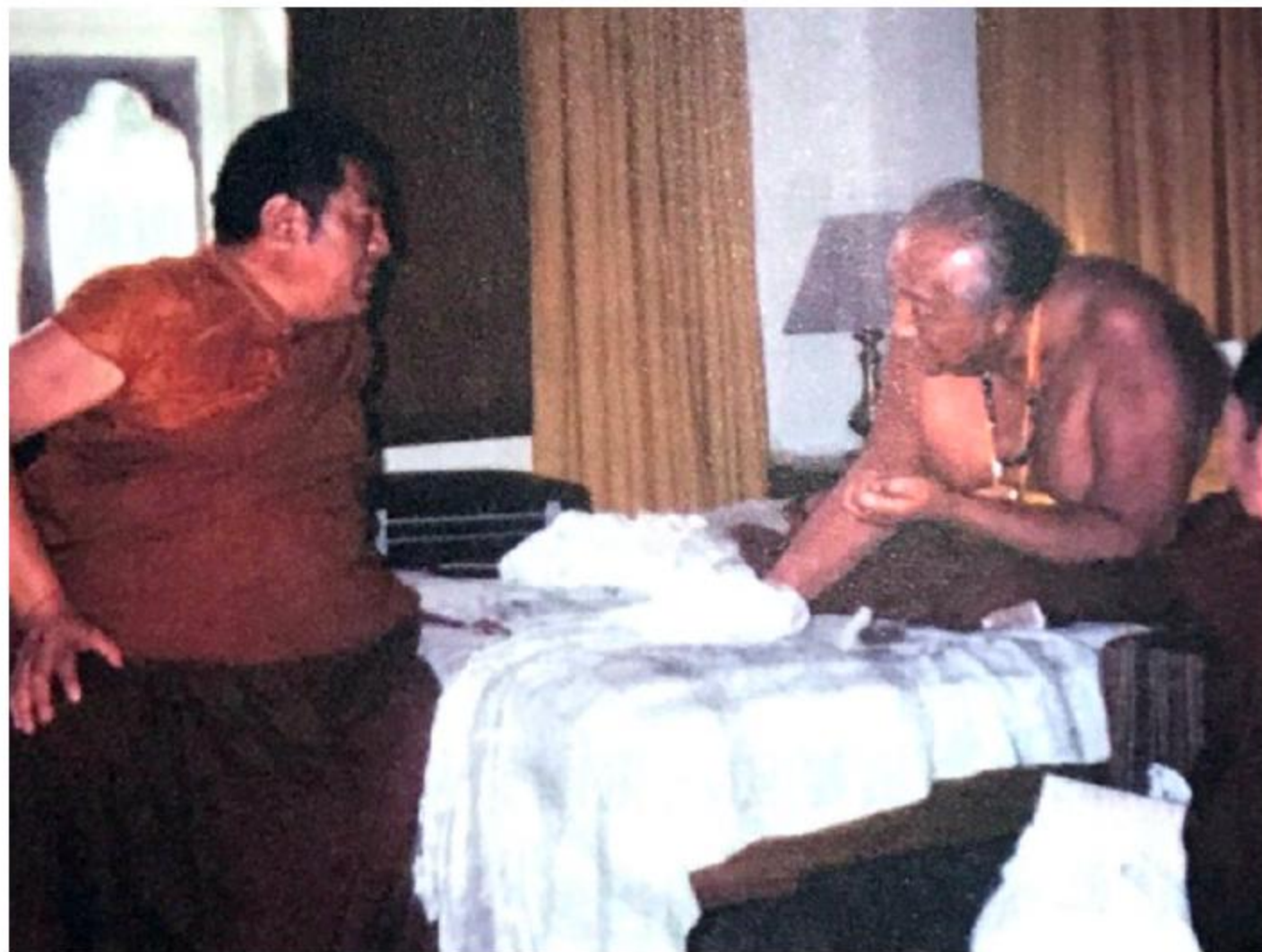
我是第一次看到恒河，那種感覺不知道該如何表達。恒河雖然沒有想像中那麼清澈，但它的河面很寬闊，沙子又細又密，難怪佛經中經常用“恒河沙數”來形容數量之多。我站在岸上，回想過去的佛陀時代，心中不斷浮現與恒河有關的教言……

恒河附近有一些專門出售右旋海螺的商店。那個時代不同於今天，這種海螺非常罕見。我們買了一些白色海螺，然後帶回了佛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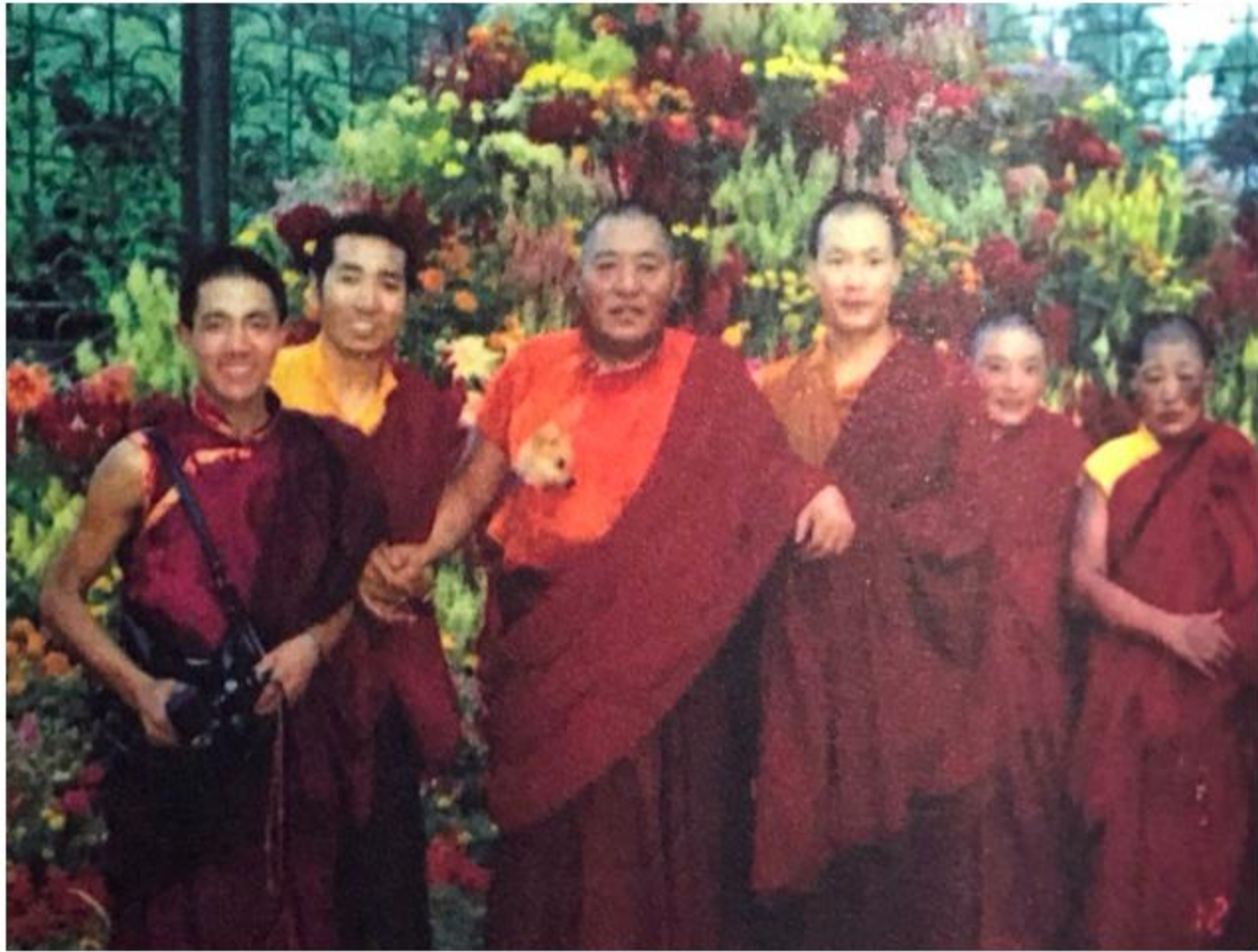
下午，法王參觀了橫跨恒河的豪拉大橋（Howrah Bridge）。它建於1936年，全長705米，是世界上第三長的懸臂橋，也是加爾各答的地標。

儘管法王是一位傳統的藏族僧人，喜歡朝拜佛教聖地，但不同之處在於，即使是與佛教無關的建築，他也有興趣了解。無論去哪裡，他都會詢問當地的歷史、宗教、文化、習

俗，並了解不同眾生的苦樂。跟上師在一起，我每天都學到很多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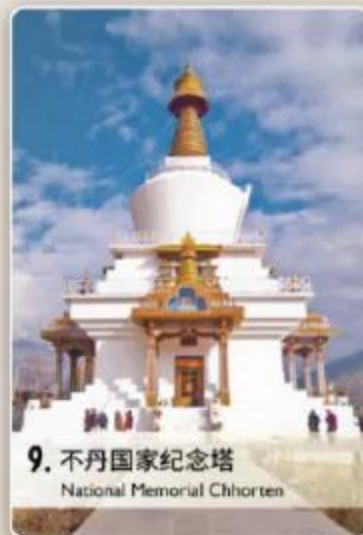




## 第三站 不丹 (09/10/1990-09/23/1990)

# 不丹 BHUTAN

འབྲུག་ཡུལ་



9. 不丹国家纪念塔  
National Memorial Chhorten

### 法王第三站行程

9月10日 祈楚寺(ལྷིད་ཚུལ་ལྷ་ཁང་།,  
Kyichu Lhakhang)

欧拉唐宾馆(ཨོལ་ཐང་།)

9月12日 虎穴(ཐུ་ཤོ་ལྷག་ཚང་།,  
Taktshang)

9月14日 欧拉唐宾馆(ཨོལ་ཐང་།)



2. 虎穴 | Taktshang

1. 祈楚寺 | Kyichu Lhakhang



9月15日 冉唐嘎(རམ་ཐང་ག།) 根噶秋林宾馆(རྒྱན་དགའ་ཚོས་སྤི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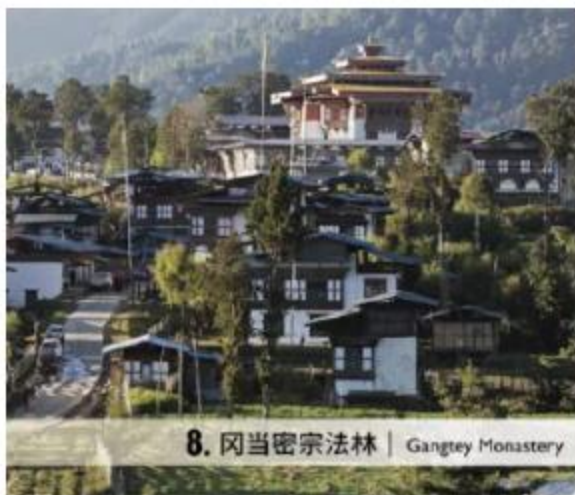
9月17日 旅行客栈(ཡུལ་སྐོར་མགྲོན་ཁང་།, Tourism Council  
Guest House)

9月18日 齐姆龙 旺地秋林(དབང་འབྲུག་ཚོས་སྤིང།, Wangdicholing)

9月19日 古杰寺(རྒྱ་རྗེས་དགོན།, Kurjey Lhakhang)

谈心寺(གཏམ་ཞིང།, Tamshing Goemba)

门巴措(མེ་འབར་མཚོ།, Membartsho)



8. 冈当密宗法林 | Gangtey Monastery

9月20日 贾贝寺( ཇམབལ་ལྷ་ཁང།, Jambay Lhakhang)

冈当密宗法林( གང་རྗེ་དགན་རྒྱལ་ཚོས་གྲིང།

Gangtey Monastery )

9月21日 根噶秋林( ཀུད་གཤམ་ཚོས་གྲིང། )

9月22日至23日 不丹国家纪念塔

(National Memorial Chhort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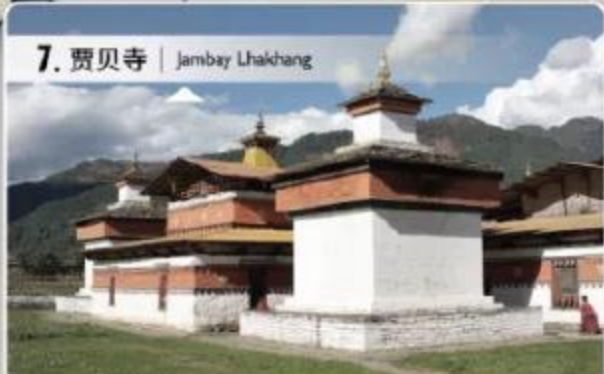
5-1. 古杰寺 | Kurje Lhakhang



5-2. 谈心寺 | Tamshing Goemba



6. 门巴措 | Membartsho



7. 贾贝寺 | Jambay Lhakhang







1990年9月10日

從加爾各答登上飛往不丹的飛機。飛機不是很大，但是乘務員非常友好，笑容很親切，見到出家人會恭敬合掌。

在飛機上，我們聽到有人介紹說，不丹的帕羅機場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機場之一。因為不丹的平地很少，機場只能位於被群峰環抱的山谷中，周圍的山高約5500米。機場的形狀就像一個口袋，飛行基本上是依據目測，所以只能在白天升降。全球只有八名飛行員可以在這個機場降落。

在我的印像中，不丹只有一架飛機。印度前總理尼赫魯1958年去不丹時，只能騎馬。貝諾法王早年去不丹時，只坐過不丹唯一的汽車。這次法王去，好在還有一架飛機。經過一個多小時、800多公里的航程，我們穿過山脈到達了帕羅機場。

當法王下飛機時，受到不丹王室的隆重歡迎。之後，乘車直接前往祈楚寺（Kyichu Lhakhang）（松贊干布建造過108個寺廟，其中2個位於不丹，一個是賈貝寺，一個是祈楚寺）。

祈楚寺離機場不遠。它是松贊干布建造的108座寺廟之一，也是不丹王室舉行慶典的重要場所。寺院的建築是雙重寺廟結構，第一座寺廟由松贊干布於638年建造，第二座寺廟是第四代不丹國王的母親，阿禧格桑·卻登旺楚建於1968年，風格與第一座寺廟相同。

當天，祈楚寺正在舉行祈福大法會。法王被頂果欽哲仁波切迎請到第一座寺廟，兩人坐在妙高法座上，太后、王妃和其他人坐在下方，共修儀軌為不丹祈福。

在此期間，法王應頂果欽哲仁波切的請求，為他本人和太后、王妃等賜予“忿怒蓮師”（1987年法王在桑耶青浦所取之意伏藏）、“項袋金剛槪”灌頂，並傳授《文殊大圓滿》。

據說從那天起，頂果欽哲仁波切將《忿怒蓮師儀軌》放在他的課頌集中，每天觀修從不間斷，直到圓寂。他說，這個法對遣除修行中的魔障有很大幫助。

之後，法王住在離祈楚寺不遠的歐拉唐賓館（Olathang Hotel）。

該賓館位於一座山上，不丹王室用來招待貴賓。建築風格古樸、簡約，庭院非常潔淨，柏樹和松樹茂密參天，山上空氣清新甜美，使人倍感舒適。

那時，我比較精進，每天晚上都會背書。夜幕降臨時，我來到賓館的花園，驚訝地看到樹木散發出各種光芒，這是我從未在藏地見過的奇觀。仔細觀察發現，樹叢中藏著許多小燈正在發光。藉著這種美妙的燈光，我邊散步邊背書，不時有蟲鳴鳥叫傳來，那一夜令人難忘。

## 1990年9月11日

法王來到祈楚寺。進入寺廟參拜佛像後，法王被邀請到第二座寺廟迎接外賓的佛堂中，不丹國王晉美·森格旺秋正在那裡恭候。

當不丹國王見到法王時，恭敬地獻上了白色的哈達，法王回贈他了黃色的哈達。隨後，他們兩人共坐在長榻上，我們陪同人員和王妃大臣坐在左右兩列。當時，我真的很想拍照記錄下這一刻，但又覺得有點唐突，不得不放棄這個主意。

不丹國王說，法王可以來不丹，舉國上下感到非常榮幸。法王在不丹的所有旅程，都可以由他安排，祈請法王為不丹的佛法興盛、消除災禍、國泰民安賜予加持。法王慈悲地點頭應允，並做了一些佛法開示和重要授記。

在談話中，不丹國王提到了藏文化的歷史和重要性，並一再強調必須繼續保留藏族的優良傳統。

在這一點上，不丹實際上做得很好。自古以來，它的獨特傳統並沒有太大改變。例如，就信仰而言，從國王到平民，他們都信仰大乘佛教。甚至王室也手持念珠，並且對高僧大德和三寶所依極為虔誠。在穿著方面，不丹男子被禁止穿長褲。他們一律寬衣肥袖，上半身穿著傳統的長袍，下半身是及膝裙和長筒襪。除王妃外，任何女人的頭髮均不得超過一定長度。國王更是注意儀表，他通常使用黃色披單，其他人只能使用白色或紅色，而不會上下錯亂。如今，許多國家盲目追求先進和時尚，並將其傳統視為過時而拋棄。相反，不丹強調保護其民族傳統的確值得學習。

不丹國王雖然是一個國家的君主，卻沒有任何傲慢的氣勢，他的言行舉止溫和謙遜，又不失高貴優雅。他深得人民的愛戴和支持。多年後，他還主動取消了君主的世襲制度，並促進了議會民主，這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他說：“我可以努力做一個愛民的國王，但我不能保證不丹世世代代都有好國王。為了不丹人民的長期幸福，我們必須促進民主。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當天，法王與不丹國王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交談，氣氛非常輕鬆。回到住處後，法王讓我把他對不丹國王的教言立成文字，然後派人送去王宮。



那段文字，現收在《法王全集》裡。翻譯過來是：遠來新客歌

總集諸佛一事業，堅勇摧毀濁世衰，  
蓮師持明傳承汝，君王恆時得庇護。  
國王威望比天高，民眾自在安居業，  
普行甚深大乘法，法興國度令神往。  
皚皚雪山妙莊嚴，苦樂友伴不恆堅，  
水神肩負之光芒，長久照耀成汪洋。  
三皈總集蓮師法，本尊金剛概依修，  
能招悉地雲彩伴，巍峨雪山永恆堅。  
依昔強力他緣起，命主方能競爭命，  
文殊意幻君汝外，人間難得餘皈處。  
嚙舉教法金幢頂，繫上寧瑪如意寶，  
發起至上威神力，法政增如上弦月。  
願依無欺三寶諦，自之殊勝淨心力，  
此域自然普美妙，滅諸違緣皆吉祥！

具輪王七寶數之此頌，於松贊干布所建之祈楚寺會晤不丹國王及其眷屬時，阿旺羅珠宗美心中浮現，索達吉堪布立成文字。願增吉祥！

十七勝生周鐵馬年七月二十二日

此文大意是：不丹國王讓人們奉行大乘深法、崇尚佛教，實在令人敬佩。然而，外緣不可預測，假如受到鄰國的威脅，若一心修持“忿怒蓮師”，必將使國政穩如磐石。如果有人以往昔的惡願伺機謀害國王，唯有文殊意化身的人間如意寶才能救護。在將來，國王應該持撐嚙舉派的金幢，並鑲上寧瑪派的寶頂，這樣可使國政、佛法如上弦月般日益增上。

後來，不丹的危機迅速解除。近年來，它已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這可能與當年的因緣也有定關係吧。

## 1990年9月12日

不丹的虎穴(Taktshang)，被稱為“巴卓達倉”，是蓮師騎著母虎降伏惡魔的山洞。當蓮師完成了在藏地的所有事業並準備前往羅剎洲時，他來到這裡以多吉卓羅的形象調伏惡魔，然後在山洞裡修行了三個月，並埋了許多伏藏。這個聖地的加持是巨大的，如果以信心朝拜，可以消除生活或修行中的違緣和魔障。

當天，法王已準備好朝拜虎穴。此前在印度時，由於天氣非常炎熱，法王穿著很少的衣服，僧裝下只有內衣、內裙，或薄薄的紅色嘎讓。但是在不丹，氣候相對涼爽，虎穴在海拔 3000 米左右，山上比較冷，法王換上了略厚的紫色嘎讓。

虎穴位於懸崖上。1692年，在山洞附近建造了一座寺廟，即今天的虎穴寺。從山腳到虎穴寺，最快的速度是兩個小時，普通人大約需要三個小時。上山的路很難走。當地人可以用馬把朝聖者送上程，但只有一半路程，其餘的只能自己爬。如果體力不支，也可以選擇坐人力轎。考慮到法王的年齡和身體狀況，不丹王室專門安排了一頂黃色的人力轎和數十名年輕有力的轎夫。

虎穴寺的管理非常嚴格。寺內不留宿外人，也不允許在外面搭帳篷。每天下午，管理人員將要求所有遊客離開。但是，由於不丹王室已與虎穴寺交代法王可住在寺內，因此，我們不用趕時間，可以不疾不徐地上去。

山上的風景很美，或是鋪滿鮮花的山坡，或是陡峭險峻的懸崖，或是青翠高聳的森林…我欣賞著美麗的風景，呼吸著山間的空氣，一路走來，感到非常開心。同行的幾個不丹人臉上都掛著簡單的笑容，儘管語言不通，但當我們眼神接觸時，都會互相微笑並感到非常自在。

在這條路上，法王幾次停下來體息，並沒有說太多話。我一直都在觀察法王的表情，他看起來情緒激動似乎安住在一種境界中。當他從山腳下出發時，嘴唇一直在動，不知道在念什麼。實際上，每當法王進入蓮師聖地時，就會與往常的狀態有所不同，這也是伏藏大師的特徵。

我們花了三四個小時才到達虎穴。

已經是下午了。法王甚至連飯都沒吃，就來到虎穴旁邊的一個小山洞，直接坐在洞口，讓我們所有人離開。我們在遠一點的地方等著。大約 20 分鐘後，聽到法王輕輕咳嗽，示意我們可以過去。

之後，法王來到了虎穴。虎穴在懸崖上，看上去有些危險，但是當我們進入山洞時，它非常寬敞，可容納數十人。洞裡供奉著一尊騎虎的忿怒蓮師像。據說這尊像非常神奇，當它在普納卡宗修造時，開口說自己不屬於普納卡宗，應該送到虎穴寺。當虎穴寺在一次火災時，只有這尊像完好無損，被認為是奇蹟。

法王一踏入山洞，便開始祈禱並發願。在這個時候，不僅法王的狀態不尋常，而且即便是我，也有一種強烈的覺受。想到蓮師在此修行我卻無緣得見，想到今生有幸跟隨如蓮師般的上師來這裡發願，我忍不住淚流滿面。這裡有一種強大的力量包圍著我，與去其他地方的感覺完全不同。



過了一會兒，法王從覺性中流露出意伏藏——

蓮師多吉卓羅修法·成就一切事業

那莫革日班瑪黑日嘎雅！

頂禮忿怒蓮師！

於此，無戲論之行者首先皈依、發心...

吽

器情清淨普賢佛母界，普明大悲普賢佛父壇，  
雙運勝子大樂菩提心，紫黑吽字形象空中現，  
放光行持二利復回攝。明觀主尊蓮師卓吾羅，  
紅褐一面二臂睜三目，紅黃鬚髮眉毛豎上空，  
牙關緊咬利齒雪山中，暴風驟電令鬼魅冤魂，  
五蘊網罟消融於法界。右手天鐵金剛揮空中，  
微小怒尊霹靂降敵頭，左手擎起天鐵槩之頂，  
熊熊熾燃烈火幻化輪，能害魔眾無遺焚成灰。  
極怖傲然有孕母虎上，雙足叉開大力士步姿。  
圓滿息業裝束白內衣，圓滿增業裝束著法衣，  
圓滿懷業裝束披紫氅，圓誅業裝頭鬢斜持肩，  
忿怒悍然威猛之身相。彼之頭頂蓮月層積上，  
三傳上師加持虹光繞，中間之處四續六續部，  
本尊會眾悉地雨雲佈，下方之處三境空行母，  
空樂赤光散收明耀耀，周圍三部一切護法眾，  
黑風呼嘯成辦四事業。一切平等一味一智性，  
起現遍佈虛空幻網相，本來誓言本智無有二，  
顯現空樂廣大界莊嚴。主尊眷屬普皆傳吽聲，  
一切顯現變成吽形象，一切聲響變成吽音聲，  
一切知念等性吽本性，無有希憂執著境界誦：  
吽吽吽...

結座諸吽融本尊，眷屬收於主尊心，  
主尊唯一手印身，明淨穩固皆齊全。  
平時威儀當行持。薩瑪雅！

釋迦比丘勒西桑波我，佩有清淨戒慧之裝飾，  
唯一成辦弘法利生業。本想甚深真義藏心中，  
蓮師諦實語及願力強，部分密語不由脫口出。  
我雖已成眾深地伏藏，廣大密意伏藏之法主，  
弘揚深法法器難得故，當含隨意多言之戲論。  
祈願未來多吉土美匝，開取此法弘法利有情。

此甚深地伏藏《集善逝之卓羅廣修法》中《身壇城略修》，是朝拜忿怒蓮師多吉卓羅無餘降伏魔與冤魂之聖地——不丹巴卓達倉山洞(虎穴)時，經空行表示勸請，為利眾生而立成文字。願成為無餘摧毀弘法利生違緣障礙之因，願增吉祥！

十七勝生周鐵馬年七月二十三日

當我幫忙記錄時，法王講得比較快，就像平時念經一樣。但是我可以跟上法王的語速，並在短時間內寫下來。

寫完之後，法王的神態開始恢復，似乎很放鬆。

晚上，我們住在虎穴寺。這座寺廟與虎穴相連。寺內的建築格局完全取決於山勢，沒有做過大規模的平整，所以有些地方凹凸曲折。他們為法王安排了一個單獨的房間，並為我們隨行人員安排了住宿。

我們在這裡待了兩天。在此期間，還朝拜過無垢光尊者待一顆牙齒。它用藍色緞子包裹著，一位喇嘛說它非常珍貴，

通常不對外展示。法王帶我們在這顆牙齒前發願，並用它給我們做了加持。

### 1990年9月13日

法王給我們傳授了新取的伏藏“蓮師多吉卓羅修法”，並要求大家按照儀軌念修“吽”字十萬遍。

我將近一天都待在虎穴內，以禁語的方式念咒並祈禱蓮師。過去，帕丹巴桑吉、瑪吉拉準、米拉日巴、龍欽巴、唐東嘉波等前輩大德都在虎穴中修過高深密法，因此，這是一個特別的聖地。當天，我一直處在蓮師的加持、蓮師的智慧中，包括早年所認識的一些境界，也可以安住其中。那時虎穴的遊客不多，環境更適合修行。

在座間，我們朝拜了虎穴附近的一些聖地。例如，華吉桑給和益西措嘉空行母閉關 25 天的地方、華吉桑給的遺塔，以及長壽洞等一些山洞。附近有一個瀑布，據說是由蓮師扯斷的念珠形成的。因為它是蓮師親自加持的地方，所以我喝了一點水，還帶回一些土。

後來，法王對我們說：“本來，在我的境現中，護法交給我《蓮師善逝總集廣修法》有九大函。但由於此伏藏的法主不在場，加上一些因緣沒有具足，所以我只取了甚深的意伏藏，沒有取廣大的地伏藏。這也很好，此法暫時伏藏起來的話，可以利益不丹的未來眾生。今生我暫時不開取，留待下世再取出。”

這個法的加持非常大。當年，我隨法王朝聖得到的四個法——“蓮師多吉卓羅修法”“項袋金剛槩”“蓮師略



傳”“願海精髓”，從獲得之日起一直在修持，三十年來，從未間斷過。

也許有些人不了解伏藏，並認為這令人難以置信。實際上，伏藏是蓮師為後人留下珍貴的法寶。蓮師將其隱藏在懸崖、湖泊、虛空等處，並清楚地授記何人將於何時何地取出。這樣，佛法就不會因為某些特殊原因而被破壞。

藏傳佛教的許多經續，都是伏藏大師這樣開取的。如果沒有專門研究，這種現象不容易理解。在西方，許多科研團隊在研究伏藏後，對得出的結論感到非常驚訝。

當然，伏藏並不容易獲得。在歷史上，許多伏藏大師為開取一個伏藏，不得不翻山越嶺，歷盡千辛萬苦。法王前往不丹時，最重要的目的也是開取伏藏。時機成熟後，有些伏藏必須開取，有些則可以暫時不取。但是，為了不違背護法的交代，法王仍然取了一個簡單的儀軌。

令人驚奇的是，法王對自己所取的每個意伏藏，包括“文殊大圓滿”“文殊智慧勇識”“項袋金剛槩”“蓮師猛修儀軌”（此伏藏是法王在桑耶青浦所取）“蓮師多吉卓羅修法”，以及法王撰寫的與麥彭仁波切修法有關的灌頂和儀軌，無論過了多長時間，都可以倒背如流，就像日常課誦一樣熟悉。如果是普通人造論，幾年後它的內容就被忘記了，但法王完全不是這樣。後來，他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灌頂時，都是背著念出儀軌的。看到這些現象，我深刻地體會到：所謂的意伏藏，不是以分別念隨意寫的，而是在廣大無邊的智慧海中，以不變金剛陀羅尼印持的。

1990年9月14日

當天，法王將離開虎穴。在下山之前，他來到了最初打坐的那個小山洞，並留下一條哈達。我們不知道此舉的密意，只是猜測法王沒有開取的伏藏，也許是埋在那裡。

下山時，法王還是乘坐人力轎。但是，下山比上山困難得多。如果山路過於陡峭，坐在轎子上會向前傾斜，人很容易滑落下來。儘管前排轎夫個子高，後排的此伏藏是法王在桑耶青浦所取個子矮，稍微平衡一點，但一些山路又窄又滑，他們走得特別快，讓人看著都緊張。

當地人安慰我，說這條路似乎很危險，但是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人跌落過懸崖。即便如此，當我看著搖搖晃晃的轎子時，仍然有些不安。如果山路特別難走，法王還會下轎，讓人攙扶著走一會兒……花了兩個多小時才到達山腳。我鬆了一口氣，回頭望著那陡峭而漫長的山路，暗想重返人間的感覺真好。

下午，回到了歐拉唐賓館。利用法王的體息時間，我們去了周圍的村莊。我認為來不丹應該買些紀念禮物，但是逛了很長時間，也沒有發現特別合適的，只買了幾支圓珠筆。

不丹也被稱為“雷龍之國”，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龍的各種圖案，甚至連碗上都有。更稀有的是，很多房屋的牆壁上描繪著陽具，男男女女在它面前走來走去，好像一點也不在意。當然，這背後有著神奇的歷史。

不丹人的生活相對清貧，但他們的欲望並不強烈，給人的感覺是知足、淡定且對佛教非常虔誠。不丹的社會管理是政教合一。行政長官和大喇嘛通常在同一棟樓裡工作，他們雙方有著不同的分工，一邊管世俗秩序，一邊管精神信仰。這種建築通常被稱為“宗”，每個縣都有一個宗，是當地最大的寺

廟。但是，也有些寺廟沒有行政功能，僅用於朝拜和修行，這就是所謂的“拉康”，例如虎穴寺。

### 1990年9月15日

應不丹許多在家信眾的祈請，法王來到虎穴寺山腳下的冉唐嘎傳法。這個地方經常舉辦大型法會，周圍環繞著高大的樹木，中間有大片平整的草地。

因為他們聽不懂法王的藏語，所以安排了一個不丹人擔任翻譯。在聽法時，每個人非常認真。

我發現不丹在家人都穿著民族服裝。男人披著白色的披單，穿著及膝長袍(幪)，裡面是件白色襯衣，袖子折在袍子的外面。女人穿著長裙(旗拉)。他們不帶墊子，在地上盤腿而坐，就像藏族的聽法方式一樣。

不丹的傳統習俗，在過去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但是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遊客踏上不丹，許多原有的習俗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並且越來越西化。特別，是不丹的語言主要是英語。從國王到小商販，都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旅館、路標、車站用英文標記，年輕人喜歡在西方學習。因此，不丹語是否會慢慢消失，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儘管許多人希望保留不丹的信仰和傳統，但在全球化時代，這種願望恐怕很難實現。就像大洪水襲來時-每個角落都難以逃脫，只不過時間有早有晚而已。

在傳法之後，法王前往不丹的首都廷布。晚上住在根噶秋林賓館。

### 1990年9月16日



法王在根噶秋林賓館會見了一些當地人。其中一位是不丹僧人，他不懂藏語。他請翻譯告訴法王：紫瑪護法神經常降臨在他身上，但是這個過程使他非常痛苦。他希望法王能夠加持並阻止護法神的到來。

法王說：“我必須觀察一下。如果真的是紫瑪護法神，這對弘法利生是有益的，不能制止；如果不是紫瑪護法神，而是非人附體，那我也有辦法。稍後再看吧。”

法王給了這位僧人一條哈達，以此緣起，他突然降神了。當時，他的神態很不尋常，眼睛不停轉動，口中嘶嘶作響，身體開始舞動。我們沒有任何準備，看到這種情景，感到非常驚訝。

僧人不懂藏語，但是當他降神時，可以用藏語直接與法王交流，口音有點像康巴語與衛藏語混合。他談到了他（指紫瑪護法神）以前的故事，並特別提到了他在班達霍地的經歷。

法王問：“你認識我嗎？”

他說：“當然認識。我們許多世都在一起弘法。”

法王似乎想起了什麼，表情變得有點悲傷，然後安住了一會兒。

之後，紫瑪護法神說：“兩天後您去布姆唐(Bumthang)時，請一定要到我的護法殿來，我們還有很多事情需要面談。現在我該走了。”

然後僧人昏了過去。過了一會兒，他醒了過來，神態恢復如初。

法王告訴他：“這是真正的紫瑪護法神，不能阻止。但是我可以給你一些加持品，幫助你打開身脈，減輕降神時的痛苦。”僧人非常感激，法王也為他做了些加持。

這個僧人有 20 多歲，身體很瘦，鼻子很高，臉有些長。他平常的行為比較寂靜，講話有些慢，但是一降就神情大變，聲音非常急促，姿態非常威猛，讓人感到不可思議。

### 1990 年 9 月 17 日

布姆唐，是不丹的二十個宗（不丹的“宗”，在藏語中是“縣”的意思）之一，擁有許多古老的寺廟和蓮師聖地。我們一大早從廷佈出發，前往那裡。

當天要坐車 200 多公里。因為路上有山體滑坡，山路很窄，所以晚上 11 點多到了通薩宗，住在旅行客棧 (Tourism Council Guest House)。法王也特別疲倦。

雖然通薩宗不大，但夜景卻很美。從山上望去，每家每戶窗戶裡透出的燈光，就像閃爍的群星散落在地上。如今在喇榮，每當我晚上下課回去時，看著山上的木屋和燈光，常常會想起那個夜晚。

### 1990 年 9 月 18 日

清晨，在光明夢境中，法王看到了紫瑪護法神手下的四大將領，帶著鋪天蓋地的眷屬，浩浩蕩蕩從布姆唐來迎接自己。當紫瑪護法神即將出現時，索頓喇嘛去敲法王的門，打斷了夢。

事後，索頓喇嘛一臉懊惱地告訴我們：“我今天犯了個大錯誤！但是沒有辦法，昨天已定好了出發時間，該吃早餐時，我在門外等了很久，也沒聽到法王起來，所以才敲了門…會不會破壞什麼緣起呀？”

早餐後，法王出發前叮囑大家：“這次，紫瑪護法神肯定會來迎接，我們一定要去他的殿堂。此外，今天路上可能會有一些違緣，需要念一些蓮師除障法。”

當穿越蒙地時，法王的境界中突然出現了前世的景象。法王對我們說：“當我前世是丹哲意吾布美（格薩爾王的大臣）時，曾與格薩爾王一起帶兵來蒙地降伏象翅國王，一些非人從中作梗，製造各種違緣。今天，我重新踏上這片土地，這些非人定會心懷報復加以阻撓，因此要倍加提防。”

不出所料，法王剛說完不久，突然烏雲滾滾，白天瞬間變成了黑夜。緊接著電閃雷鳴，冰雹急速降下，山上的泥石流滾滾而來，我們的車很快被包圍了。這條路幾乎被堵住了。

法王立即示現威猛相，厲聲高唱金剛歌，並念誦降伏咒。結果，黑雲一下子散開了，天空變晴，冰雹消失，泥石流停止，所有恐怖場面都消失了。如果不是身臨其境，很難想像它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但可惜的是，法王自然流露的金剛歌，因為情況非常緊急，我們沒有來得及記錄。

之後，車子順利地開了過去。快到布姆唐時，經過一座吉嘎啦山，法王在山坡上休息了一會兒，說要念個護法，大家就在那裡供了護法。隨行的不丹僧人帶來了一些當地美食，我們享用了簡單的午餐。山上的風景很美，我的心情很好，法王看上去也很高興。

到達布姆唐後，法王直接前往一個名為齊姆龍（意為水泉谷）的伏藏聖地。由於無法通車，當地尼瑪隆寺的僧眾用人力轎抬法王過去。這個轎子比去虎穴的更舒適，並且可以遮陽。法王一路上非常高興，尤其是懷中的小狗，開心地東看西瞧，似乎在欣賞美景。



我有時會幫大家抬一下轎子，有時會和當地人一起去探路，前前後後非常忙碌。齊姆龍很遠，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到達。但是那裡的風景特別美，如傳說中的香巴拉。我到了以後，雖然累得滿頭大汗，但看到如此迷人的景色，所有疲憊都一掃而光了。如果我有機會再去不丹，還是很想去那裡。

齊姆龍有一塊巨大的石頭，上面佈滿了好似梵文的字樣，法王說這是空行文字。昔日伏藏大師龍聲金剛授記，法王將在這裡開取伏藏。但是，當法王來到這裡時，表情不像那天去虎穴一樣，似乎沒有要取伏藏的意思。當地人非常希望法王能夠取伏藏，還故意創造了一些緣起。但伏藏並不是靠造作就能取出的。

附近有一座殿堂，供奉著伏藏大師釀·尼瑪沃日。法王朝拜時，看到了釀·尼瑪沃日親手做的木製金剛槩。法王將其拿在手中，頓時流露出意伏藏“八大法行略修儀軌”。我立即記錄在紙上。

記下來後，法王將這張紙放在自己的嘎烏盒中，說此法三年之內不能公開。但是三年後，當我問法王能否公開時，法王說因緣還不成熟。

然後，我們離開那裡，繼續趕路。經過解脫洲(Tharpaling)時，據說無垢光尊者在那裡修行、弘法多年，並在山頂撰寫和傳授過《七寶藏》，那裡還有他建造的一座寺廟。法王很想去朝拜，但是車開不過去，只能步行，而且行程緊。法王不得不放棄，遠遠地朝那個方向做了禮拜、發願。

晚上，到達布姆唐的旺地秋林(Wangdicholing)。我們在那住了兩個晚上。

1990年9月19日

布姆唐有很多寺院，彼此之間相距不遠，最遠的只有幾十公里。這些寺院很古老，非常有加持力。看到這麼多不可思議的聖地，儘管從廷布趕來一路很辛苦，但我們感到非常值得。

法王的第一站是古傑寺(Kurjey Lhakhang)。該寺是由印度國王在8世紀建造的。蓮師在這裡閉過關。當他身體向後靠時，陷進了岩石裡，留下了整個身體的印記，“古傑寺”以此而得名。【古(kur)的意思是身，傑(jey)的意思是印記，古傑是蓮花生大士的身印所在處】《七品祈禱文》也有這樣的描述：“南方蒙卡岩上遺身影，為利吐蕃而留廿五相，佛陀教法弘揚於十方，唯一本尊有情之怙主。祈禱殊勝慈悲之尊主，祈禱鄔金蓮花生大士。”

古傑寺由三座廟宇組成。後山有一棵高大的柏樹，據說是由蓮師的手杖形成的。法王來到寺內，向每一處聖蹟敬獻了哈達，並帶我們念了《普賢行願品》發願。

當地人以為法王要在蓮師身影處取伏藏，但法王沒有這個打算，只是說：“我答應過紫瑪護法神，所以要去他的殿堂。”然後，法王去了古老的紫瑪護法殿，念了很長時間的護法儀軌。我與法王一起做了祈禱，並向護法像獻上哈達。

然後，法王去了淡心寺(Tamshing Goemba)。這座寺廟是伏藏大師貝瑪朗巴於1501年建造的。貝瑪朗巴是蓮師授記的五大伏藏王之一，他前世是無垢光尊者，並用無垢光尊者的八大名號造過一個《無垢光尊者祈禱文》，至今在藏地仍廣為流傳。他在建造淡心寺時，據說有無量空行母前來幫忙，所以主殿的蓮師像目光往上、嘴帶微笑，就是目送空行母飛去。

在內堂的過道上，供奉著貝瑪朗巴親手製造的“贖罪衣”。這件衣服是鑄鐵的，重約 25 公斤。據說如果身披此衣，轉繞大殿三圈，可以消除三世的罪業。法王穿上它，磕了三個頭，然後轉繞了大殿三圈。

我也一邊懺悔，一邊穿上了沈重的鐵衣。但是，由於時間不夠，上師很快就會離開，我只能像徵性披一下，沒有時間去轉繞。

每次法王外出，無論去哪裡，都有很多人。考慮到上師的安全，我的心一直在上師身上，密切關注上師的一舉一動，因此去許多聖地只是走馬觀花，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發願和參拜。

當法王來到一個聖地，我會立即考慮下一站的事情：車到了沒有？如果人太多，從哪個通道出去？下站的路通不通？法王怎麼吃飯？住宿安排得如何？...，許多事情會在我心中盤旋。有時法王正在朝拜時，我還會出去看看。

法王朝拜完一個地方後，通常會迅速離開，趕往下一站。作為法王身邊的侍者，我不敢有絲毫大意，隨時保持高度警惕，否則很容易把“主人”弄丟。

儘管不丹這邊也在負責法王的行程，但他們天性灑脫、做事隨性，不會提前寫下所有的時間表，在習慣方面與我們不同。因此，法王出行的方方面面，我還是會自己預先考慮。經過這麼多年的訓練，我現在出去傳法時，對周圍事物的敏感度與其他人不同。“下一站的情況如何？哪些人還沒吃飯？...”無論是自己的事還是別人的事，我都會事先考慮和安排，不會到了現場才開始準備。



當天，在朝拜兩個寺院之後，已經是黃昏了。看天色有點晚，去不了太遠的地方，法王就去了附近的聖湖一門巴措（Membartsho）。

門巴措，也被稱為“燃燒湖”，是貝瑪朗巴取蓮師伏藏的地方。貝瑪朗巴所取的伏藏，在藏地非常著名，但是當年他在世時，無數人質疑他的能力和伏藏的真實性。有一次，他取伏藏之前，在此湖邊舉起燃燒的油燈發願：“如果我是真正的伏藏師，希望油燈不會息滅，如果我不是，那就淹死在湖裡。”說完縱身跳入湖中。不久之後，當他從湖中出來時，手裡拿著伏藏蓮師像與寶篋，油燈絲毫無損地在燃燒。從那以後，這個湖被認為是不丹最神聖的地方之一。

## 1990年9月20日

上午，法王去朝拜賈貝寺（Jambay Lhakhang）。它也是松贊干布修造的108座寺院之一，建於659年。蓮師曾在這裡禪修，並請一位國王做了修繕。寺廟的規模很小，壁畫斑駁，門檻的鐵皮磨光，大殿的地板是老木頭，到處都有歲月的痕跡。往昔，許多大成就者都來過賈貝寺，因此，這裡的佛殿佛像，甚至每一個微塵中，都有不可思議的加持。

主殿供奉著寺內最大的彌勒菩薩，兩側有巨型的菩薩、護法和空行。當法王向彌勒菩薩拋哈達時，哈達嗖地一下就飛過去了，穩穩地落在彌勒菩薩手中。隨後法王帶我們跪下發願。

和上師一起發願，讓我感覺無比幸福。作為隨從雖然有很多事要忙前忙後，艱辛不為人所知，但無論多麼累，內心的

喜悅都無法抑制。遺憾的是，那次朝拜的時間太短了，如果將來有機會，我真的很想再去那裡，用更多的時間來頂禮、發願。

中午，法王離開了布姆唐，前往旺杜波德朗宗的岡當密宗法林(Gangtey Monastery)。途中，許多不丹人站在路邊給我們供齋，希望得到法王的加持。

法王坐下休息時，紫瑪護法神的降神喇嘛也來了。他以普通人的身份，請法王傳授“緣起除障法”灌頂。法王同意後，他當場就降神了。在灌頂時，我和紫瑪護法神坐在一起，身體的感應非常強烈。他一直在認真聆聽，並重覆上師念的灌頂偈，但與常人不同的是，他不停轉動的眼睛，從始至終沒有眨過。在此過程中，我還收到了來自紫瑪護法神的信息，他以意念跟我溝通：“我們今天一起灌頂，以後就是最親密的金剛道友了。你將來的弘法利生事業，我一定會鼎力護助…”

灌頂結束後，紫瑪護法神非常高興，並對法王的未來作了一些授記：

1. 圓滿所有行程後，法王最好返回藏地。法王的弘法事業主要在藏地，不適合在印度停留太長時間。否則，有些人會嫉妒並準備製造違緣。
2. 我們本來計劃去新德里的敏珠林寺。他再三叮囑這次千萬不能去，如果去了，會出一些事情。
3. 過兩天返回印度後，我們將再次去南卓林。他說不會有違緣，貝諾法王與法王如意寶有很多大願要共同實現。
4. 我們回藏地時，計劃經過香港中轉。他說沒問題，如果有需要，在緊急關頭呼喚他，他會立即趕來相助。

原本還有幾件事情想問他，比如，為法王長久住世要做些什麼、我是否要去敏珠林寺。但紫瑪護法神似很忙，授記之後說：“我必須走了。”然後，降神的喇嘛就倒下了。

過了一會兒，喇嘛清醒過來，非常感激法王的加持，說這次降神沒有以前那麼痛苦。

不知道這位喇嘛是否還在世。據說，後來不丹國家遇到重要事情時也會請教他。

此前，我對紫瑪護法神就很有信心。在那之後，我一直祈禱並供養他，從未間斷。無論是我個人修行還是外出弘法，包括去其他國家時，在關鍵時刻他都非常靈驗，而且常常出現許多稀有之相。但這些都是保密的，沒有必要說。

晚上，我們住在岡當密宗法林。這是貝瑪朗巴的傳承弟子建造的寺院。

1990年9月21日

清晨，法王從覺性海中流露出紫瑪護法神的祈禱儀軌——  
**紫瑪護法神儀軌·懷誅電索**

於此陳設食子、血肉等，以“訥哲班匝昂革夏匝”勾召怨魔，以“薩瓦夏吽瑪繞雅吽達”降伏，以“讓揚康噶啊吽”加持。

**哲**

呼喚西方紅兇境，兇神惡煞之命主，  
攜同眷屬一切眾，降臨此入所設座。  
西拉哲班匝薩瑪雅匝薩瑪雅地叉藍  
**覺**

本體無漏之智慧，形象降伏諸怨魔，



骨肉堆積高如山，血液匯聚如大海。  
復有種種餘神饜，親眼可見諸供品，  
滿足紫瑪護神意，滿足四部將士意，  
滿足天龍八部意，懺悔所失違誓言。  
祈願如母愛其子，垂念我等師徒眷，  
無礙速成所囑託，息增懷誅諸事業。

於南方蒙卡岩附近之波塘吉祥源地，夜叉戰神王（紫瑪護法神）在我為有些具信弟子傳授“緣起除障法”灌頂時，承諾成辦所囑託之事業。次日，於班朗寺吉祥岡當密宗法林，依靠細微覺受引發，阿旺羅珠宗美口述，南珠堪布立成文字。願增吉祥！

十七勝生周鐵馬年八月三日

之後，法王給岡當密宗法林的僧眾傳授灌頂，做了簡單的開示，並為佛殿開了光。

至此，布姆唐的朝聖已經圓滿。當天，法王乘車回到廷布，晚上住在根噶秋林。

1990年9月22日--9月23日

法王朝拜了不丹國家紀念塔(National Memorial Chorten)，並帶我們在塔下發願。不丹王室還請法王做了簡單的開光儀式。

國家紀念塔是第三代不丹國王在聽列諾布仁波切(第二世敦珠法王的長子)指導下建造的。國王於1972年去世，該塔在1974年建成，所以，這座塔具有紀念已故國王、紀念世界和平與繁榮的雙重意義。塔內有許多珍貴的佛像和壁畫，以及普巴金剛等密宗本尊的壇城。不丹人經常在塔前轉繞或

者磕大頭，以懺悔罪業。如今，它已成為不丹的標誌性建築，凡是去不丹的人，通常都會去轉繞它。

經過近半個月的朝聖，我們的不丹之行即將圓滿。雖然還有一些聖地沒有去，包括蓮師、無垢光尊者和許多伏藏大師親自加持的地方，但很想將來有機會再去朝拜。在不丹，我也沒買什麼紀念品，只買了一些具不丹特色的圓珠筆，並帶回一些聖地的聖土和聖水。

這次來到不丹，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得到了蓮師的不共加持，而且與紫瑪護法神結上了不共的因緣。所以，當我離開時，即使已到達機場，也仍然依依不捨。

當然，不丹的男女老少也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他們就像我小時候身邊的藏族人一樣，非常簡單、善良、真誠，臉上帶著明亮而純淨的笑容。當我買東西時，他們會熱情地帶路，給人一種特別親切的感覺。不丹的出家人對上師三寶也很有信心，據說在許多聖地都有閉關修行者，主要是修持寧瑪派和噶舉派的法。（不丹的佛教傳承，主要是這兩大派系。因為歷史原因，格魯派在不丹境內沒有。）

在不丹，全民信奉大乘佛教，依靠佛法的加持，人們生活得知足而快樂。只是，面對席捲當今世界每個角落的西方文化，他們的未來將面臨什麼，我有點擔心。





## 第四站 印度 (09/24/1990-1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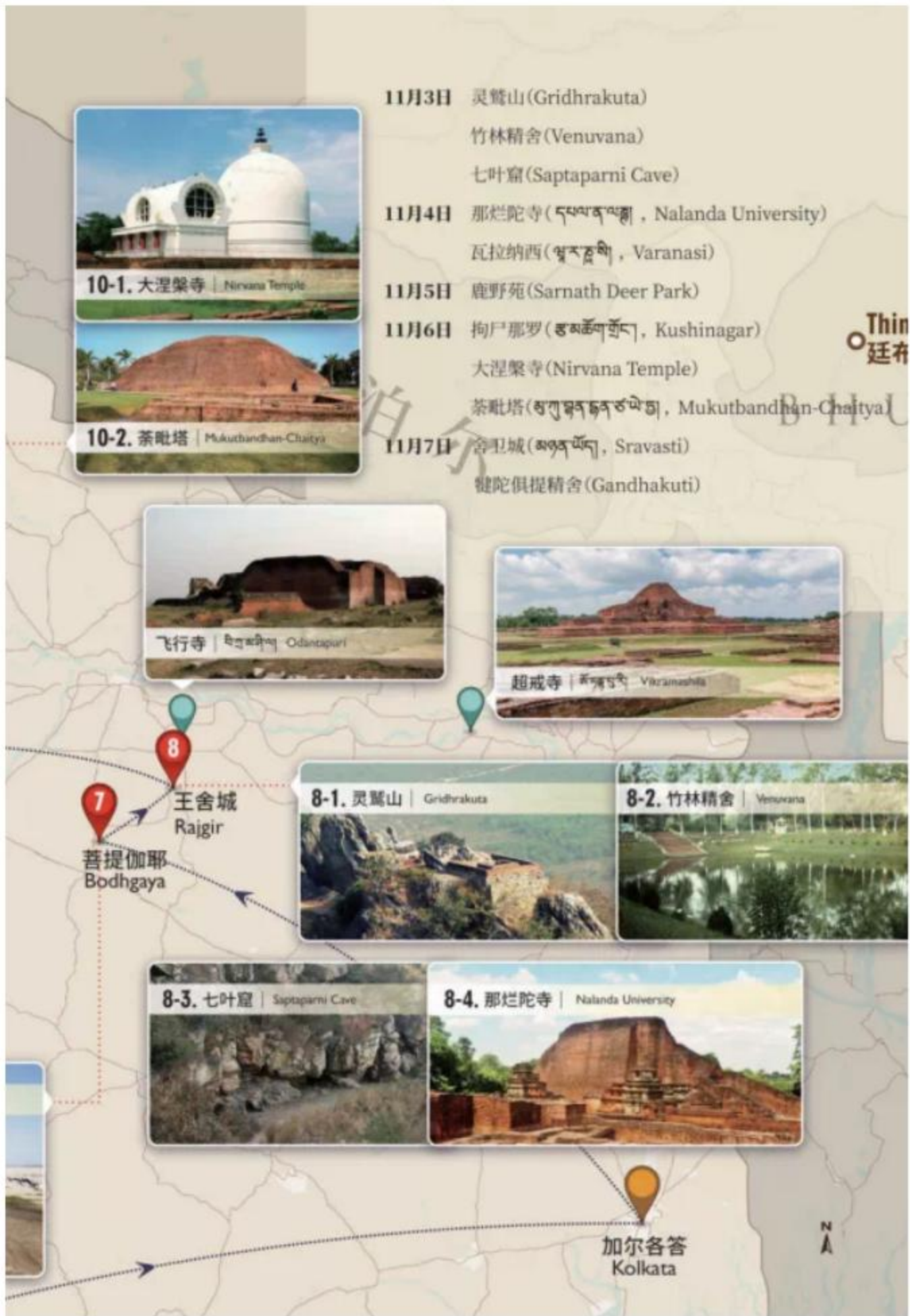














1990年9月24日--9月27日

早上抵達不丹的帕羅機場，並乘坐7點的飛機前往印度新德里，航程2小時20分鐘。

本來，到了新德里後，下一站是去敏珠林寺（寧瑪派的六大傳承之一。當時該寺有300多名僧人）。但是，由於紫瑪護法神的交代，此行被臨時取消，我們就在新德里停留了四天。

來印度之前，我答應去敏珠林寺三年。對方一直在催促，希望我去講中觀、因明等五部大論，我說等法王回去後就過去。但是，法王既然不去了，我覺得自己留在那裡也不合適。隨著時間越來越近，我越來越不想去，特別想和上師一起回藏地。

我告訴了法王自己的想法，法王說：“如果我去跟他們提，可能會不方便，因為我之前已經答應過。但是如果你能和我一起回去，我會很高興，因為這次朝聖我們是一起來的，如果你能一起回去，一個人都不落下，這是很好的。現在佛學院的漢族弟子也越來越多，我希望你能給他們講講課。而且，印度的飲食和生活習慣跟我們不同，不知道你能不能適應，我也比較擔心。”當時，法王妹妹阿里美珠也不忍心把我一個人留下，特別不想讓我去。

但是，南珠堪布和敏珠林寺的態度比較堅決，希望我能儘快過去。左右為難之際，正好佛學院的秋巴堪布穿越岡仁波齊山來到印度。他是洛若寺的，也是法王的重要弟子。我跟他商量了一下，他願意代替我去，因為敏珠林寺是很好的道場。之後，我又找敏珠林寺協商，他們勉強同意，但態度上不是很高興。

在新德里的四天中，當地許多藏族人聽說法王來了，絡繹不絕地趕來拜見。法王慈悲地給他們摸頂加持，並傳了一些法。其中一個新龍人叫嘉日尼瑪，在當地很有名望，因為法王的前世列繞朗巴也是新龍人，跟他算是半個老鄉，所以他對我們非常照顧。

法王想在新德里請一些佛像，因為印度是佛陀的聖地，其佛像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而且在那個年代，藏地除了一些古老的佛像，很少見到新的佛像。當我們在新德里看到許多精美佛像後，感覺特別稀有，法王說要請一些帶回去。

嘉日尼瑪就找人帶我們去了一家造佛像的工廠那裡有各種各樣的黃銅佛像，都是手工製造的，非常莊嚴且符合度量，一見就令人歡喜。我們花錢請了一些，他還供養我們每人一尊。這些佛像比較重，因為過幾天法王還要去印度南方朝拜佛陀聖地，一路上帶著不太方便，我們就請他代為保管，等法王到最後一站鹿野苑時，再請他把佛像帶過去。他非常爽快地答應了。

當時，中國駐印度大使館還讓法王和我們陪同人員去一趟，匯報我們在印度期間的所有行程，並提供一切活動的照片和資料。我們去遞交了相關的文字和照片，他們贈送了法王一個看似寶瓶的紀念品。

大使館有四五名工作人員，其中一位對法王很有好感，真誠地讚歎法王的弘法之舉。他知識淵博，思想開放，幾年後他回到中國，直到退休都跟我保持聯繫。

**1990年9月28日**

早上8點，從新德里乘飛機到班加羅爾，航程兩個半小時。

**1990年9月29日**

從班加羅爾乘車 238 公里返回南卓林。

**1990年9月30日**

休息一天。

南卓林庭院有一個大廣場。為了表達對法王的崇高敬意，當地藏民表演了精彩的藏族傳統歌舞，僧眾也跳了金剛舞。

當時，法王和堪布、活佛們坐在前排，他們面前有一些飲料。每個人都很高興地欣賞了節目。

**1990年10月1日—10月11日**

法王在南卓林正式傳法。首先要講的是《定解寶燈論》。這次法王講得比較快，此論共有七個問題，第一天差不多講了兩個，在 11 號完成了所有課程，共有 9 節課。之後，法王傳授了“格薩爾王護法”灌頂。

在法王講《定解寶燈論》之前，我比較擔心。因為南卓林的僧人非常有辯才，並且有一些尋思者，《定解寶燈論》的一些頌詞很難理解，如果我只是錄一遍，法王講起來會不會有點困難。像我備課的話，通常要看一些註釋並對照頌詞，如果法王什麼都沒有，我擔心到時候會講不好。所以我去問法王：“要不要把《定解寶燈論》的註釋和科判也給您唸一下？”

法王摸摸我的頭，慈愛地說：“乖，好孩子，我講了一輩子的佛法，你想現在再馴服老馬，有必要嗎？不用了吧。你錄音就可以，其他的不必擔心。”



我說：“雖然大的方面您肯定沒有問題，但有些詞句要不要過一遍呢？因為有些年輕僧人的分別念很重。”

法王說：“你知道嗎，有一種說法叫老馬識途。馬老了以後，雖然身體虛弱，但是對路很熟悉。不管怎麼樣，我對這條路還是有把握，不會有事的，別擔心。”

後來，法王向大家傳《定解寶燈論》時，竅訣性的講法入木三分，贏得了所有人的好評。整個南卓林，上至貝諾法王、大活佛、大堪布，下至普通僧人，都被法王的智慧折服了。我對此感到非常震撼。畢竟，這部論典相當深，只靠錄音邊聽邊講，一般人很難分析得透徹。過去，法王在佛學院講得很好，我以為是備課充分，沒想到這種智慧是自然流露的，並不需要提前死記硬背。

在傳法期間，法王 4 號還去了附近的色拉寺(Sera Jey)。它是格魯派的三大寺之一，距離南卓林很近，從南卓林的屋頂就可以看到它。這座寺廟有近 2000 名僧人，還有許多德高望重的老格西、老僧人看起來很威嚴。在大殿裡，法王給他們傳授了“長壽佛”灌頂，講了《三主要道論》，並念了廣本的《蓮師遣除道障祈禱文》傳承。

那次是秋巴堪布給法王提前錄音。他沒有經驗，語速太快，咬字不清楚，法王只能含含糊糊跟著念。此後，法王讓他不要再錄了，還是叫我錄音。實際上，每次錄音時我都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儘管讀得不是最好，但還是能讓法王滿意。因此，除了那次，法王在尼泊爾、印度、不丹的所有傳法，都是讓我錄音的。

除了給法王錄音外，我還會把法王的傳法用磁帶保存下來。為了確保錄音的質量我買了一些進口磁帶，專門用於錄製法王的課程。我自己錄音時用國產磁帶，用完就抹掉，可以

反覆用好多次。幸好我錄音機的質量還不錯，每次都能保證音效。

**1990年10月12日-10月15日**

法王為南卓林僧眾傳授“上師心滴”的甚深灌頂：

**1990年10月12日，有戲灌頂。**

**1990年10月13日，離戲灌頂。**

**1990年10月14日，極無戲灌頂。**

**1990年10月15日，最極離戲灌頂。**

同時，法王密集地傳了很多法，包括《上師心滴》的“前行七種修行”“正行光明藏”以及《文殊大圓滿》。

有時，如果上午不忙，需要買東西的話，我會去附近的格秀那卡(Kushalnagar)小鎮。那裡距離南卓林4公里，可以坐三輪車去。為了方便溝通，我還學習了簡單的印度語，不需要找翻譯，自己就可以買東西、吃飯、坐車等。

格秀那卡有一些印餐館，南卓林的小活佛、僧人們經常約我一起吃飯。他們大多數是藏族人，因為在印度待太久了，飲食習慣幾乎與印度人相同。剛開始我對印度食物不習慣，但吃了幾次後就能接受了。那時，我性格比較活潑，容易接受新事物。因為年輕，對買東西或吃東西也感興趣。我記得有

一種將米飯和辣椒混合在一起的食物，像土豆泥一樣，用葉子包起來吃，味道很好。

南卓林在僧眾管理方面非常專業。貝諾法王結合了印度的英式管理模式，在佛學院建立了一個理事會，並設立不同部門來管理財務、教務、辦公等。法王對此非常感興趣，詳細了解這種管理方法後，讓我們記錄下來，說回到喇榮可以借鑑。

早年喇榮的管理與現在不同，只是一種普通的寺院管理模式。從印度返回後，法王開始成立理事會，並建立了財務、教學、後勤等部門。從1990年至2014年，我一直擔任佛學院的七位理事之一。雖然從2014年起已經卸任，但仍在不斷參與佛學院的大小事務，甚至比以前更加忙碌。

## 1990年10月16日-10月20日

法王傳了《大圓滿願文》及麥彭仁波切的《三根本念修法》。

17日晚，南卓林最優秀的僧人來到法王面前，以講考、背考的方式做了法供養。其中有一位仁果活佛，從顯宗的角度辨析了阿賴耶與如來藏之間的區別。他思路清晰，引經據典，發揮得有理有據，自宗要點也掌握得非常到位，在所有講考者中，他講的是最精彩的。我私下與他關係很好，經常討論一些法義。在我的記憶中他對無垢光尊者非常有信心。

聽完每個人的講考後，法王非常歡喜地讚歎：“如今在印度，依靠貝諾法王的慈悲攝受，這麼多智者聚集在這裡，未來佛法弘揚於全球大有希望。在藏地，雖然弘法有種種不易，但多年來我一直很重視人才的培養，喇榮也培養了許多優秀



的僧才。只是在時間上，貝諾法王比我們更早，他始於六七十年代，我們是八十年代才開始的。我相信，這兩所佛學院將會為未來的佛法做出一些貢獻。

## 1990年10月21日

貝諾法王在南卓林的全體僧眾面前供養了法王一頂蓮花帽，並為法王頒發了證書，證書上寫著：“晉美彭措吉祥賢，是對經教伏藏和顯密竅訣圓滿聞思修行、智慧現前正覺、智者成就者頂戴的善知識、具三金剛持明者。十七勝生周鐵馬年十月二十三日。”下面是貝諾法王的親筆簽名，這是藏傳佛教界公認的最高榮譽。同時，他還親自給門措空行母秋巴堪布和我三人發了堪布帽。

我來自朵芒寺，屬於白玉派，根據我們寺院的傳統，從白玉派祖寺獲得堪布帽是相當難得的殊榮。但是我覺得，如果自己沒有真才實學，即使有一頂偉大的帽子，也沒什麼了不起。反之，如果有了真修實證，就算沒帽子也完全可以。所以，在此之前，我跟法王說自己不想接受這個堪布帽，但法王說：“還是接受吧。你們寺院的德巴堪布、帝察活佛肯定很高興。這對你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緣起。”

於是，在南卓林的大殿裡，我們三個人坐在比法王略低的法座上，戴上了貝諾法王賜予的堪布帽。僧眾們也為我們念了很長時間的長壽儀軌。

下來過後，我看了看那頂堪布帽，帽子裡蓋了貝諾法王的私人印章。回到藏地後，德巴堪布他們確實很歡喜，覺得這是一種無上榮耀。我想如果這可以成為弘法利生的緣起，也未嘗不可，除此之外，並沒有太放在心上。

這個帽子被我保留了一段時間，一次也沒有在正式場合戴過。十多年前它似乎還在，但現在應該找不到了。可能我在結緣衣物時，順便把它也送出去了。

### 1990年10月22日

法王傳授了“忿怒蓮師”灌頂，傳講了《文殊語獅子》修法，並給僧人們講了如何清淨戒律、聞思修行、利益眾生等教言。

### 1990年10月23日

南卓林的所有行程，當天全部圓滿了。

在法王離開之前，南卓林按照印度最高貴的送行儀式，將白檀木薄片製成木花，然後串成花環，戴在法王的脖子上。貝諾法王和所有堪布、活佛都依依不捨，非常感激法王在過去三個月傳授的顯密教法。

他們從藏地邀請法王並不容易，所以一次性求了許多大法，法王也傳了很多甚深教言和竅訣。我隨法王到印度，除了有機會朝拜佛陀聖地，還聽到這麼多深法，感覺非常珍貴。我把這些法錄在磁帶上，擔心出境時不讓帶，就把磁帶的黑色膠片單獨取出，縫在大家的衣服裡，平安地通過了海關。回到藏地後再恢復，仍然可以播放。但是，由於某些技術問題，個別磁帶的內容有點缺損，尤其是《七句祈禱文》的前面部分。為了修補這段內容，最近我還在向南卓林打聽，但他們找不到這些錄音。

法王在南卓林傳完法，已是10月底，印度的天氣不是很熱，比較適合朝聖。所以，法王決定開始朝拜佛陀的聖地。

我們坐車 238 公里，從南卓林到了班加羅爾。

### 1990 年 10 月 24 日

如果從班加羅爾直接去印度北部的佛陀聖地，各方面都比較方便。大多數去印度朝聖的人也會選擇這條路線。

但是，這一次，除了佛陀三轉法輪的聖地，法王還希望朝拜佛陀傳授無上密法之地。因此，我們決定費些周折，繞道先去米積塔。

當天從班加羅爾出發，坐車 313 公里到了貝拉里 (Ballari)，晚上住在那裡。

### 1990 年 10 月 25 日

從貝拉里出發到吉祥山 (Nagarjuna Hill) (現位於著名的水壩 (Nagarjuna Sagar Dam) 所在的湖中央。)，全程 429 公里。

吉祥山，是龍樹菩薩在晚年廣轉顯密法輪的聖地，他也是在那裡離開了人間，往生極樂世界。佛經中有一段對龍樹菩薩的授記：“南方碑達國，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日龍，能破有無邊，於世弘我教，善說無上乘，證得歡喜地，往生極樂國。”其中的“南方碑達國”就是吉祥山。

吉祥山上有許多跟龍樹菩薩有關的聖蹟，但離此不遠處，印度政府開發了一個人工湖，淹沒了通往山上的道路。我們不得不把車停在湖邊，隔湖對著吉祥山做了禮拜、發願。

之後，繼續坐車 143 公里，下午到達米積塔。

米積塔 (Amaravathi)，是佛陀傳授《時輪金剛》《真實名經》等殊勝密法之地。由於歷史的變遷，如今只剩下一個



丘狀塔基，附近有一些殘破的石圍欄，據《印度佛教史》所載，這是龍樹菩薩為防止大象損害佛塔所建。

法王一到米積塔，覺性海中頓然流露出《時輪金剛略修法》，當下給所有人傳授了“時輪金剛”灌頂，並要求大家多念時輪金剛心咒，數量不限。

晚上，我們住在米積塔附近的一家旅館。待法王安頓下來，我去轉繞了米積塔。轉繞很長時間後，又藉著路燈的光念了一遍《真實名經》。

### 1990年10月26日

天不亮時，我就早起前往米積塔，轉繞了幾圈後，在佛塔前一直磕大頭。因為米積塔是佛陀傳授密法的聖地，所以我在這裡發了許多跟密法有關的願，希望有生之年儘可能地弘揚密法，遣除眾生對密法的懷疑、邪見等。太陽出來後，我還拍了幾張照片。

上午，法王又去米積塔前轉繞，並發願與結緣眾生一同往生清淨剎土。

下午離開了米積塔，驅車 272 公里到達印度南部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海得拉巴是印度第六大城市，居民多是印度教、伊斯蘭教的信徒。由於受到多種文化影響，那裡的建築頗具特色，有古代文明的許多遺跡，整個城市非常有魅力。

### 1990年10月27日

從海得拉巴乘飛機抵達加爾各答，全程 1495 公里。

1990年10月28日

當天，從加爾各答前往加雅(Gaya)。

加爾各答是印度第三大城市，提供各種交通工具，搭乘火車或飛機非常方便。考慮到費用和其他問題，我們大多數人決定坐火車前往加雅。但為了讓上師舒服一點，我們為法王等少數人買了飛機票—從加爾各答到巴特那(Patna)，全程648公里、40分鐘左右，之後再坐車98公里前往加雅。

我是坐火車過去的。火車上設施陳舊，擠滿了人，衛生狀況不是很好，但來印度體驗一次坐火車的滋味，也是挺新鮮。火車上有各種食品可供出售，吃午飯時，還有餐車推來推去，賣各式各樣的盒飯，很受大家的歡迎。

晚上，我們到達加雅山下的一家旅店。法王一行早就到了。

加雅山是佛陀成道後早年傳法之地，《伽耶山頂經》就是佛陀在這裡宣說的。因為時間太晚了，我沒辦法到山上去，只是透過旅店的窗戶遠遠地看著加雅山，感受佛陀留下來的氣息。

1990年10月29日

佛經中說，如果以信心朝拜釋迦牟尼佛的四大聖地——降生地、成道地、轉法輪地、涅槃地，其功德不可思議。如《毗奈耶經·雜事》云：“此地方所有其四處，若有淨信男子女人，乃至盡形常應繫念生恭敬心。云何為四？一謂佛生處；二、成正覺處；三、轉法輪處；四、入大涅槃處。若能於此四處或自親禮，或遙致敬企念虔誠，生清淨信常繫心者，命終之後必得生天。”還有些經典說，以此功德能淨除五無間罪；

也有說，這跟親見佛陀沒有差別。所以，法王這次來印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朝拜佛陀的四大聖地。

從加雅到佛陀的成道處一菩提伽耶(Bodhgaya)，只有 15 公里。法王一到菩提伽耶，就立即前往菩提樹下，念了《普賢行願品》發願。

想到有生之年能來到佛陀的悟道地，法王顯現上有點激動。看著那裡的一草一木，想起佛陀因地時為度化濁世眾生發下慈悲大願，並無數次布施頭目腦髓，法王淚流滿面，不能自己。

下午，朝拜了菩提樹下的金剛座。此時，法王的智慧海中頓然流露出《願海精髓》，以金剛歌的方式唱了出來，我在旁邊做了錄音和記錄。

#### 願海精髓·普賢刹之杲日

無邊二資功德所成身，具足六十支分梵音語，  
十力功德周遍圓滿意，天中勝天仁王祈垂念。  
佛以廣大慈悲近攝受，極劇三苦摧殘之眾生，  
為欲二利所願如意成，而發無上殊勝菩提心。  
我亦乃至等空眾生盡，不貪自利寂樂之享受，  
依於利他如飾勝意行，從而趣入三有之大城。  
所有生世慧藏唯一父，文殊勇士歡喜而攝受，  
由從普賢行願品所說，如海菩薩行願皆圓滿。  
未來導師九百九十六，於此刹中示現成佛時，  
恆時隨行願成勝弟子，願獲廣弘事業威猛力。  
一切賢劣業繫眾有情，此生命終往生極樂刹，  
獲得無量光佛語授記，智悲力之威勢願圓滿。  
無垢聖教興盛常住世，無偏眾生享受勝利樂，  
意中所願恆時唯有此，祈賜諦語加持成辦之，



祈願一切眾生生存因，圓滿四德寶藏皆成就，  
遍尋不得違逆與衰敗，善妙光照三地增吉祥。

如是於中土金剛座，菩提樹莊嚴之世尊法座前，阿旺羅珠宗美口述，願諸佛菩薩加持如是成就。弟子索達吉由錄音立成文字，並亦如是發願。善矣！

鐵馬年九月初十

《願海精髓》文字不多，但流傳得非常廣。後來我去世界各國傳法時，發現許多佛教道場都念這個來發願、迴向，足見大菩薩的願力不可思議。

當法王誦出該願文最後的結文時，讓我寫下“三藏法師堪布索達吉”，但我認為頭銜太大，記錄時改成了“弟子索達吉”。法王調侃我說：“讓別人記錄時，我沒有提頭銜，人家也會主動加上。可你倒好，我讓你寫，你都不寫。”

之後，法王朝拜了釋迦牟尼佛的腳印。佛陀腳印有真品也有仿品，我們有幸拜見了真品，並用一些黃布將其拓下來，帶了回來。

在菩提伽耶期間，除了每天朝拜附近的聖地，法王早晚只要有時間，就會到正覺塔前念《普賢行願品》。有時還會帶我們一邊轉繞正覺塔，一邊大聲念誦《普賢行願品》的一偈：“清淨一切善業力，摧滅一切煩惱力，降伏一切諸魔力，圓滿普賢諸行力。”

印度非常熱，法王胃口不是很好，加上之前的行程太辛苦，體重減輕了二三十斤。法王開玩笑說：“現在我已經很瘦了，不需要別人攙扶也可以自己走路，甚至還能磕頭。”所以，在轉繞正覺塔時，法王走得特別輕快，我們隨行人員見了也很開

心。我跟隨上師這麼多年，那是上師最瘦的時期，胳膊都非常細，但仍然很健康。

有一次，法王在菩提樹下，召集我們陪同人員說：“將來，我會在此地成佛，佛號光明吉祥如來。誰願意和我一起弘法利生？”所有人都歡喜踴躍地舉手報名。法王微笑著說：

“緣起非常好！願力是不可思議的，今天你們在這裡發願，當我成佛時，將成為我的首批眷屬。即使你們在輪迴幻化城裡暫時會感受一些苦樂，最後也定會集聚於此，與我共享大乘妙法。”

法王在菩提伽耶住了五天。因為這裡是最重要的佛教聖地，以後能不能再來也很難說，所以，我覺得不能浪費這個機會，白天有空就去正覺塔前念《普賢行願品》，並轉繞附近的聖殿；晚上待法王休息後，又去正覺塔前發願、轉繞、禮拜。

菩提伽耶於晚上 11 點鎖門。我一直在裡面念經發願，沒有出去。如果睏了，就靠著牆睡分鐘，醒了趕緊繼續用功。在那五天裡，除了最後一晚因為第二天要出發，我怕時間來不及而沒有過去，其餘每晚都是這樣度過的。

那時的我非常精進，對佛陀和上師的信心特別足，用了自己所有的時間、精力去發願。在半夜，我一邊唸釋迦牟尼佛聖號，一邊轉繞佛塔，除了自己的腳步聲，聽不到任何聲音。有時候想起佛陀的恩德，我泣不成聲，然後跑去菩提樹下或是佛陀腳印那裡，一遍又一遍地磕頭……那種信心真的很強烈。

菩提伽耶的蚊子特別多，我被咬得渾身是包，密密麻麻，臉上也都佈滿了。當時有一個來自泰國的朝聖隊，統一穿著白色衣服，晚上也住在那裡。他們每人有一個蚊帳式的帳篷，我看了特別羨慕。

菩提伽耶很早就開門，我來得及趕回去侍候法王起床。因為晚上太精進了，白天有點沒精神，但即便如此，我也很開心。上師看到我滿身蚊子包，甚至眼皮被叮得都睜不開了，對我的信心非常讚歎，也曾公開表揚過，有時還會打趣我道：“昨天被蚊子咬得怎麼樣？”

那幾天是我最快樂的時光。之前的行程都是沒日沒夜地趕路，難得有一點屬於自己的時間可以用來好好發願。如果將來有因緣，我真的很想再去那裡，修一遍加行，念一百遍《普賢行願品》和《真實名經》……這方面自己有很多想法。當年我在菩提伽耶時，看到許多藏民在那裡發願，晚上就住在附近，白天帶點乾糧，一整天都在磕頭或念經。這樣的修行讓我特別羨慕。

那個年代，去菩提伽耶的漢族人較少。現在，那裡每年都會舉行各種法會，朝覲的漢族人數不斷增加。在我看來，其他聖地雖然也很重要，但若能去菩提伽耶，應該是最殊勝的。畢竟，它是釋迦牟尼佛成佛的地方。

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就對釋迦牟尼佛有堅定的信心。隨法王朝拜菩提伽耶之後，這種信心更加強烈。後來法王在佛學院傳講了《釋迦牟尼佛廣傳》，每每提及佛陀的大慈大悲，法王經常哭得無法自己，這個場景很觸動我。十幾年前，我住院時被下病危通知，所以用剩下的時間翻譯了《釋迦牟尼佛廣傳》。沒想到，依靠對佛陀的信心，我由危轉安，一直活到了現在。

1990年10月30日



上午，法王來到了菩提伽耶的正覺塔(Mahabodhi Temple)，塔內供有釋迦牟尼佛的等身像。

根據歷史記載，在 2500 多年前，工匠之神毗首羯磨熔化了天界五寶和人間五寶，塑造了佛陀的 8 歲、12 歲、25 歲等身像，佛陀對其親自開光，並授記這三尊像與自己無別。其中，佛陀 25 歲的等身像就供奉在此塔之內。

當然，對於這尊佛像的來歷有不同說法。13 世紀的藏地大智者覺頓·如比繞智在《說菩提伽耶·莊嚴之花》中記載：（這個故事，與恰譯師去印度朝聖後所記錄的故事，在個別細節上略有出入，但大致情節都一樣。）佛陀涅槃 100 年後，王舍城有一位 120 歲的匠色婆羅門女，她 20 歲時在佛陀面前受過居士戒，是當時唯一親眼見過佛的人。她有三個兒子，大兒子、二兒子信仰外道，小兒子對佛陀有信心。他們經常辯論內道和外道誰更殊勝，但始終得不到答案。後來，母親讓他們去北部的雪山，詢問那裡的大自在天。他們千辛萬苦到了雪山，看到大自在天在供養五百阿羅漢。他們問了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困惑的問題，大自在天回答：“如果只想獲得善趣安樂，可以選擇外道；如果還想獲得解脫，則應該選擇佛教。”

三個兒子回去後，都成為了佛教徒，並發願要為佛陀造像。大兒子模彷彿陀的等身像，在王舍城造了一尊佛像。二兒子在鹿野苑造了一尊持說法手印的佛像。小兒子準備在菩提伽耶造佛像。這時，有人在夢中告訴他：尼連河邊的沙子底下藏有造像原料——檀香木，如果讓七位清淨的婆羅門女把檀香木和各種珍寶堆在菩提樹下，密封起來不讓人看到，七天後，將自然化現出一尊與佛陀無別的佛像。

小兒子來到尼連河邊，把睡在沙子上的牛趕走後，挖到了檀香木。他按照夢中指示，將所有東西放在菩提樹下，虔誠地等待七天的圓滿。

到了第六天，母親來對他說：“今晚我就要死了。除了我以外，沒人見過佛。所以，這尊佛像是否像佛陀，只有我知道。你去打開封印，讓我看看。”

小兒子不得不打開封印。只見一尊佛像已然形成，佛像的身體、髮髻、眼睛、耳朵等部位的種種相好無不具足，令人見而生喜。母親仔細觀察後說：“佛陀的身體真的讓人百看不厭！我當時看不清佛的髮髻，但是佛像的髮髻很清晰；佛陀身上有金光，但佛像沒有；佛陀有行住坐臥四種威儀，但佛像做不到；佛陀能親自說法，但佛像無法開口。此外，這尊佛像和佛陀一模一樣。”

但遺憾的是，由於七天時間未滿，佛像頭髮的右旋紋路和一個小腳趾沒有形成完整。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也提到這尊佛像非人類所造，但所描述的情節與此略有不同：當年，僧眾為了在菩提伽耶修造佛像，招募了很長時間的工匠，但沒人敢來應聘。後來，不知從哪裡來了一個婆羅門，說自己擅長修佛像。當問到他需要什麼時，他說只要香泥就夠了，但是在造像期間，必須關閉門窗，只留下一盞燈照明，六個月後才能開門。僧眾同意了他的要求。

剩下四天時間就滿六個月時，一些僧人感到好奇，偷偷打開門進行窺視。結果，屋內空無一人，只有一尊佛像，相好具足宛若真佛，唯剩右乳沒有塗好。這時，僧人們才知道這位婆羅門不是凡人，後悔莫及，殷切地進行懺悔、祈禱。當天晚上，一個清淨的沙門夢見了婆羅門。婆羅門告訴他自己是彌勒菩

薩，因為擔心工匠無法揣測佛陀真容，所以親自來塑造佛像，並解釋了佛像觸地手印的來歷。

儘管這兩個故事的情節不同，但都承認這尊佛像與佛陀真身無別。若以信心朝拜、發願，如睹世尊真容，將得到不可思議的加持。

安放這尊佛像的正覺塔，有些史料說是那個小兒子所造，也有說是阿育王所造。但不管是誰建造的，我們今天看到的正覺塔，應該不是它原來的樣子。

根登群培在《印度聖蹟》中記錄：“在一千多年前，正覺塔遭受過一次破壞，後來被摩揭陀國的施主修復了。六百多年前，它又遭受了第二次損壞，後由緬甸的佛教徒作了修繕。”如今的正覺塔，據說就是十二三世紀時緬甸國王所修，塔高 53 米，四面刻有佛像佛龕，佛塔外觀九層，內部僅有兩層。有史料記載，拉薩大昭寺的覺沃佛以前就供在第二層，後來外道入侵時，佛像被扔了出去，後來被人保護並輾轉流傳至漢地，最後被文成公主帶到了藏地。

但是，根登群培在書中並未記錄正覺塔還遭受過第三次更大的磨難：13 世紀，伊斯蘭軍隊入侵印度。為了保護正覺塔和佛陀等身像，僧人們連夜用土將其掩埋，偽裝成一個小山包，此塔才得以倖免。它在地下沈睡了六百多年後，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卡寧厄姆(Alexander Cunningham)根據《大唐西域記》的描述，1861 年發現了正覺塔的所在地，並對其進行了重新挖掘，震驚世界。

必須提到的是，這位考古學家還根據《大唐西域記》提供的信息，利用 25 年時間，發現並挖掘出鹿野苑、藍毘尼、拘尸那羅、那爛陀寺、祇樹給孤獨園等聖地的遺址。作為一名佛教徒，我謹向這位考古學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正覺塔被發現並修復後，一段時間內曾被印度教所佔用。根登群培在《印度聖蹟》中寫道：“塔內除了供有佛陀的等身像，還新修了一些印度教殿堂，用血肉供奉大自在天。當時，一個叫法護的居士心生不忍，為了奪回佛教聖地的保護權，他通過法律手段提出上訴，結果不幸被害。”20世紀初，斯里蘭卡佛教徒達摩波羅(Dharmapala)在印度復興佛教時，多次呼籲各國佛教徒支持收回菩提伽耶的運動。最後，經由全印度會議委員會和比哈爾之印度教徒大會居間調停，決定由印度教和佛教共同管理菩提伽耶。

法王在頂禮了佛陀的等身像後，沈默良久，神情凝重，彷彿在回憶什麼。塔內的香燈師看法王氣度非凡、異於常人，雖然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但對法王非常有信心，特地給我們留很長時間在那裡發願，並送給法王一大根菩提樹的粗壯樹枝，以及許多菩提葉——在印度，當地政府對菩提樹保護甚嚴。許多人為了得到一片菩提葉，經常在樹下等很長時間，一旦樹葉隨風飄落，無數人就一哄而搶。法王得到菩提葉之後，私下分給了我們一些，我們每個人都如獲至寶。

香燈師對我也很好。有一次我去朝拜後，他送給我一件完整的等身佛法衣和一個供在佛像前的鉢盂。當時法衣特別難以得到，我非常開心。回來時行李超重，又捨不得放棄，很矛盾，最後還是想方設法帶了回來。

當天，法王在轉繞正覺塔時，還朝禮了塔旁一尊被稱為“說話度母”的佛像。昔日阿底峽尊者在繞正覺塔時，這尊度母像對他說：“如果你想迅速成佛，修菩提心是最快的途徑。”由此而得名。當法王看到這位“說話度母”時，立即將手中的紅寶石念珠掛在佛像的脖子上作為供養。下午再去轉繞時，念珠就不見了，我們以為被路人拿走了。

稀奇的是，三年後的一個早晨，法王在喇榮的家中突然發現了這條念珠。其中原委，法王給我講了一些，但現在有點記不清了。

### 1990年10月31日

法王朝禮了清涼屍陀林(Durgashri)，它位於著提伽耶以東數公里處，印度人稱之為“德嚙希日”。法王帶我們念了《斷法儀軌》，並做了一些發願。

當年蓮師放棄王位後，直接來到這裡修行，並攝受了無量空行、非人。但如今這裡找不到任何遺跡，只有很多大石頭零星分佈著，一些樹木長在周圍。如果不了解這段歷史，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地方。（也有人認為，歷史上的清涼屍陀林不在這裡，而在另一個地方）

在不遠處的山腰上，有一個山洞，是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之夏瓦日面見本尊瑪哈嘎拉的地方。洞口有一棵檀香樹，據說是瑪哈嘎拉的魂樹。蓮師也在這裡修行過12年。法王去那裡作了禮拜並發願。

### 1990年11月1日

印度的尼連禪河(Niranjana)，在菩提伽耶以東，其附近是佛陀六年苦行的地方。這條河是恒河的支流，在雨季，河水會淹沒兩岸的村莊、田野；在枯水季，它會乾涸成一片沙灘，人們只能從三四十米寬的河床，聯想到它昔日的氣勢不凡。

法王去時，河水比較豐沛。我們的車底盤很高，可以直接開到河的對岸。

在佛陀苦行的地方，有一棵菩提樹，後人在樹下修了一個法座。法王到了那裡之後，給大家講起佛陀苦行的經歷，說：“佛陀在共同所化眾生面前，示現了六年苦行，終獲大徹大悟。作為佛陀的追隨者，我們也應該為求正法，不懼任何苦行。在修行中遇到任何磨難，都要有堅強的毅力。”

法王在菩提樹下入定了很長時間。之後，帶大家一起念了《普賢行願品》。

離尼連禪河不遠，有一片鬱鬱蔥蔥的森林，那裡有牧羊女供佛的塑像。法王向所有人講了這個故事，並念了一些比較短的願文。

之後，我們朝拜了河岸上的其他聖蹟，並做了發願。

當時，法王還以開取伏藏的形式，得到了佛陀苦行時的一件物品，但我們周圍的人都不知道，也沒有覺察到。回到佛學院後，有一次法王在僧眾面前拿出一個小小的黑色器皿，像一個杯子，說：“我前一段時間去尼連禪河時，在樹林中得到了它。這也許是佛陀苦行時喝水的東西。”然後，法王將水倒入器皿，給身邊的許多人喝。相信老道友都記得這一幕。

## 1990年11月2日

在正覺塔東北側的院牆外，有一個著名的哈哈笑屍陀林，周圍環繞著許多小佛塔。儘管已荒廢了很長時間，但身處其中，仍然有一種威猛的感覺。有人說，把自己的頭髮埋在這個屍陀林中，將淨除罪業而不墮惡趣，所以我們剪了一些頭髮並放在那裡。

旁邊有一個小房子。我走進去，看到一塊刻著壇城圖案的石頭，紋理不是很清晰。根據藏地文獻，這是桑吉益西大師



製作的時輪金剛壇城。這間小房子在當地很出名，許多人都前來朝拜。

當天恰好是藏曆十五號，法王帶我們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念了很長時間的《普賢行願品》，並做了會供。參加活動的人比較多，有隨行法王的人，也有附近的藏人。

菩提伽耶是千佛成道的聖地，因此，我在這裡請了一些易於攜帶的小佛像，其中一尊保存至今。此外，我們還拓印了一些佛陀的腳印，並將它們帶回去當作很珍貴的加持物。

### 1990年11月3日

早晨，我們離開了菩提伽耶，驅車前往70多公里外的靈鷲山(Gridhrakuta)。

我坐在車上，依依不捨地看著正覺塔，看著它越來越遠，直到看不見為止。我合掌一次又一次地祈禱，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再來朝拜這個佛陀證悟的聖地。但是從那以後已經三十年了，我沒有機會再去朝拜。也許一輩子都不會有了。

實際上，朝拜諸佛菩薩、高僧大德加持的聖地，以及禮拜佛像、佛塔、佛經等三寶所依，是非常有意義的。這些殊勝對境會給我們帶來一種特殊的感染力。在朝聖過程中，如果用非常真誠的信心、恭敬心、歡喜心祈禱和發願，自然會得到上師三寶的加持，使大悲心、菩提心、無二慧等功德不斷增上。因此，我很珍惜這次的朝聖機會，每一站都非常認真地朝拜、發願，沒有任何散亂和懶惰。

之後，我們到了靈鷲山。靈鷲山附近有一個大山洞，當地人說這是第一次結集三藏的地方。但是，它並不是以大迦葉

為首的上座部的結集之處—七葉窟，可能是大眾部結集的地方吧。

法王朝拜了這個山洞。一位印度人說，有授記說將來會有大德在這裡開取伏藏，法王應該就是這位大德。但法王沒有對此特別關注，只是帶我們在這裡發了願。當時，洞壁突然流下了甘露，法王用手接著喝了一些，然後抹到了頭上，並且讓我們也喝了。後來我聽說，這個山洞以前從來沒有水，以後也沒有過。

然後，法王來到靈鷲山。靈鷲山是座不太陡峭的小山丘，山上草木叢生，有許多岩石。有一段路無法通車，法王下車走了一會兒。當天太陽特別強烈，好像要把人烤熟了一樣。休息時，法王坐在一個地方，對所有人說：“靈鷲山是佛陀第二轉法輪的聖地。我們可以來到這裡，是很有福報的。第二轉法輪的主要教義，是大、中、小《般若經》；而以顯義、隱義的方式詮釋《般若經》的，分別是中觀、現觀。今天沒有太多時間談論這個，我就給大家傳一下《心經》吧。”然後，法王背著念了《心經》的傳承，還念了一個《般若願文》（不知道當時傳的是哪個《般若願文》的傳承），並帶大家共誦《普賢行願品》。

發願過後，法王說：“六世達賴來到這裡時，看到山上滿是經書。我現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光明，真正現前了‘佛陀無涅槃，佛法無隱沒’的境界。你們去山頂吧，我就不去了。佛經說，佛陀在山上傳法時，不喜歡爬山的比丘經常受傷。我今天會不會絆倒也不知道，所以在山下發願就可以。如果你們腳力不錯，可以上去轉轉，但不要拖延太久，今天還有許多地方要去朝拜。”

佛陀在靈鷲山傳過《法華經》《般若經》《稻稈經》等，但是具體在哪裡傳了哪部法，問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請了一位藏族導遊，在爬了一段山路後，他指著一塊大石頭說：“這就是佛陀轉法輪的地方。”我們在那裡簡單發了願，拍了幾張照片，擔心上師一直在等，就儘快下山了。

一路上，許多人都在賣念珠，說是用當地菩提樹的果實製成的，而且不太貴。我買了十幾串，帶回藏地送給道友當禮物。

然後，法王繼續趕路。在去王舍城的路上，看到了佛陀居住多年的一座山，叫加桑山。我們遠遠地做了禮拜、發願。

之後，到了竹林精舍(Venuvana)。它是頻婆娑羅王為佛陀建造的，佛陀住了很長時間。這裡有個池塘，據說佛陀曾在其中沐浴，加持很大。法王和我們在這裡做了象徵性的沐浴，洗了洗臉、手、腳等，念了一個短願文。

接著，法王去了七葉窟(Saptaparni Cave)。這是佛陀涅槃後第一次結集三藏的地方。從這裡開始，佛法正式以文字的方式傳播出去。法王給我們念了《三十五佛懺悔文》的傳承，並簡要介紹了第一次結集的過程，以及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的一些故事。

晚上住在那爛陀附近。

## 1990年11月4日

在古印度，佛教達到最鼎盛時，有那爛陀寺、戒香寺、飛行寺三個最高的佛教中心。

那爛陀寺(Nalanda University)，由帝日王於5世紀建成，後來屢加擴建，成為一個規模宏大的佛教道場。它有超過九百萬卷的藏書，龍樹、月稱、聖天、寂天、無著、世親、



陳那、法稱、蓮師、靜命、貝若扎那、玄奘、義淨等大德都在那裡修學過，曾有上萬僧人聚集於此。在 7 世紀，它是全印度矚目的大乘佛教中心。12 世紀，被伊斯蘭軍隊佔領並一炬燒毀，其藏書持續焚燒了六個月。如今，那爛陀寺只有廢墟。當考古學家在 20 世紀初挖掘該遺址時，發現它的面積為 100 萬平方米。

距離那爛陀寺約 11 公里處，是飛行寺(Odantapuri)。它也被稱為“歐丹達布梨”。這是一個重要的密宗佛教道場。它建於公元 8 世紀，由波羅王朝的國王達磨波羅建造，是僅次於那爛陀寺的印度第二古老大學。根據西藏文獻，昔日有多達 12000 名學子到這裡求學。帝洛巴、那若巴曾駐錫於此，阿底峽在這裡跟法護學《大毘婆沙論》十二年，瑪爾巴和阿底峽在寺內也曾多次見過。12 世紀末，就像那爛陀寺的命運一樣，飛行寺也被伊斯蘭軍隊摧毀。

在飛行寺 200 多公里外，是超戒寺(Vikramashila)。它被藏傳佛教稱為“戒香寺”，是國王達磨波羅於 8 世紀所建。這位國王為佛教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先在那爛陀附近建了飛行寺，繼而又建超戒寺，其規模勝過那爛陀寺。超戒寺在 400 多年中受歷代國王保護，共有一百多個僧院、六處研究院，四方的每個大門都有一位護門班智達，接受來自各方的問難、辯論或挑戰。13 世紀初，伊斯蘭教軍隊燒毀了印度僅存的佛教中心超戒寺，標誌著佛教在印度本土宣告絕跡。

這三個偉大的寺院，藏地大德在著作中經常提到，對它們的名字我們耳熟能詳，所以在安排朝聖時，法王很想去朝拜。然而，多方打聽之下，當地人說只有那爛陀寺可供瞻禮，而超戒寺被淹沒在帕格爾布爾附近的河中，遺址已不可尋；飛行

寺被摧毀後，也找不到具體位置。因此，我們不得不改變計劃，只去了那爛陀寺。

當法王到達那爛陀寺時，看到昔日輝煌的佛教重鎮，只剩下一片廢墟，特別傷感。法王站在一片空地上，給大家講述了那爛陀大德的無上法恩，並念了那爛陀五百班智達共造的《文殊禮讚》傳承，還帶大家發了願。

我撫摸著那裡的殘垣斷壁，轉繞著大大小小殿堂的遺址、僧眾寮房的地基，不禁湧出濃濃的悲傷。想起曾經在這裡求學的龍樹、月稱等聖者，不知道廢墟中是否有他們的住處，於是我蹲在地上用手挖，挖到了一塊古舊的瓦罐碎片，不知道是不是他們用過的，就把它帶回來了。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為了找到飛行寺和超戒寺，我還詢問了印度的學者，並查閱了很多資料。但是，由於印度不太重視歷史記錄，因此很難在這方面找到特別可靠的依據。

後來，在根登群培的書中，我發現了《瑪爾巴上師全集》的一段文字，有助於確定飛行寺的位置。書中說飛行寺位於一座山上，山頂的形狀很奇特，向西藏方向傾斜。原因是：瑪爾巴在給米拉日巴傳法後，又去了一趟印度的飛行寺，向上師那若巴求取更殊勝的密法。有一次，他請上師傳授遷識奪舍法，上師問他為什麼求這個法，他說：“我有一個弟子，名叫聞喜（即米拉日巴），是他得到空行母的授記和指點，想求這個法。”聽了這話，那若巴雙手合掌，讚歎道：“北方黑暗處，如日照雪山，名為聞喜者，頂禮彼尊者。”然後閉目向西藏俯首並點頭三次。此時，山和樹也一同俯首點頭三次。直到現在，這座山和樹木的頂部，仍然向西藏微微彎曲。

如今，據說在比哈爾謝里夫(Bihar Sharif)車站以西，有一座扁平的石山，離那爛陀寺不遠，應該是飛行寺的所在地。

近代一位藏族學者去朝拜時，那裡荒無人煙，雜草叢生，只有一條小路。在過去，伊斯蘭教佔領了印度的佛教寺院之後，要麼徹底摧毀，要麼變成埋葬屍體的地方。時至今日，飛行寺仍由外道管轄，埋葬信徒的屍體，不允許外人朝拜。那位學者透過門縫偷偷往裡看，發現中央大殿的附近有墳墓，墳墓上覆蓋著伊斯蘭教的綠色旗幟，附近還有寺廟的一些遺跡。

後來，我通過衛星地圖，在比哈爾謝里夫，果然找到了一個扁平石山——巴里帕哈里山(Bari Pahari)，海拔約 100 米。山上有一處像是寺廟的廢墟，大殿位置的中央有個巨大的墳墓，據說是穆斯林國王馬利克·易卜拉欣·瓦亞之墓。根據這些細節，估計這裡就是飛行寺的所在地。

至於另一座寺院——超戒寺的位置，在根登群培的遊記中不是特別明顯，當地的藏族人也不知道。後來我了解到，近年來印度學者在帕戈爾布爾(Bhagalpur)附近發現了它。超戒寺在印度被稱為布扎瑪希拉(Vikramshila)，它位於印度東北部，在帕格爾布爾東北偏東的恒河岸邊，以前有許多強盜，普通人很難到達。但現在人們可以去朝拜，據說印度政府打算修復它。

法王在世時，非常重視飛行寺和超戒寺，經常向我們提起：飛行寺是印度的密法道場，被外道徹底摧毀後，該寺許多僧人將密法帶到了藏地；國王赤松德贊在建造桑耶寺時，跟蓮師和靜命論師商量，將其根據飛行寺的佈局進行修建（建有經藏傳規之大壇城、律藏傳規之經堂、論藏傳規之須彌山及四大部洲日月等象徵建築），阿底峽尊者來西藏之前，曾擔任超戒寺的住持……所以去印度時，沒有因緣朝拜那兩處聖地，對法王來說是一大遺憾。



當天，法王離開那爛陀寺之後，驅車前往 300 多公里外的瓦拉納西 (Varanasi)。途中路過一片大草原，當地人介紹這是廣嚴城。法王下車後看了一下，沒有逗留太久，也沒有發願。後來我才了解到，佛經中的廣嚴城不在那裡，而是在印度的另一個地方。

晚上，我們住在鹿野苑 (Sarnath Deer Park) 附近。

### 1990 年 11 月 5 日

鹿野苑是釋迦牟尼佛初轉法輪的聖地，也是解脫智慧在世界上最早開啟的地方。阿育王曾在這裡建造了佛陀的紀念塔，但 100 多年前，瓦拉納西的一個惡臣將其破壞，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遺跡存留。

歷史上，佛教被外道摧毀後，一度在印度埋沒了幾百年。在這期間，耆那教的信徒們還在鹿野苑修過殿堂，並將周圍的佛教聖地變成了豬圈。那時候的鹿野苑，很難找到佛陀轉法輪的遺跡。

19 世紀末，斯里蘭卡居士達摩波羅來到鹿野苑，克服重重困難，建造了佛教寺院。同時，他從斯里蘭卡迎請出家眾前往印度，重建僧團，開創了印度佛教的後弘時期。鹿野苑還有一棵高大的菩提樹，是他從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上折枝移植的。後來，他在鹿野苑的寺院出家，並圓寂於此。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佛教徒，人們在鹿野苑建造了他的雕像。

當年我們去印度朝聖時，無論去哪個佛教聖地，都能聽到“達摩波羅”的名字和他保護聖地的行為。回到藏地後，法王還在課堂上講過他全力護持佛教的感人故事。

那天，法王到了鹿野苑後，第一個地方就是直接去佛陀的初轉法輪處。那裡有後人建造的一組塑像：佛陀以說法手印傳法，五比丘在一旁恭敬聆聽。整個場景非常生動。附近還有佛陀傳法的法座，我們在那裡念了《普賢行願品》發願。當時有許多藏族信徒聞名而來，法王給大家講了佛陀初轉法輪的故事，並做了一些簡單開示。

之後，在當地人的推薦下，法王參觀了鹿野苑歷史博物館。博物館的大部分藏品，都是穆斯林摧毀佛教聖地後所留下的殘缺佛像。其中，阿育王在鹿野苑所立的石柱特別有名。石柱高約 12.8 米，柱身已斷裂，但柱頭保存完好。柱頭上有四隻獅子，背靠背，面向四方。據說石獅背上原本馱著代表佛法的法輪，但已經遺失。印度國徽上的圖案，就是石柱上的這四隻獅子。

下午，法王轉繞了達美克佛塔 (Dhamek Stupa)。這是鹿野苑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建築。塔高 43 米，直徑 28 米，是圓筒形二層建築物。在過去的歷史中，鹿野苑的所有建築都被穆斯林破壞殆盡，但這座塔卻很幸運地保存了下來，屬留存極少的阿育王時期建築。

法王轉繞佛塔之後，應瓦拉納西高等研修中央學院的邀請，給該校師生傳授了“文殊智慧勇識”灌頂，並講了佛陀初轉法輪的四聖諦教言。法王提醒他們，作為一所世間學校，若要探索萬法的真相，應結合科學來研究佛教的奧秘。

這時，突然天現祥雲，就像一條條白色哈達延伸至四方。法王高興地說：“我在佛陀初轉法輪的聖地講法，出現了這樣的祥雲，緣起很吉祥。雖然我現在眼睛不好，幾乎看不清文字，但依此看來，我將來還需要繼續轉法輪。”後來法王回到佛學院，打算修建大經堂。在規劃地勘的第一天，法王召集有

關人員商議時，天空中也出現了一模一樣的祥雲。法王告訴大家，這是我們應該不斷弘揚佛法的緣起。

當天，我拍了很多照片。晚上回去後，法王批評我：“去聖地應該以發願為主，不是以觀光為主。你不要經常拍照，否則，就像《蓮苑歌舞》中所說：為了旅遊而朝拜神山，為了享樂而住在靜處，這些表面的行善，沒有任何意義！”

看到上師顯得不高興，我特別害怕，在上師面前哭著懺悔。但從第二天上師的語氣來看，上師並沒有生氣，反而對我更加慈愛。也許依靠上師的這種示現，消除了我未來傳法的許多違緣。30多年來，我弘揚佛法一直比較順利，這應該是上師賜予的最大加持。

不管怎麼樣，後來朝拜幾個聖地時，我收起了相機。一段時間內，一張照片都不敢拍。我心裡覺得：如果上師不高興，拍這些有什麼用呢？

## 1990年11月6日

早上7點從瓦拉納西出發，經過200多公里，下午3點多，到了拘尸那羅(Kushinagar)。

拘尸那羅是佛陀的涅槃地。法王到達之後，立即前往佛陀最後傳法的地方。然而，由於歷史的變遷，佛陀涅槃時的娑羅雙樹已經消失。只有後人像徵性地種了兩棵娑羅樹，樹齡約有二三十年。

離這兒不遠，有一棵不太高的樹，據說是佛陀宣講《涅槃經》之處。法王告訴所有人，當佛陀接近涅槃時，先傳講了《時輪金剛》，之後是《涅槃經》，然後在娑羅雙樹下示寂。



《涅槃經》是佛陀最後講的一部經典，所以，法王在這棵樹下念了一些短的發願文。

法王還說：“拘尸那羅跟其他聖地不同，這是佛陀最後傳法的地方，也是度化最後一個眾生的地方。佛陀在涅槃前對阿難說：“我馬上要離開人間了，你有什麼問題應該儘快問。但阿難因為特別傷心，泣不成聲再加上魔王作梗，使他沒有聽清楚，所以錯過了這個機會。本來戒律的開遮持犯在後世可隨順當地做一些開許，但他沒有問。”

然後，法王去了大涅槃寺(Nirvana Temple)。寺內有一尊巨大的佛涅槃石像，雖然這是後人所雕，但佛陀的神態慈悲安詳，宛如在世。法王靠近佛像的上半身，一邊磕頭一邊含著淚說：“佛陀入滅是為了向眾生展示無常。佛陀涅槃之前，把法衣拉下來露出上身，告訴阿難等人：‘諸比丘請看，一切有為法是無常。’這是佛陀的最後一次教導。”

當時法王顯得特別傷心，淚流滿面地說：“大慈大悲的佛陀，他的色身在具有常執的眾生面前已示現隱沒。對娑婆世界的眾生而言，光明的太陽已落入了西山，我們所有眾生在黑暗中多麼可憐！”之後非常悲傷地念了《普賢行願品》。

我跪在法王的旁邊，看著佛陀涅槃像，不知不覺被帶到了佛陀涅槃的現場，感受非常強烈。後來，我問了其他去朝拜的人，他們似乎沒有這種感覺。

法王的朝聖，確實不同於世人旅遊。一般人來到這些聖地，只是拍拍照片、看看風景、聽聽歷史故事。而法王的心與佛陀連在一起，佛陀的慈悲和智慧深深植根於他的骨髓，融入他的修行和生活。因此，依靠法王的巨大加持，我瞬間回到了過去的佛陀時代。

從大涅槃寺出來，太陽快要落山了。旁邊是一座自色的大涅槃塔，法王帶我們做了轉繞。

大約一公里外有佛陀的茶毗塔(Mukutbandhan-Chaitya)，是佛陀茶毗後八大國王分舍利的地方。在記憶中，法王沒有去，我去那邊轉了幾圈很快就回來了。

當離開拘尸那羅時，天完全黑了。天氣特別悶熱，我的心情也很沈重，覺得心中的太陽已經消失了。黑夜中，在附近找了一家旅館住下。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人生中的另一次“太陽”隱沒：當法王還在世時，每次出去都會帶我，只有一次沒有帶，結果就是最後一次。那次，法王下山去成都看病，我在居士林目送他的車漸行漸遠，從此就再也沒有見過上師。那天法王的笑容，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法王的色身；“莫捨己道、勿擾他心”，是我最後一次聽到法王的聲音。後來在喇榮，看著法王法體茶毗的火焰，我彷彿被無邊黑暗吞沒。如今，我只有把法王的骨舍利戴在脖子上，當作心中的太陽。

當然，無論是佛陀還是上師，色身雖已融入法界，但他們的法身佛法，比色身更重要。因此，我要以利益眾生為終極目標，把佛法以聞思修的方式一直弘揚下去。這樣，他們的智慧身永遠不會消失。

## 1990年11月7日

早上7點，離開了拘尸那羅，然後坐車319公里，於下午5點到達舍衛城(Sravasti)。

舍衛城是佛陀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前後加起來總共待過 25 年。《楞嚴經》《阿含經》《大寶積經》《阿彌陀經》《金剛經》等佛經，就是佛陀在這裡宣說的。

舍利子、目犍連、迦葉、五比丘、十六阿羅漢等比丘，也在這裡生活了很長時間。因此，舍衛城在佛教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

法王去朝拜的地方，主要是佛陀住過的四個房舍。其中一個被稱為犍陀俱提精舍 (Gandhakuti)，位於祇園精舍一帶，這是佛陀傳講《阿彌陀經》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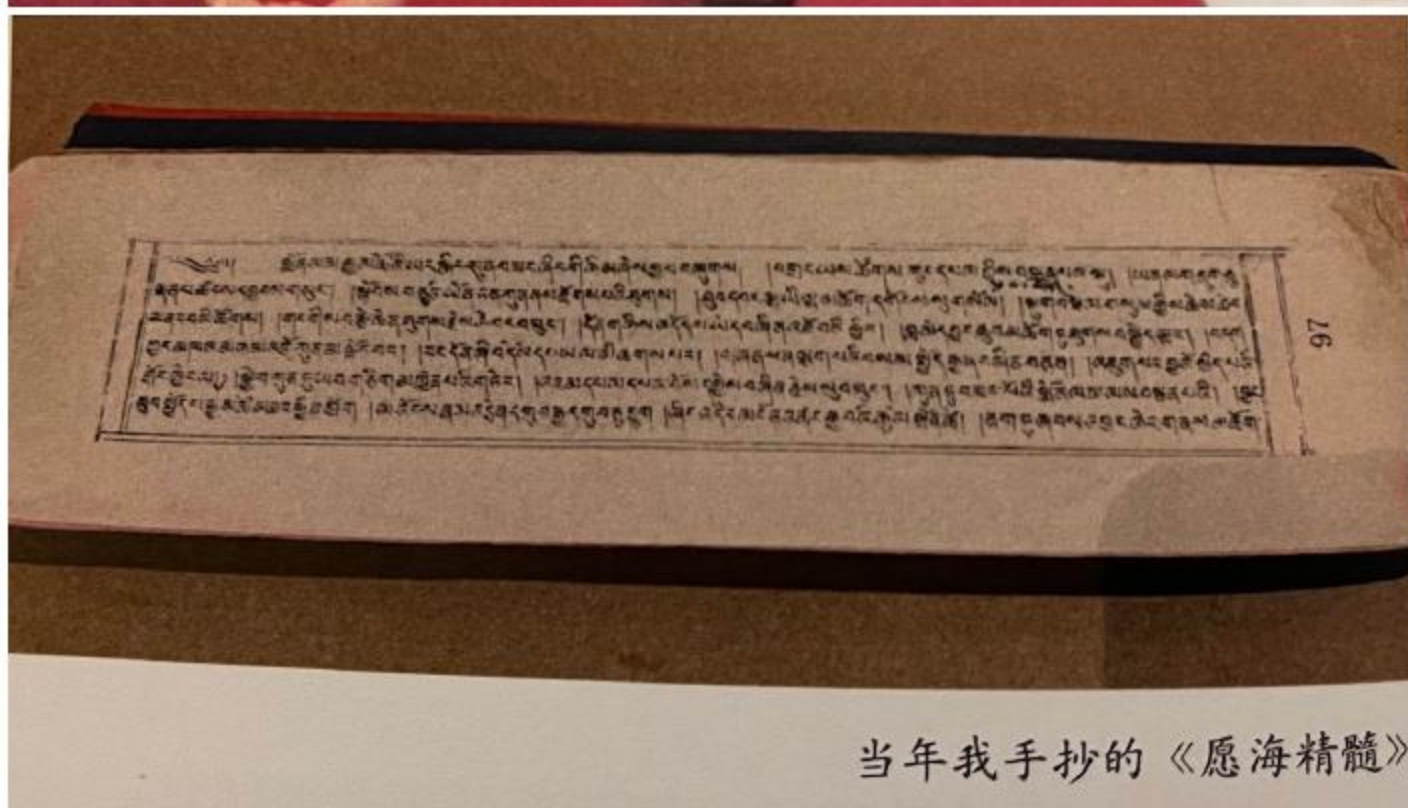
在精舍附近，有一棵印度最古老的菩提樹，樹枝被一些樁子支撐著。據說這棵樹是阿難因為懷念佛陀，請目犍連尊者從菩提伽耶的菩提樹取下一個枝丫帶回來，再由給孤獨長者親自種下，因為這棵樹與阿難有關，因此，它也被稱為“阿難菩提樹”。法王在菩提樹旁邊做了開示，之後念了《普賢行願品》發願。

然後，我們去朝拜了指鰲悔改證果處、給孤獨長者故宅、提婆達多陷入地獄的大坑。還有一個地方，是佛陀去忉利天為母說法的升天之處，但我們沒有過去，只是遠遠地看了一下。

本來，法王想要去佛陀從忉利天降臨人間的地方——劫比那國（今桑伽施），但它離得比較遠，因為時間緊，實在沒辦法。據說那裡是一座小山，山上有殿堂，野鹿、孔雀等動物很多。當地人說，它的環境非常舒服，站在山上，似乎離天特別近，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加持。

當天，我們朝拜完所有的聖地後，天都黑了。晚上住在附近的地方。





当年我手抄的《愿海精髓》











第五站 尼泊爾 (11/08/1990-11/17/1990)

## 第五站 尼泊尔



○ Jumla  
नेपाल  
Nepal 尼泊尔



1-1. 蓝毗尼 | Lumbini



1-2. 摩耶夫人祠 | Maya Devi Temple



1-3. 阿育王石柱  
Pillar of Ashoka

Lumbini

○ Butwal

From: 舍卫城



兰格拉姆 | Ramgram

## 法王第五站行程

11月8日 蓝毗尼 (लुम्बिनी, Lumbini)  
摩耶夫人祠 (Maya Devi Temple)  
兰格拉姆 (रामग्राम, Ramgram)



4-1. 仰卧龙 | Narayanthan



4-2. 钦哲寺 | Shechen Monastery

11月9日 宗囊寺(རྫོང་ནང་དགོན།, Zong Nang Monastery)

11月11日 博达哈大佛塔(བྱ་རུང་ལ་མོ་རྗེ།, Boudhanath Stupa)

南摩布达(ལྷག་མོ་ལུས་བྱིན།, Namu Budd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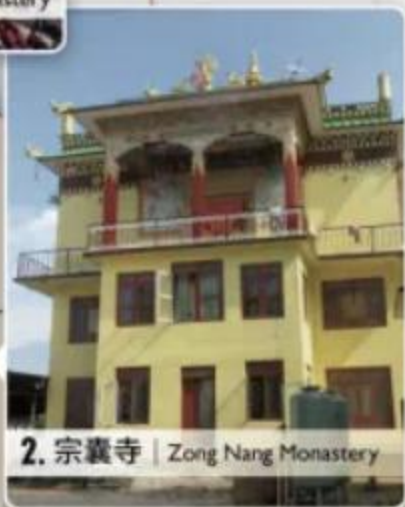
11月13日 达塘佛学院

仰卧龙(ལྷག་ལྷ་རྒྱལ།, Narayanthan)

11月15日 贝若林(བེ་རོ་རྒྱུང།)

11月16日 钦哲寺(ཞེ་ཚེན་བསྟན་གཞིས་དང་རྒྱལ་གླིང།,

Shechen Monastery)



2. 宗囊寺 | Zong Nang Monastery



3. 南摩布达 | Namu Buddha



玛拉蒂卡山洞 | Maratika Cave



1990年11月8日

印度的所有行程已經圓滿。當天要前往尼泊爾。

在印度期間，跟隨法王同行的，除了我們以外，還有一些在家出家信眾，他們自費和法王一起去各大聖地發願。看到法王要離開，他們非常不捨，只能在舍衛國跟法王告別。包括秋巴堪布，敏珠林寺的人也來接他，他要代替我去傳法。雖然我在印度的費用，一部分是貝諾法王出、一部分是我自己出，不欠敏珠林寺的錢，但畢竟自己承諾在先，後來又食言了，所以有點不好意思。

其實，法王一行的朝聖費用，包括吃飯、住宿、交通，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基本上由貝諾法王提供。那時，他的條件也不太好，南卓林幾千名僧人的吃住都是他一人承擔，特別不容易，所以我對他非常感激。

當年去印度朝聖，不像現在這麼方便，無論是買機票、住旅館、包車都特別困難。買機票的話，必須先查好是否有票，然後打電話預訂，打不通還要親自去機場，有時候去了也買不到；坐車的話，車內悶熱，沒有空調，蚊子特別多，道路坑坑窪窪，而且每去一個聖地，都要邊開車邊打聽，比較折騰；吃飯的話，也要四處找飯店。

那個年代，我們應該是國內第一批去印度朝聖的人，沒有旅遊攻略，也沒有GPS導航，有時候雖然有人帶路，但他們也經常迷路，坐了很長時間的車，結果方向錯了，還要返回去……如今去印度朝聖比較容易，當地為了吸引遊客，提供各種便利的交通工具和食宿條件，許多聖地也做了修復，還建有一些展示歷史古蹟的博物館。我們當年去的時候，除了鹿野苑之外都沒有博物館，大部分聖地都是廢墟，除了菩提伽耶有

一些朝聖者，其他聖地非常荒涼，到了那裡有一種滄桑感，看到昔日輝煌的佛教聖地變成那樣，特別感慨。

當天，佛陀四大聖地的朝拜也接近尾聲了。下一站，即最後一站，是位於尼泊爾境內的佛陀生地——藍毘尼(Lumbini)。

藍毘尼位於印度和尼泊爾的交界處，原本屬於印度的北方邦。1857年，印度爆發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活動，尼泊爾幫助英國解決了暴亂。為了表示回報，英國在劃定尼泊爾和印度的邊界時，把這一塊地方劃進了尼泊爾的版圖。當時印度人也沒有在意，等到了1896年，考古學家在這裡發掘出了藍毘尼遺址時，印度人悔之晚矣。從那時起，兩國一直為了佛陀的發源地而爭論不休。

離開舍衛城後，我們乘車很長時間才到尼泊爾海關。尼泊爾和印度之間的海關不太正規，兩個國家的人來來往往，有些騎著三輪車，有些直接走過去，也沒人盤問。但是，邊檢人員只要看到外國人，為了要錢，就會攔下來檢查行李。我們帶的行李比較多，所以很“幸運”地被攔住了，必須每個人交錢才能放行。實際上，他們要的錢也不多，最多兩百盧比。但為了這點錢，他們囉嗦半天，刁難很久，所以，我們在那裡耽擱了好幾個小時。

入境之後立即趕往藍毘尼，那裡雖然離得不遠，但到的時候已是下午。藍毘尼比印度的聖地還荒涼，但有一種神奇的加持力，使人自然對佛陀充滿信心，那種感覺很難用語言來形容。

一進藍毘尼，迎面就是摩耶夫人祠(Maya Devi Temple)，它是一個小小的白房子，非常破舊。祠內有一黑一白兩塊石雕。白色浮雕上刻有摩耶夫人右手攀著無憂樹，佛陀從其右

脅出生；黑色浮雕已殘缺不全，但仍可辨認出摩耶夫人手扶樹岐的形狀。

摩耶夫人祠前面有一個水池，是佛陀誕生後沐浴的地方。祠旁有一棵巨大的無憂樹，佛陀就在此樹下降生。站在樹下，法王情不自禁地誦出“天地此界多聞室，釋宮天處十方無，丈夫牛王大沙門，尋地山林遍無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等讚佛偈，以及關於佛陀十二相成道的祈禱文，並帶我們念了《普賢行願品》。念完之後，我偷偷拍了幾張照片，不敢讓法王看到。但我們離開後不久，20世紀90年代末，當地官員將樹賣給了日本人，現已不知所蹤，如今以菩提樹替代無憂樹供人禮拜。

藍毘尼有一個破損的阿育王石柱，柱上刻著此為佛陀降生處的字跡，是阿育王在公元前318年所立。據說石柱曾被雷電劈掉一段，頂部的標誌性雕塑一馬頭從此遺失。佛教在印度衰亡的幾百年裡，藍毘尼便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直到19世紀末，西方考古學家才發現這個阿育王石柱，確認這裡是藍毘尼。

阿育王對佛教的貢獻非常大，他不但分發佛陀舍利於各地建塔，還在每個聖地造了一個高大的石柱，讓後人可以辨認出這些聖地。西方在保存歷史遺跡方面也有很好的傳統，他們在偉人住過的地方、重大事件發生的地方，都建有許多紀念碑、紀念館。所以，這個時代的佛教徒也應該有這種意識，若能造一些堅固的紀念物，過多少年也不會磨滅，後人依此就可以恢復歷史記憶。

當天，我們朝拜四大聖地圓滿了。因為佛陀的降生地很有紀念意義，下午的光線也非常適合拍照，我很想在最後一站



拍一張合影，但前兩天剛被法王批評過，所以不敢提，算是留下一點遺憾吧。

在朝聖的過程中，法王除非因時間太趕，只能念一些短短的願文，否則都會按照喇榮課誦的順序，圍繞著《普賢行願品》，從八吉祥、發心一直念到最後。如果時間比較多，還會念《大圓滿願文》。每到一處聖地，法王都會先去最關鍵的地方，念誦這些來發願祈禱，其他景點則沒有特別關注。

最近，我查閱資料時發現，離藍毘尼不遠處，還有一座非常珍貴的佛塔—佛陀涅槃之後，佛舍利被分給了八位國王。一百多年後，阿育王下令挖掘由八王建造的舍利塔，將佛舍利全部合在一起，然後分至各地修新塔安置，並立阿育王石柱以記載。其中七個佛塔的舍利被挖出來了，只有藍毘尼的這座舍利塔，是唯一沒有被打開的。據說阿育王前去的途中，夜夢龍王請求他不要帶走佛舍利，以便龍族可以繼續守護、修行培福，後來他又在路上遇到巨蛇攔路，當地長老也請他把舍利留給佛陀的故鄉，所以他就沒有挖出。由於這裡有龍王保護，阿育王沒有在此立石柱，而是在佛陀降生的藍毘尼立了石柱。

後來，當英國考古學家發現這座塔時，準備將佛舍利挖出帶走。結果，去挖的人莫名其妙死了，而且不斷有人出事，他們覺得太詭異，就不敢繼續挖掘。當地人還說，他們不能在佛塔的附近種莊稼，不然經常遇到毒蛇的襲擊。日本人經過勘測，發現地下確實有一座地宮。當地政府一直想開發這裡，近幾年也在想辦法，但到目前為止，佛塔依然保留原樣，佛陀留在人間的八分之一舍利完整地保存在佛塔裡面。這個地方叫蘭格拉姆(Ramgran)。

尼泊爾是佛陀的故鄉，其實除了藍毘尼，還有迦毘羅衛國的王宮所在地、佛陀為父親淨飯王說法的地方等。但由於時

間緊迫，法王主要朝拜了佛陀的四大聖地，這些聖地沒有安排在行程中。

當天，法王的心情非常好，也許是因為朝聖圓滿了，再加上不知道是什麼緣起，最後一站竟然是佛陀的降生地。法王說：“如果最後朝拜的是佛陀涅槃地，可能心情不太好。這次的行程安排還是不錯，雖然不是故意的，但依靠這個特殊緣起，未來可能像有些大德授記的，我的壽命會比較長。藍毘尼是佛陀一生開始的地方，我們也在這裡發願：弘法利生的事業正式開始！”

從印度回來後，法王的事業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包括在佛學院修建大經堂、舉行三次大型極樂法會、創辦佛學院四大法會、去世界各國弘法、在漢地廣攝四眾弟子……以前法王雖然很有修證，但並不那麼出名，很多人不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從那以後，事業如日月般遍照世界，利益了無量無邊眾生。雖然這也是法王宿世的宏願但不可否認的是，一些勝妙的緣起有不可思議的作用。

## 1990年11月9日

我們早上離開藍毘尼，前往加德滿都。起初，道路比較平坦。行車30多公里後，據說就是蘭格拉姆，即阿育王沒有開取的舍利塔所在地。

100多公里後，路過奇特旺國家公園(Chitwan National Park)，它在當地比較有名，西方人喜歡去那裡騎大象遊覽。

過了動物園之後，路特別難走，沿著長長的河流是一條非常狹窄的山路。這條路上經常有堵車，而且一堵就是幾個小時。幸運的是，當天我們沒有遇到這樣的路況。

中午，我們在路邊看到很多小餐館，就找了一家吃午餐，點了當地的咖哩飯。

用餐後，我們繼續趕路。經過 9 個多小時，很晚才到達加德滿都的宗囊寺。每個人都覺得很累。

### 1990 年 11 月 10 日

在宗囊寺休息一天。

### 1990 年 11 月 11 日

上午，法王請到了一尊非常特別的文殊菩薩像。這個過程在法王著作中是這樣描述的：

“我一直精進地持誦文殊贊偈頌：‘文殊金剛尊，真誠而祈禱，加持勝智慧，遍滿我相續。’剛圓滿 30 萬遍的那一天，從附近博達哈大佛塔的塔頂射出一道光，一直照到我的房間。我立即起身，前往佛塔那裡去轉繞。

在轉繞時，一位藏族人對我說：‘仁波切，如果您想請一尊好的佛像，可以去那邊的佛具店。’

於是我走進一家佛具店，櫃檯上擺放著一尊立式的文殊菩薩像，手持八大菩薩的標誌。當我見到他時，他沖著我微笑，我懷疑是不是眼花了，使勁揉揉眼睛再看。結果，文殊菩薩像心間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融入我的心間，我當下安住於無分別的境界中。

之後，我誦出一首道歌：

恆住聖地五台山，八菩薩等萬佛子，  
智慧總集於一身，頂禮文殊金剛尊，  
為初業障所迫我，蒙您善巧大悲護，



此鑄像賜大安慰，深恩厚德誰能量。  
為令父您生歡喜，乃至虛空世界盡，  
我持如海佛子行，報答無礙大恩德。

接著，我一直念誦文殊贊偈頌。後來依靠弟子們和許多藏族人的努力，把這尊菩薩像請了下來。

之後，我坐車去朝拜釋迦牟尼佛因地時捨身餵虎的佛塔。一到那裡，我阿旺羅珠宗美便將此經歷口述出來，由堪布索達吉立成文字。十七勝生周鐵馬年九月二十四日(公曆 199 年 11 月 11 日)。”

這段經歷非常奇妙，對我來說，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那天上午，法王突然提出要去轉繞佛塔。匆匆去了以後，本來沒安排時間逛佛具店，但法王信步就走了進去，整個過程讓我有點措手不及。

到了那裡，法王長時間盯著一尊一尺高的文殊菩薩像，然後用手擦擦眼睛又繼續凝視。我們非常困惑，不解地看著上師。上師很高興地說：“這尊像有特殊緣起，一定要將它請下來。”店裡的女老闆一開始說什麼也不肯出售。我們費了好一番口舌，出了很高的價錢，才最終說服了她。法王一直坐在外面等著，後來我們出去說“文殊像已請到了”，法王顯得很高興。

那時，我並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只是覺得幸不辱命，自己也很開心。由於在佛具店耽擱了一些時間，我們趕緊坐上車趕路，前往南摩布達(Namo Buddha)。

南摩布達是釋迦牟尼佛因地時捨身飼虎的聖地。《賢愚經》中記載：世尊往昔轉生為一個小王子時，曾在此地將

身體布施給一隻饑餓的母虎。他的哥哥得知後悲痛不已，於是把他的殘骸收集起來，建造了一座施身塔。

南摩布達的山頂，就是佛陀捨身飼虎之處，現有紀念佛陀的浮雕、塑像等。山下是古老的施身塔，塔前有間供燈的小屋。

通往施身塔的山路崎嶇不平，幸好我們的吉普車底盤高，才能一路翻山越嶺，很費勁地“爬”上那裡。剛到施身塔，還沒有發願，法王就把我叫過去，記錄了文殊像的來歷，也就是上述那段文字。這時，我才意識到這尊文殊像如此殊勝。

法王告訴大家：“這尊文殊像非常重要，可稱之為說話文殊或法輪文殊。來，我給大家做加持！”然後一邊唸文殊贊偈頌，一邊把文殊像放在我們頭上加持——從那以後，我更加珍視這尊文殊像了，坐飛機都不敢托運，過海關時，行李再多也要背在身上。回到佛學院後，他一直陪伴在法王身旁。

在施身塔前，法王講起佛陀行菩薩道時捨身餵虎的感人事蹟，淚流滿面，哭了很長時間。他說：“本師釋迦牟尼佛為了利益我們濁世眾生，因地時無數次布施自己的身體。作為修學大乘道的我們，也應該追隨佛的足跡，修持六度萬行。特別是，首先要慷慨解囊、廣發佈施...”

當時我也一直在流淚，心裡默默發願：“雖然跟佛陀相比，我的慈悲心差得很遠，但作為佛陀的追隨者，願我未來在生生世世中，也能將自己的身體、受用、一切善根，無有吝嗇地布施給眾生！”

之後，法王帶現場所有人共誦《普賢行願品》發願，並念了《釋尊儀軌》傳承。當念到“頂禮、供養、皈依本師、出

有壞、善逝、應供、真實圓滿正等覺釋迦牟尼佛”時，他老人家反覆念誦了很長時間。

## 1990年11月12日

當天，法王沒有外出，一直待在自己的屋裡。趁著這個機會，我向法王請教了一個問題：“1988年您在藏地傳授密法時，從覺性中流露出一個偈頌：’一旦空中雷聲響，地上孔雀起舞時，願您作傳喜訊雨，令葉繁茂結碩果。‘它似乎帶有授記的隱意，能否請您明確地解說一下？”

法王告訴我：“當年這個偈頌出現時，我也不知道具體會應在什麼事情上。但實際上，它是對未來的一種授記，後來成為我與班禪大師、世自在大師會晤的緣起。”法王詳細講述了一些內容，由我來做筆錄，現收錄在《法王全集》中。其中，最後一段是這樣的：

“關於此偈第四句的意思，具慧者若通過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事情詳細觀察，可以大致了知，暫不詳加解說。

此授記偈所宣說的，儘管還有四種比喻、四種意義的許多同法，但它們很容易理解，因此這裡不再贅述。

**高戲光明大圓滿，以心安住之後得，  
覺空廣界鏡中現，三世所知諸影像。**

（此偈的意思是，安住在大圓滿的境界中，以此入定的後得智慧，過去、現在、未來發生的事情，就像在鏡子裡一樣可以顯現出來。這應該是遊王描述自己的智慧。）

於尼泊爾大塔附近、宗囊活佛與貝諾法王創建的宗囊寺之樓上自屋內，經堪布索達吉勸請後，阿旺羅珠宗美敘述，由



堪布本人筆錄，以此願弘法利生具廣大義。十七勝生周鐵馬年九月二十五日。”

我常常會隨身帶著紙筆，所以當法王娓娓道來時，很快就能將其記錄下來，並能跟得上他的語速。法王用詞非常準確，中間不會有什麼改動。當我寫下這些內容時，感覺法王的表述除了淺顯的字面意思外，還有更甚深的密意可以進一步挖掘。這也是聖者與普通人不同的地方。

在速記時，我通常寫的是草書，記完以後，晚上再用正楷字仔仔細細地抄一份。那時候沒有電腦打字，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寫。然後再出去複印幾份，先給法王一份，再給隨從人員每人一份。有時候找一個可以複印的地方並不容易。如果是馬上要念的修法，又找不到地方印，我會拼命抄寫幾份給相關人員。

### 1990年11月13日

距離宗囊寺4公里，有一個達塘佛學院，法王被邀請到那裡灌頂、傳法。這個佛學院雖然沒有固定的寺廟，只是租借了一個場地，但他們系統聞思顯密教理，在當時的尼泊爾很有名。那裡的堪布對弘法、聞思非常重視，私下也與我探討了一些法義。但後來聽說由於種種原因，這個佛學院解散了，如今已經沒有了。

下午，去附近參觀了仰臥龍(Narayanthan)的廟宇。往昔尼泊爾是一個大湖時，裡面的龍王就是仰臥龍。所以，仰臥龍是尼泊爾的地神，凡是到尼泊爾的人，通常會去朝拜。據說他特別靈驗，供奉他可以逢兇化吉、消災解難，這方面有許多傳奇故事。仰臥龍的形象是大自然，但頭頂上是阿彌陀佛。

此像被印度教管理後，他們不想讓人看到阿彌陀佛，就用花蔓將其蓋住了。

### 1990年11月14日

在尼泊爾的朝聖計劃中，原本有一站是去瑪拉蒂卡山洞 (Maratika Cave)。據《藏密佛教史》記載，蓮師在此山洞修行了三個月的長壽法，感得無量壽佛親自降臨並賜予灌頂，由此證得了長壽持明果位，成就了無生無死的金剛身。

法王本來想去朝拜，但那裡只有直升機才能抵達，當時天氣一直不好，無法達到起飛的條件。所以，為了等天空放晴，我們在尼泊爾多待了幾天，並嘗試了各種方法，後來簽證快到期了還是不行，我們只能取消了這個行程。其實如果法王能去那個山洞，住世時間可能會更長一些，許多大德也建議法王去那裡，但遺憾的是，這個因緣沒有成熟。

為了再次促成這個因緣，從1990年到1995年，我們一直努力，沒有放棄。1995年，法王被批准再次出國，原計劃是下半年去尼泊爾，慈誠羅珠堪布、索頓喇嘛和我一起陪同。但當我們到達成都時，手續突然又辦不下來了，百般努力也沒辦法，最後還是沒有去成。

過了不久，法王就開始生病，顯現上病得非常嚴重，從秋天到第二年春天，在成都治療了五個多月。我們很擔心因為去不了長壽洞，法王會不會示現圓寂。還好後來度過了那場危機，法王由此寫下了《勝利道歌》。

從那次以後，直到圓寂，法王再也沒有出成國。

一般來說，普通人不能出國，不能朝拜某個聖地，不算什麼太大的遺憾。然而，作為持教大德，一些行程與眾生的慧命息息相關，如果沒有如期成辦，還是特別可惜。

其實，我們兩次都非常努力，很希望就算不批准法王出國弘法，只要能去一下那個山洞也可以。但或許是眾生的福報不夠吧，最後還是沒有成功，這也是我們弟子最大的遺憾！

### 1990年11月15日

離我們住處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道場叫貝若林，是色達的貝若活佛建造的，他和法王是老鄉。當天，貝若活佛邀請法王到他的道場，為僧俗弟子做加持，並傳授了佛法。

中午，法王和我們隨行人員在貝若活佛的精舍裡用餐。他用藏地食物來招待法王，包括糌粑、人參果，酥油、酸奶。這些可能是他託人從藏地買來的，味道很正宗。由於我們一直在印度吃咖哩和米飯，突然嚐到了熟悉的食物，還是非常高興。法王也顯得很歡喜，跟大家聊了世間、出世間的一些話題。

其實，我在國外時，適應能力還是比較強，只要有時間，經常會去小餐館吃點當地的食物。起初我還擔心錢不夠，但印度、尼泊爾的物價不高，還是沒問題。當時的我，每去一個國家，就有強烈的好奇心，對各種食物、水果都想嚐嚐，而且還喜歡與當地人交往，經常學一些方言進行交流。這些行為現在看來很幼稚，但年輕時的氣脈，可能比較喜歡散亂吧。

下午，在博達哈大佛塔附近，法王為許多當地的出家人和在家人做了一個大型的“金剛槩”灌頂。



1990年11月16日

頂果欽哲仁波切在尼泊爾有一座寺院，名為欽哲寺 (Shechen Monastery)，仁波切吩咐該寺僧眾邀請法王蒞臨他的寺院。上午，法王來到這裡，在大殿裡為所有僧人傳授了“護法格薩爾天”“文殊大圓滿”灌頂。

下午回來後，法王對我們隨行人員說：“尼泊爾是佛像的故鄉，我想在這裡請一些佛像。我需要一尊大威德像，堪布索達吉去幫我請；阿里美珠需要一尊蓮師像，索頓喇嘛去請；門措需要一尊文殊菩薩像，熱巴醫生去請。”於是我們三人分頭行動，去不同的地方請佛像。

在尼泊爾，釋迦牟尼佛像、蓮師像、度母像、文殊像比較常見，而大威德像非常難找，據說幾天都找不到合適的。所以，我帶了一個懂尼泊爾語的人，直接去製作各種佛像的工廠裡找。稀有的是，當我一進去，就發現了一尊很大的大威德像。談妥價錢後帶回來，法王非常高興，說這個緣起很好。

那時候，無論我到哪裡，都想著法王長久住世該多好，很希望創造一些善妙的緣起。在尼泊爾期間，聽說薩迦法王也住在當地，我偷偷去問他法王有沒有壽障，需要念些什麼經。薩迦法王告訴我，法王的壽命沒有大的障礙，需要多念《十六羅漢禮讚文》和一些其他經文。我仔細地記錄下來，回佛學院後做了安排。

在印度的南卓林時，我也做過同樣的事情。當時聽說有一位老喇嘛是非常有名的圓光師，就私下去問他法王有沒有壽障。他住在一個昏暗的小房子裡，屋內只有一束光透過窗戶照進來。他對著光線觀察圓鏡，說鏡中顯現出一棵參天妙樹，枝繁葉茂，樹上有許多鳥。他沒有觀察到不吉祥的徵兆，說法王的事業應該非常廣大，但要求念《十六羅漢禮讚文》

越多越好。我回到藏地後，印了大量的《十六羅漢禮讚文》，請佛學院和其他寺院的僧眾念了很多。

當時因為我比較年輕，經常為上師到處打卦、念經，問這個問那個。現在看來，這種行為不一定可取。作為有智慧的弟子，應該比較穩重。如果弟子之間非常和合，聞思修行特別精進，讓上師不生起厭離心，這才是讓具德上師長久住世的最好方法。

### 1990年11月17日

找到法王需要的佛像之後，我也請了幾尊自己有信心的佛像：

我本身很喜歡文殊菩薩。從五台山回來後，就一直祈禱文殊菩薩，再加上當時正在聞思，想要開啟智慧，所以就想請一尊文殊像。在許多佛具店找了很久之後，我看到一尊鑲有白銀的文殊像，非常非常莊嚴。請回來後，我展示給一位老喇嘛看，他讚歎不已，說如果是在古代藏地，這尊文殊像值一匹馬的價錢。但後來被小偷偷走了。

此外，我還在拼命找無垢光尊者像。我對無垢光尊者非常有信心，每次逛佛具店時，都想找一個可以隨身攜帶的小像，最好是持心性休息手印的。但去了所有的店鋪，根本找不到。直到第二天要離開尼泊爾了，我還是有點不死心，又出去逛了一下，仍然找不到。當我滿懷失望準備回去時，突然在一家很小的佛具店裡看到了一尊，完全是我心目中的樣子。我高興壞了，覺得這一定是無垢光尊者的加持，把它視如伏藏品一樣。這尊像有很大的加持力，後來我還用它作為模型，製作了批尺寸相同的小像，並發給不同的人，作為傳承加持的緣起。

2000年，我發願翻譯《上師心滴》，法王當著全體僧眾的面特別開許、鄭重交付，也賜予了一尊無垢光尊者像。這尊像至今我一直保存著，在傳講一些重要的密法時，會給部分有緣者展示，並講述祈禱傳承上師的重要性。

無垢光尊者的《三解脫》《三休息》《七寶藏》《上師心滴》，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翻譯並傳授，在這個過程中，始終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在背後支撐著。自無垢光尊者的色身融入法界，客觀說，用其他語系傳播尊者智慧的，我們可能算數一數二。這是源於對無垢光尊者的不共信心，同時也是一種特殊的緣起。



第六站 歸來 (11/18/1990-12/28/1990)

第六站  
归来









1990年11月18日

尼泊爾、印度、不丹之行已經圓滿。當天，我們從加德滿都國際機場出發，飛抵泰國的曼谷機場。之後又花了半個小時轉機，最終飛往香港國際機場。整個航程是六七個小時。

由於法王在印度和尼泊爾請了很多佛像，有些是自己的，有些是送給佛學院堪布們的禮物，坐飛機帶不了太多，所以需要找人提前幫忙。後來，正好貝諾法王前往香港舉辦法會，壇城用品將通過航空托運，因此，我們就請他的隨從將一些佛像、唐卡、檀木直接運到香港。其餘的由我們自己攜帶。

我們有很多行李。每個人都請了一些佛像。我還幫幾位堪布在印度請了幾個大海螺，特別重。為了減少行李並幫助法王多拿一些東西，我把自己在尼泊爾請的很多佛像都送人了，只留下一尊小小的無垢光尊者像，以及那尊鑲銀的文殊菩薩像。因為尼泊爾不允許磁帶出境，為了保存法王的講課資料，我把磁帶的黑色膠片取出來，將其縫在每個人的裙子裡。

熱巴醫生喜歡印度布的僧衣，一口氣買了好幾件。為了減少托運的重量，他把所有衣服全套在了身上，一層一層的披單、一層一層的裙子，看起來特別滑稽。法王打趣他道：“你今天也太胖了吧。”我們都笑得前俯後仰。

在尼泊爾過海關時，邊檢人員又找理由刁難。我們塞了一些錢，好不容易過去了。

抵達香港後，過海關也比較麻煩。當時香港還沒有回歸，我們是大陸護照，入境需要辦理一系列手續，排隊、填表、蓋章都很費勁。用了四個小時才辦好一切，然後乘車到達貝諾法王在香港的中心——香港密宗寧瑪派白玉佛教中心。

該中心位於九龍柯士甸路，不是太大。大殿不到 100 平米，用於日常開法會、做會供等。此外還有一兩間工作室，以及一間貝諾法王的房間。貝諾法王沒有在中心住，法王就住他的房間，隨行人員在大殿裡打地舖。

## 1990 年 11 月 19 日

我們把法王這次取的伏藏、唱的道歌，編輯成了本簿薄的冊子。聽說香港的拍照技術特別好，順便請法王在香港拍一張照片，加上那個冊子，算是回佛學院後給僧眾的禮物，法王也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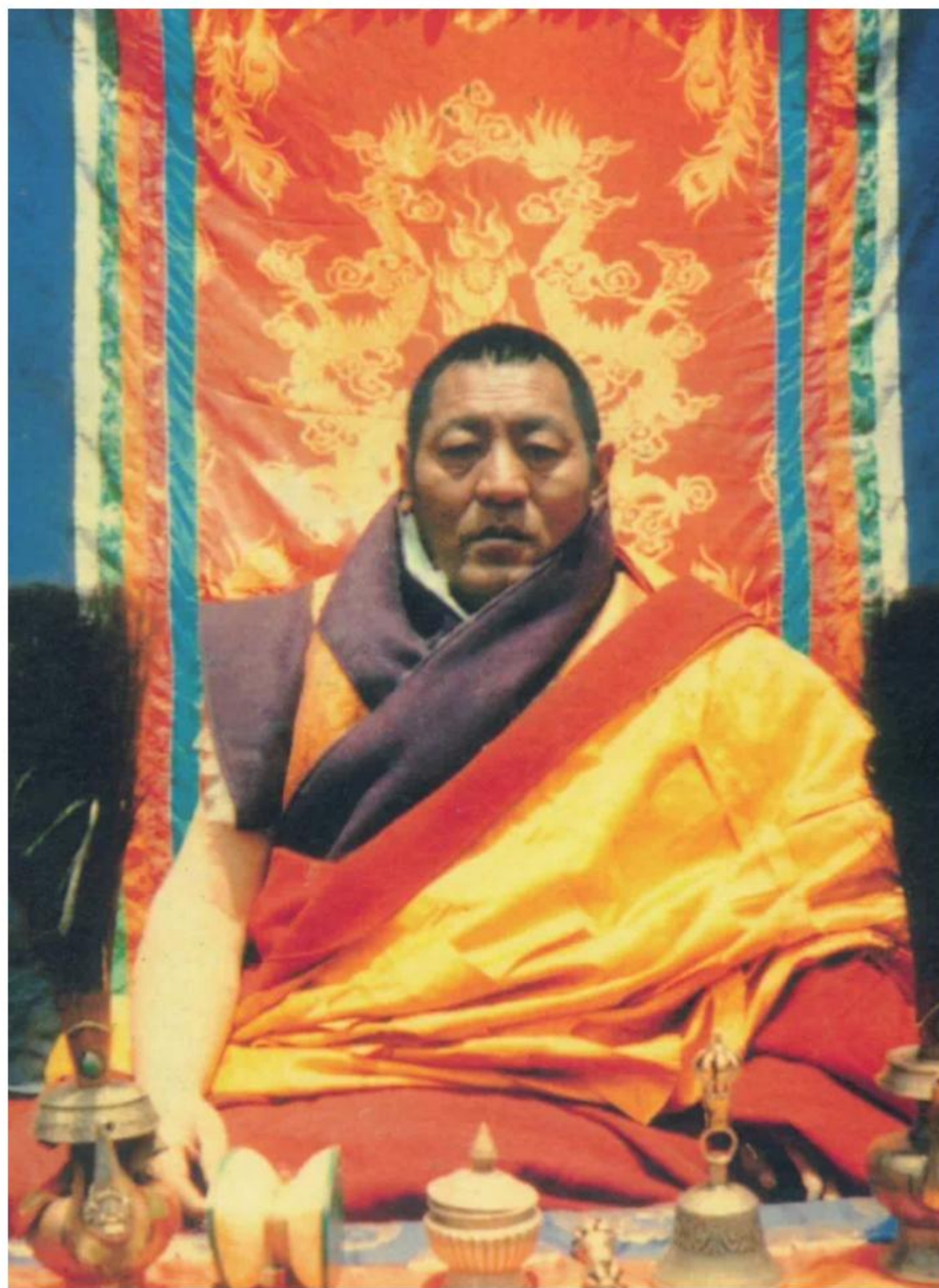
我們去了香港比較著名的照相館，並帶上了白玉中心的法座。法王戴著在印度南卓林得到的蓮花帽，安住於一種特殊的等持中，加持見聞、接觸這張照片的人得到利益。照相館的要求非常高，反反覆覆拍了很多次，最終效果令人滿意。拍完照片後，我們仔細收好膠卷，到成都後沖洗了很多張。

在我的記憶中，法王有幾張照片是特意安住在一種境界中拍的：

第一張是 1984 年法王在佛學院傳授“四心滴”灌頂時，有人要給法王拍照，法王叮囑他先別拍，自己要在大圓滿中安住一會兒，這樣拍出來的照片會有特殊的加持力，並希望將來得到它的人能發願放生。

那時，我還沒有來佛學院。正是因為這張照片，我第一次認識了法王。









法王手印的照片

第二張是 1987 年在五台山的那羅延窟，法王開取伏藏“文殊大圓滿”時拍的。





第三張是這次在香港拍的。





第四張是 1993 年法王在西方弘法時，在加拿大拍的。



後來，在成都、佛學院也拍過一些。但早年這幾張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法王每次拍這樣有特殊加持的照片，都有放生的要求，有時候還會在照片的背面按上手印。我剛來佛學院時，若要得到有法王手印的照片，並沒有規定放生數量。但後來要照片的人越來越多，只能規定每個手印要放一萬個眾生。依靠這種善巧方便，藏地和漢地的許多人紛紛放生，從而拯救了無數生命。單單是這個功德，普通人幾生幾世也難以完成。

如今，按有法王手印的照片，仍保留在許多信徒的手中。對有信心的人來說，這是一份無上至寶。且不說法王本人示現的神奇事蹟，單單是依靠這些照片，也發生過許多稀有、奇妙的故事。

## 1990年11月20日

當時，貝諾法王也在香港。他每天都來到白玉中心，和法王一起用餐，由不同的施主輪流供齋。白玉中心的住持經常在早上向法王報告：“今天，某某小姐請客，”那時，我對世間了解不多，以為“小姐”很年輕，結果到了下午，見到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

在這幾天裡，法王參加了該中心的“三根本”會供法會，為的香港的佛教徒灌了頂，做了簡單的佛法開示。我在印度時沒辦法翻譯，到了香港，就可以給法王當中文翻譯。但是，當時香港的語言與現在不太一樣，我的語言他們聽不懂，只好又找了一個懂香港話的人再次翻譯。

在香港逗留期間，我看到每一次貝諾法王外出弘法，都會將所有供養匯給他在印度的道場以維持僧眾的生活，非常有

感觸。印度的道場與藏地不同：藏地僧人的生活是家人供養，道場也受到信眾的護持；在印度，當地人幾乎不信佛教，信仰佛教的藏族人條件不太好，因此，很少有人供養道場。上師們維護一個道場並不容易，所有費用必須自己想辦法。許多高僧大德都很辛苦，他們經常去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傳法，獲得一點錢後，再用來修建寺院、塑造佛像、培養僧才，包括支付水電費。

當時，貝諾法王在香港、台灣和新加坡設立了佛教中心，所有的供養都用來維護道場，自己的生活很簡單。他道場中的僧人主要來自藏地和不丹，沒有生活來源，甚至僧人的衣服也都由上師來發。有時我跟他們開玩笑說：“藏地是弟子供養上師。而你們這邊，是上師供養弟子。”不過，這些僧人在學習上非常精進，無論是辯論、造論，還是相當不錯。由於經歷過磨難，許多人特別珍惜這樣的機會。

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貝諾法王為弘揚寧瑪派教法做出了巨大貢獻。特別是在培養僧才方面，貝諾法王、法王如意寶確實與眾不同，對延續佛教的慧命功不可沒。

當看到這些上師的發心，我深受感動，並發願，將來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會隨學他們的偉大行為。後來，在過去的30多年裡，為了培養漢族僧才，我在傳講佛法、翻譯法本、修建經堂、安排住宿、湊集生活費等方面，默默花了一些精力和心思，可以說是盡心盡力。即使在今天，法王已離世16年了，我仍然堅守在這個崗位上。我希望將來很多人也能延續傳承上師的傳統，繼續培養僧才、傳遞佛法、利益眾生。

1990年11月21日



因為是第一次來香港，很多人說應該去海洋公園看看，所以我們安排了時間去那裡。

當法王和我們第一次看到海底世界時，深深感到眾生的業力不可思議。法王說：“由於前世造了什麼樣的業，這些眾生轉生為這樣的身體，真是很可憐。”當導遊在每一站介紹動物時，法王會默默為它們念經加持，有時還會大聲持誦釋迦牟尼佛的聖號。

之後，有人推薦我們坐過山車。其實，法王血壓很高，按理說不能坐，但那些人也沒有制止。法王和我坐在同一個車裡，往上的時候比較舒服，突然下衝時，我感覺心臟都要跳出來了。法王下來之後，顯現上不停地嘔吐，頭痛。

然後，我們坐車去深圳海關辦理入境手續，花了三個多小時。通過海關後，我們發現法王買的沉香小茶几少了一個。我回去找了很久，結果在邊檢人員辦公室找到了它——他們組裝了小茶几，將它放在自己屋裡，上面還擺著一些水果。我和他們交涉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要回來。

在這次折騰之後，我最喜愛的念珠掉在那裡了。念珠是木質的，有一顆珊瑚隔珠，我用了好幾年，法王也加持過很多次，自我出國以來，就一直用它念文殊心咒，還在揚列雪念了10萬遍金剛橛心咒。雖然茶几找回來了，但念珠丟了，回來後我傷心了半天。儘管也可能是前世欠他們的，今生必須給點東西來償還，但茶几他們應該用得上，念珠肯定用不上。

然後，我們趕到廣州機場，飛機晚點兩三個小時。當法王在候機時，因為坐過山車一直頭痛，非常難受，所以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當時正在下雨，我給法王打傘，法王拒絕了，說這樣淋著很舒服。我想為法王買一碗麵條，沒想到平時1元

的麵條，機場居然賣 15 元，我們嚇壞了，第一次感受到機場的東西很貴。但還是買了，法王勉強吃了幾口。

法王長時間坐在雨裡。因為剛從印度那麼熱的地方回來，穿得很薄，我們擔心法王著涼，又買了一條毛毯。法王披著毛毯，一直坐在大雨中……這個場景至今記憶猶新，我每次去廣州機場都會想起。

飛機很晚才起飛，晚上 12 點多到達成都，飛行了 2 個多小時。

之前我在香港時，給色達縣的人發了第二封電報，請他們轉告佛學院：法王要回來了。聽到這個消息後，許多弟子下山前往成都迎接。因為通訊不發達，他們只知道法王返回的大致時間段，但不知道具體的日期，所以在成都等了好幾天。

得知法王當天會到達，他們激動不已。那時，成都的機場比較破，很多地方都不規範，有些弟子通過找關係，前往下飛機的地方接法王。另一部分弟子求機場人員放他們進去，被拒絕後，他們看到旁邊是鐵絲網圍欄，就硬闖了進去，機場人員也沒攔住。結果，法王一下飛機，看到下面全部是弟子，每個人都捧著哈達，含淚等在那裡。為了平復大家的情緒，法王看到他們之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將懷裡的小狗拿出來，笑著問道：“這是我在印度得到的，它叫布廓。可不可愛？”

在廣州機場，我們的一些行李被扣，因為超重。到達成都後，我正在想辦法時，遇到了一位商人，他問我是否需要幫助。我談到了這個情況，他連夜飛到廣州，把東西帶回來了。我記得，他夾著一個黑色的包，手裡拿著一個“大哥大”。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哥大”。

## 1990年11月22日

在成都休息一天。

法王外出時，每到一站，都會給隨行人員開個小型會議，以交代相關事宜。當天的會議，算是一次總結性會議。

法王告訴所有人：“這次前往尼泊爾、印度、不丹的朝聖，非常順利圓滿。在回到佛學院之前，我打算在成都附近轉一轉。幾年前我去五台山時，也順路去了成都附近的有些聖地，但是南珠堪布、吾智喇嘛沒有去過。這次出國他們非常辛苦，再加上漢地有些寺院一直邀請我去傳法，所以這幾天我有一點時間，想再去朝拜周圍的寺院、聖地。這樣的話，朝聖就更加圓滿了。”

因此，我們安排了一個新的朝聖之旅。

## 1990年11月23日

在80多歲惟印老和尚的邀請下，法王去了他的寺院——成都大邑縣白巖寺。

惟印老和尚是諾那活佛、貢嘎上師的弟子，後於101歲圓寂。白巖寺是一個修學藏傳佛教的寺院，歷史悠久，據說是東漢時期印度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所建。這個寺院位於一座山上，沒有通公路，所以法王去的時候，需要用人力轎抬上去。

到達白巖寺後，法王給寺內僧眾和隨行人員傳授了“文殊大圓滿”灌頂，並為當地人做了佛法開示。之後，惟印老和尚把該寺供養法王作為弘法道場。



去白巖寺傳法，因為交通不便，需要坐車、換車，還要爬山，來回折騰花了一天時間，法王顯得也比較累。但只要能讓眾生從佛法中受益，這些辛苦對法王來說再正常不過了。

### 1990年11月24日

應88歲清定上師的邀請，法王去了昭覺寺。昭覺寺是藏傳佛教寺院，清定上師在漢地非常有名望，也是法王的好朋友和好弟子，他經常介紹自己的弟子去依止法王。

法王與清定上師進行了簡短的佛法交流。之後，朝拜了寺廟裡的佛像，並給僧人們一一摸頂加持。

當天聞名而來的信眾特別多，法王用佛法與他們結上了善緣。

### 1990年11月25日

法王去了寶光寺，朝拜了寺內的佛塔、五百羅漢像。

### 1990年11月26日

上午，法王去了成都的文殊院。

之後，有一位近百歲的漢族老和尚，叫云登嘉措，他修學藏傳佛教，再三祈請法王去他的小精舍。法王答應後，去待了一會兒，做了加持和簡單開示。

### 1990年11月27--11月28日

法王參加了四川省委、省統戰部的幾場會議。

他們要求我們提供出國期間的所有資料、行程、照片，並以書面形式向有關部門匯報。同時，還詢問了法王去尼泊爾、印度、不丹的一些事情。

### 1990年11月29日

朝拜了樂山大佛。但我們沒有爬山，只是在河對岸發了願。

抵達樂山市後，當地佛教協會迎請法王共進午餐。當天我們住在那裡。

### 1990年11月30日

去了峨眉山。同行的，還有20多名從佛學院來接法王的弟子，在成都期間，他們一直隨法王朝聖。

法王沒有去山頂，只是朝拜了山腰的萬年寺。那裡有一尊高大的普賢菩薩像，還有迦葉佛的牙舍利。法王帶大家念了《普賢行願品》發願。

### 1990年12月1日

南珠堪布、吾智喇嘛離開成都，返回印度。

法王啟程回藏地，經過雅安、二郎山，很晚才到康定。

### 1990年12月2日--12月3日

在康定，參加了甘孜州宗教局、統戰部的相關會議。

### 1990年12月4日

從康定出發，晚上到達道孚的繞果寺。當地的僧俗信眾很多，法王給他們做了一些佛法開示。

## 1990年12月5日

從繞果寺出發，返回喇榮五明佛學院。一路上，從佛學院下來的弟子們在道孚、爐霍等地，一站一站地迎接法王。

到達佛學院後，以嘎多堪布為主的眾弟子熱淚盈眶一期待已久的法王終於回來了！

每當法王外出歸來，都會給大家做一個簡要的總結。當時，佛學院只有一個甘多拉經堂。法王首先去了經堂，給僧眾簡單匯報了這六個月零三天的出行情況：自離開佛學院後，先去了成都、拉薩，再到尼泊爾、印度，去不丹，又返回印度、尼泊爾，後經過香港到成都，朝拜成都附近的聖地，今天順利地回到佛院。

儘管已是寒冬臘月，但弟子們看到了久違的法王，感覺溫暖又回到了自己身邊，激動之情無法言喻。

再次回到佛學院，我也像回到了家一樣，特別開心。既然我沒有留在印度，回來後就要為漢族四眾弟子好好傳法。當時我的中文不太好，翻譯水平還不夠，所以從香港帶回來《大圓滿前行》《藏密佛教史》的一些譯本。直到漢語水平提高後，我自己才開始翻譯法本，並不間斷地講經說法。

當時的漢僧，條件比較艱苦，沒有法本，沒有經堂，沒有住房，我一直在努力改善他們的聞法條件，甚至親自幫他們修建一些土坯房。後來，漢僧的數量日益增多，1991年評選出第一批堪布、堪母，法王親自頒發了證書。



1990年12月6日

法王去了色達縣。有關部門舉行座談會歡迎法王歸來。在會議上，法王有點不高興：“當我下山時，你們答應在我回來之前給佛學院供電，但現在還沒有做到。”許多領導聽後有些尷尬，立即答應安排人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時已是天寒地凍，許多工程很難施工。特別是插入電線桿時，必須先燒牛糞以融化地面上的冰，然後才能將土挖出。雖然他們只安裝了一部分電線桿，但過了段時間後，喇榮終於通上電了。

在過去的10年中，喇榮沒有電。我來佛學院後的5年裡，只能依靠煤油燈、酥油燈學習。第一天來電時，每個人都歡呼雀躍，感到在電燈下學習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之後，佛學院又通了電話線。法王說，整個佛學院可以有三個座機：一個在法王的家中；另外兩個，放在男眾區和女眾區。女眾區的，在日雪堪母的家裡。男眾區的座機，也許法王去印度時對我各方面比較滿意，說可以放在我家中。

我記得那是一個紅色的座機。放在我家之後，我整天都提心吊膽，因為法王隨時會打電話給我，讓我通知一些事情，或是去找一些人。法王在電話中的聲音，似乎比平時更威嚴。每當我拿起電話，法王都會習慣性地問：“啊咧，你在做什麼？”我一聽法王的聲音就特別緊張，渾身發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1990年12月7日--12月9日

我請了幾天假，回爐霍去看望父母。

父母是牧民，住在拉嘉山谷的帳篷裡。在過去的六個月中，我們沒有任何聯繫。他們不知道我回來了，突然看到了我，非常驚訝，就像看到復活的人一樣，母親甚至高興得淚流滿面。

在我出國之前，我只是告訴他們去印度，並委婉地暗示這次時間可能有點長，但他們不知道我打算在印度待三年，也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這次見到父母，我也很高興，在家裡住了兩天。

### 1990年12月10日--12月11日

我去朵芒寺拜見了帝察活佛、德巴堪布，匯報了這次出行情況，並給他們帶了一些加持品。帝察活佛很高興地說：“我們朵芒寺的人和法王一起去了印度，這是寺院的榮耀。當你出國時，我們什麼也沒給，但你回來後，卻沒有忘記我們。”

我過去只是朵芒寺的小僧人，從那以後，他們對我寄予了期望。帝察活佛反覆說：“現在，你在法王身邊聞思修行，將來一定要多關照朵芒寺。我們這些老人不知道還能活多久。這麼大的寺院，為這麼多部落傳法的重任，如今都在德巴堪布一個人肩上，將來你要多幫幫他。”我也答應了。因此，在這些上師離世後，我對朵芒寺盡心盡力直到今天，這也是原因之一。

當時，德巴堪布為朵芒佛學院的20多名僧人在講中觀。寺院的條件很差，大家輔導時沒有教室，就坐在牆角的土堆旁邊。但是，他們聞思非常精進，包括帝察活佛也在聽小僧人的輔導。研討期間如果有任何疑問，活佛說他不敢去找德巴堪布，讓小僧人去請教一下。

實際上，帝察活佛是朵芒寺最大的住持，也是一位偉大的上師，1986年法王還請他用五個月時間給喇榮僧眾傳過《大藏經》的傳承。但是他一點架子也沒有，仍然在小僧人面前聽法。這一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我遇到一些非常傲慢的活佛時，常常會想到他的舉止。

### 1990年12月12日--12月25日

我回到了喇榮。在過去的幾天中，法王將他這次所取的“項袋金剛槓”等伏藏，全部傳授給了佛學院僧眾。

法王見我回來了，說從國外買來的木製家具已從香港運到成都，我能不能去拿一下。我立即答應並動身下山。

由於這次不是跟法王一起，因此沒有專車。諾爾巴堪布陪我從喇榮走到色達，等了一天也沒有車去成都。第二天中午，終於找到了一輛郵車。我們跟許多信件一起擠在後車廂裡，非常憋悶，再加上道路特別顛簸，暈車嚴重，不斷嘔吐。到八美時，吐得都快虛脫了，只好下車，改坐拖拉機。坐了一會兒後，發現了另一輛車，然後輾轉到了康定。

我認識康定的一些老居士，他們幫我們買了去成都的大巴車票。抵達成都後，拿到了法王的家具，東西不多，大約一二十斤。回去時又轉了幾次車才到佛學院。前後總共花了十幾天。不像現在，只需打個電話，一兩天內快遞就送上山來了。

看到印度的這些家具後，法王還是很高興。儘管高僧大德斷除了一切執著，但顯現上也有自己需要的緣起物。對我來說，無論上師要什麼、做什麼，都不會以分別念判斷它是否



有必要。只要上師需要，就肯定有密意，我一定會想方設法把它做好。

## 1990年12月26日

回到佛學院後，法王把我叫過去說：“這次我們出行非常順利，我對你還是很滿意。你做事很勤快，與周圍的人相處融洽，包括整理文字等，都非常好。特別是在保密方面，很多事情能守口如瓶，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很有分寸。雖然我們也沒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但能守護秘密是重要原則。再過三年，我準備去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如果你願意，我想帶你一起去。但我不知道此行能否順利，所以你不要對任何人講，而且私下還要做一些準備，包括辦理去美國的手續等。”我也答應了，然後開始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其間非常低調且保密。直到去美國之前，包括簽證在內的所有手續都已辦完，法王才向僧眾公開。

當時，慈誠羅珠堪布感到非常驚訝：“你們手續辦完了我才知道，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我說：“法王要求保密，跟誰都不能說。”他說：“你保密太嚴了。”但他的心很寬廣，不會斤斤計較。

法王去美國時，只帶了我一個弟子。在那個年代，能去印度和美國是很不尋常的，尤其是與法王一起去，大家都非常羨慕。對我來說，一方面覺得特別榮幸，同時也感到壓力巨大。由於邀請方的費用有限，因此陪同人員很少。不像去印度時，有人專門做飯、有人醫療護理，而去美國時，這些都落在我一個人肩上，許多事情必須事先考慮，隨時隨地不敢鬆一口氣。

由於法王帶我去過一些國家，有人就說法王認定我是誰的轉世。但事實並非如此。法王從來不會認定誰是活佛，這也不符合法王的性格。法王圓寂之前，只是在大眾中說：

“索達吉堪布在我的事業中從未破壞過緣起。將來，有些事情若與他商量，應該可以圓滿成功，這對成辦事業很有幫助。因為師徒之間的緣起非常重要。”我覺得這是法王對我的一種認可。除此之外沒有說過什麼。

### 1990年12月27日

我收到了雅繞寺的來信，他們敦促我儘快請購《麥彭仁波切全集》。正好我在師範讀書時的同桌，就在德格印經院。我把錢寄給了他，讓他幫忙請一套郵寄到佛學院，然後我再想辦法轉給雅繞寺。

我這次出行沒有花很多錢，主要是因為貝諾法王的資助，以及一些人的供養。所以我回來之後，錢比較寬裕。我就拿出1400多元修了一間半的木頭房子，這也是佛學院很早的繡殼房。直到今天，我仍然住在裡面。

### 1990年12月28日之後

法王依次傳講了《上師心滴》的“前行修心七法講義”“正行光明藏講義”“直斷本住講義”。

此後，法王評選了63位堪布，並頒發了證書。這是喇榮五明佛學院成立以來的第一次——以前我們只有“堪布”的稱號，但沒有正式證書。從那時起，佛學院也開始有了五部大論的分班。

之後，佛學院成立了一個理事會，分管教務、財務、後勤等部門。

之後，法王給僧眾傳授了“文殊靜修大圓滿”灌頂。

之後，法王傳授了自己著作中的一些密法。

之後，法王說他將在佛學院建造一座萬人大經堂（現為喇嘛大經堂）。經堂所在的位置，當初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周圍有鐵絲網攔著。法王選了一個吉祥的日子親自去勘測地基，色爾壩的工人用繩子在測量，我們新成立的理事會成員也在場。

法王帶大家念了“八吉祥”“大自在祈禱文”等。此時，在整個喇榮山谷的天空上，白色的祥雲一條條發散出去，從西向東延伸。

法王很高興地說：“我在佛陀初轉法輪的鹿野苑時，天上也出現過一模一樣的祥雲。看來，我們建造大經堂的緣起非常好！未來佛法會繼續興盛，僧團日益壯大，持教大德也會長久住世。我的壽命本來是66歲，但現在看來，可能就像諸大德授記的一樣，壽命會得以延長，至少可以擺脫壽障。

我希望我們師徒暫時不要分離。大家都安心住在這裡，守持清淨戒律，以知足少欲的心精進聞思修行。如果能這樣，未來你們一定能弘揚正法、利益有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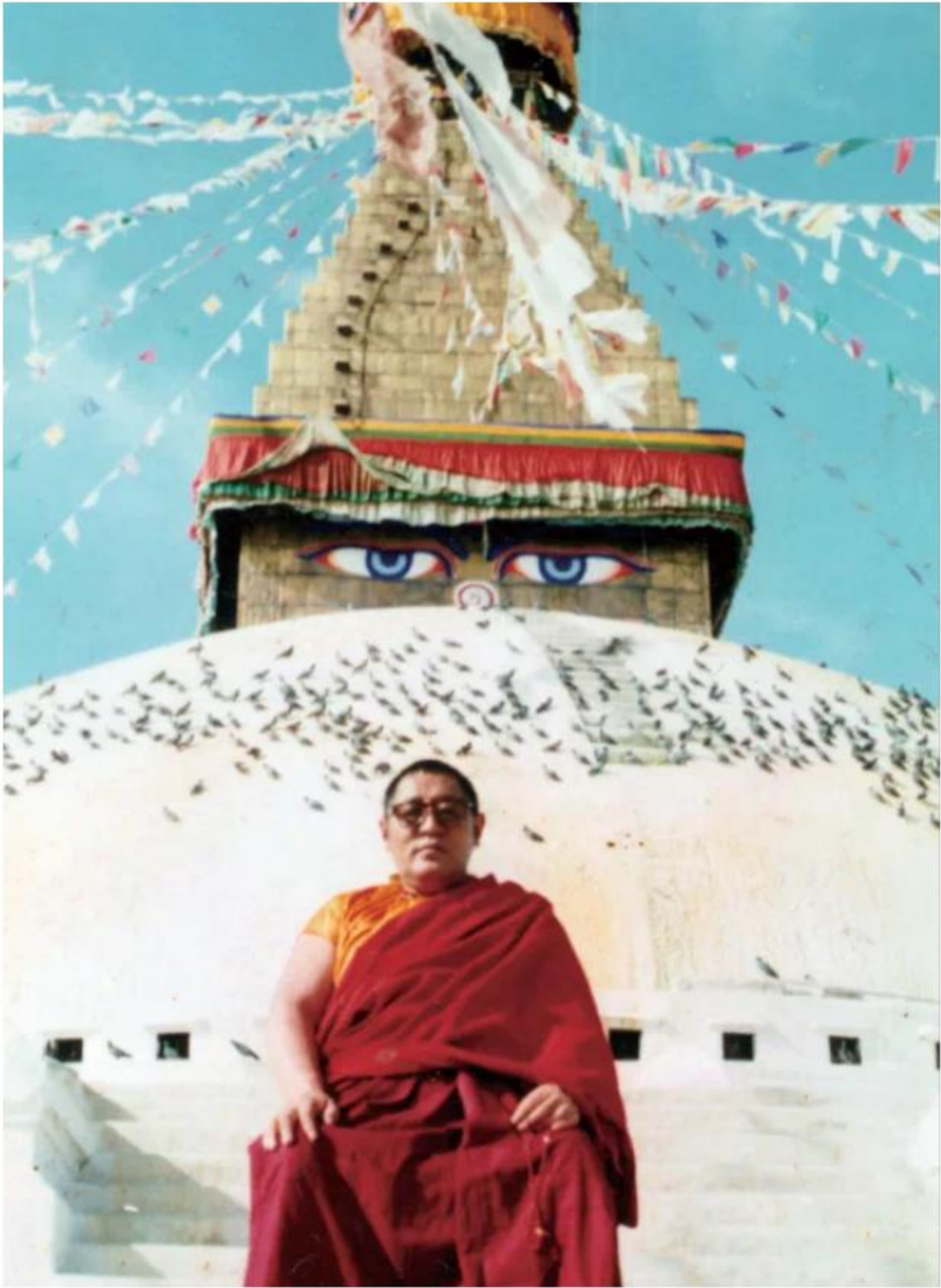
儘管我的眼睛現在看不清文字，但我仍會盡最大的努力傳授顯密教法。尤其是密法的傳講，我相信，會給你們很多堪布帶來利益。至少，我不會欺騙大家。

我們喇榮曾出現過十三位虹身成就者，是一個清淨面神聖的地方，沒有被破誓言的晦氣所染浮。今後，這裡將繼續湧現大成就者。即使我離開了世界，我相信喇榮教法將在一段



時間內，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廣泛地傳播。那時，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喇榮和老父親我…”

法王為未來做了一些授記。由此，正式拉開了弘法利生事業的帷幕…

















## 附錄

7月3日---開啟金剛掘伏藏的道歌

7月13日---文殊菩薩祈禱偈頌

7月27日---蓮師略傳（蓮師修法講解）

9月11日---遠來新客歌

9月12日---蓮師多吉卓羅修法．成就一切事業（蓮師修法講解）

9月21日---紫瑪護法神儀軌．懷誅電索

10月29日---願海精髓．普賢刹之杲日（願海精髓講解）